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新爱洛漪丝

(1)

新 爱 洛 漪 丝

第一卷

Non la conobbe il mondo, mentre l'ebbe;
Conobill'io ch'a pianger qui rimasi.
Petrarque.

她活着的时候，世界不知道她，
但我知道，而且始终哀悼她。

——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法] 卢梭著

伊信译

译者的话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卓越的启蒙运动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较为接近人民，思想也更激进。他的政治学说对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影响，对美国独立运动和世界人民谋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他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生下来后母亲就去世，他只得寄人篱下。他十六岁时又被迫离乡背井，长期在瑞士和法国流浪，没有一定的职业，当过仆役、乐师、家庭秘书、乐谱抄写等，同时却通过刻苦自学，从广泛阅读中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他的重要著作我国基本上都已有译本，其主要的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儿》（1762年）、《忏悔录》（1782—1789年）并已收入我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唯有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新爱洛漪丝》（1761年）虽有片断的介绍，但似尚未见译本出版。故不揣谫陋，予以移译，列入本丛节，以免遗珠之憾。

《新爱洛漪丝》初次发表时的书名为《阿尔卑斯山麓一小城中两个情人的书简》，其后出版时用《于丽，或新爱洛漪丝》的书名，下面加：“让—雅克·卢梭编辑和出版”等字样。

一般提到此书都略去了“于丽”而简称为《新爱洛漪丝》，本译本也就采用了这个书名。

“爱洛漪丝”(1101—1164)实有其人，她是12世纪巴黎议事司铎斐尔贝的侄女，她和她的导师阿贝拉尔(1079—1142)彼此相爱，却不能公开结婚并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卢梭借用了这一真实的爱情悲剧，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了他一贯强烈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新爱洛漪丝》描写18世纪贵族姑娘于丽·岱当惹和她的年轻的家庭教师、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的恋爱故事。于丽的父亲是个封建等级观念极深的贵族，坚决反对这一对情人的结合。于丽起初听从自己的心声，已委身于圣·普乐，后又屈服于父亲的意志，嫁给了门当户对的贵族阶级的中年男子德·伏尔玛尔。圣·普乐不得不离开了于丽。于丽婚后向丈夫吐露了自己过去与圣·普乐的恋爱经过，德·伏尔玛尔为表示对他们的信任，把圣·普乐接到家中。这对旧情人朝夕相处，极力抑制内心的感情，但为此深感痛苦。后来于丽的儿子不慎落水，她投身湖中去救他。母子被救起，但于丽不久即病歿，死前遗书圣·普乐，说自己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永久爱他的权利。

故事以诸多人物彼此之间的通信展开，作者以优美的文笔，通过一百六十五封书信和若干短简，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制度压制人性的罪恶，主张感情自由、人性解放，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人民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教会精神统治的反抗意识和争取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书信也表达了卢梭对社会、政治、戏剧、音乐等方面的卓越意见，这跟他

在其他作品中所宣扬的启蒙思想是一致的。

译者根据巴黎埃尔奈斯特·佛拉马里翁出版社版本译出，并参考了苏联文学出版社 1961 年出版三卷本的《卢梭选集》第二卷《于丽，或新爱洛漪丝》，俄译者为纳·伊·涅姆奇诺娃和安·安·胡达多娃。

全书共六卷，分上中下三册，每册各二卷出版。

1988 年 11 月 9 日于莲花池

目 录^{*}

关于让—雅·卢梭简介	1
序言	4
第二篇序言	8

第 一 卷

第一封信 致于丽	34
----------------	----

于丽的家庭教师爱上了她，向她表达了最温馨的感情；他责备她跟他单独相处时态度矜持，而与众人相处时态度亲热。

第二封信 致于丽	39
----------------	----

于丽当众人之面对她教师的无邪的亲热态度消减。后者对这一点的抱怨。

第三封信 致于丽	42
----------------	----

她的情人觉察到他引起了她的

* 本书最初几版没有这个目录，1764年版才初次出现，并非卢梭所撰，但他同意这份目录，所以后来的版本一般都加上了。——译注

烦恼，因而想永远离开。

于丽的第一张短筒 43

她答应让她的情人留下，用什么
语调说这话的。

回筒 44

情人坚持要离开。

于丽的第二张短筒 44

她坚持不让她的情人离去。

回筒 44

情人的失望。

于丽的第三张短筒 44

她为她情人的生活感到不安。她
吩咐他等待。

第四封信 自于丽 45

承认自己的爱情。她的内疚。她
恳求她的情人对待她要行为高尚。

第五封信 致于丽 49

她情人的喜悦。他表示绝对尊重
她。

第六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52

于丽催促她的表姐来，并向她暗
示自己在恋爱。

第七封信 复信 54

格兰尔对于她的表妹的情况感到惊慌，她告诉表妹不久就回来。

第八封信 致于丽 58

她的情人责备她健康和安宁的恢复，责备她对他采取的防范；今后他不想放弃跟她会面的幸福机会，这是于丽未必能剥夺他的。

第九封信 自于丽 61

她抱怨她情人的不对，向他解释她新起的焦虑的原因和她现在的心态；希望他坚持纯洁爱情的甜蜜的快乐。她对未来的预感。

第十封信 致于丽 65

于丽善良的灵魂对她情人产生的印象。在她对他引起的感情中他体会到矛盾。

第十一封信 自于丽 68

对她的情人的温情的增长，同时对责任的认识。她向他提出把他们共同命运的关心交由她负责进行控制，这对于他们俩十分必要。

第十二封信 致于丽 71

她的情人同意她对他的要求。他向她提出新的学习计划，并对计划提

不少批评意见。

第十三封信 自于丽 78

对于她情人的纯洁爱情感到满意。向他表明她期望将来总有一天能使他幸福；通知他说，她的父亲要回来，并预告他说，她要在小树林中给他一个意外之喜。

第十四封信 致于丽 81

于丽的情人的强烈激动。他在小树林中受她一吻的影响。

第十五封信 自于丽 84

她要求她的情人离开一段时间，叫他接受一笔钱，以便到故乡去料理他的事务。

第十六封信 复信 86

情人同意她的要求，但由于骄傲，他退回了她的钱。

第十七封信 反驳 87

于丽由于她情人的拒绝而生气。她要他接受比第一次多一倍的钱。

第十八封信 致于丽 90

她的情人接受了钱并出发了。

第十九封信 致于丽 92

来到故乡几天后，于丽的情人要

求她叫他回去，并向她表示对于他给她的第一封信下落不明而不安。

第二十封信 自于丽 94

她稳定了她情人由于对他的去信迟迟无复信而焦急的心。于丽父亲回家。她情人的回来只得推迟。

第二十一封信 致于丽 96

她情人夸奖于丽对于她父亲的感情。但他对于不能占有她整个的心表示遗憾。

第二十二封信 自于丽 99

她父亲对于他看到她的学识和才能感到惊讶。他知道了教师的平民出身和傲态。于丽把这些情况告诉她情人，好让他有时间加以考虑。

第二十三封信 致于丽 102

对瓦莱群山的描述。居民的风俗人情。瓦莱妇女的画像。于丽的情人到处只看到她。

第二十四封信 致于丽 112

她的情人答复她关于担任教育她而支付报酬的建议。他们俩之间爱情关系的境况跟爱洛漪丝和阿培拉的境况的差别。

第二十五封信 自于丽 116

她的希望日见幻灭；她不胜分离
的压力。

短简 118

于丽的情人接近她居住的地方，
并把他所选择的隐避所的所在告诉
她。

第二十六封信 致于丽 119

她情人的伤心的处境，从他隐避
所的高处，他的目光不断地注视着
她。他建议跟他一同私奔。

第二十七封信 自格兰尔 129

于丽处于危急状态，她情人建议
的影响。格兰尔叫他回来。

第二十八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126

于丽抱怨格兰尔离开她，又抱怨
她父亲想把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说
她不能再对自己负责。

第二十九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128

于丽丧失了童贞。她的悔恨。她
只有指望她表姐的支持。

第三十封信 复信 131

格兰尔竭力安慰于丽的绝望，向
她保证牢不可破的友情。

第三十一封信 致于丽 135

于丽的情人瞥见她泪流满面而吃惊，因她悔恨而责备她。

第三十二封信 复信 138

于丽抱憾的主要不是自己给予了过多的爱情，而是丧失了最大的魅力；她告诉情人她母亲的怀疑，建议她情人假装许多事务阻碍他继续给她教课；并答应想出两人见面的其他机会的方法后就通知他。

第三十三封信 自于丽 141

她不大满意于大庭广众中的会晤的安排，而且害怕这种分心会削弱她情人的爱情，她邀请他跟她重新过那为她所中断的孤寂、平静的生活。她向他隐瞒一个计划，她禁止他向她打听这计划。

第三十四封信 复信 144

于丽的情人为使她对于她说的消遣放心起见，向她细述在他看到她的集会上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并答应对她的吩咐的事情保持缄默。他拒绝为萨丁国王服役的上尉军衔，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五封信 自于丽 148

于丽在答复她情人的辩解时，借机论述嫉妒问题。即使他是用情不专的情人，她也不相信他是个骗她的朋友。她将同他到格兰尔的父亲家晚餐。晚餐以后将发生的事情。

第三十六封信 自于丽 152

于丽的双亲因事要离家。她将安顿到她表姐的父亲家里。她准备安排与她情人自由见面。

第三十七封信 自于丽 155

于丽双亲起程。这时她的心态。

第三十八封信 致于丽 157

于丽的情人目睹两位表姊妹的亲密友爱，感到自己的爱情随之倍增。他急不可待她想到于丽为他约定的乡间小屋去会面。

第三十九封信 自于丽 160

她要她情人立即出发进城，为她和母亲所庇护的方勋·尔格儿的情人葛劳德·阿奈（一个为了偿付他情人的房租而应募入伍的青年）请求准假。

第四十封信 方勋·尔格儿致于丽 162

她恳求于丽帮助为她的情人请假。这姑娘的高尚和有德的感情。

第四十一封信 复信 164

于丽答应葛劳德·阿奈的情人方勋·尔格儿为她的情人尽力。

第四十二封信 致于丽 165

她的情人出发去为葛劳德·阿奈请假。

第四十三封信 致于丽 166

葛劳德·阿奈的长官的仁德。于丽的情人要求在她母亲回家前有一次在乡间小屋里会面。

第四十四封信 自于丽 168

她母亲的突然回家。于丽的情人为葛劳德·阿奈请假之行的顺利结果。于丽把他认识的爱多阿尔·蓬斯冬阁下来到的消息通知他。她对这个外国人的想法。

第四十五封信 致于丽 171

于丽的情人在哪里和怎样认识爱多阿尔阁下的，他向她描绘了他的画像。他责备他的情人用妇女的观点看待这英国人，并催促她到乡间小屋相会。

第四十六封信 自于丽 174

她向她的情人通知方勋·尔格儿的婚事并告诉他说，婚礼的喧闹可以代替乡间小屋的神秘。她答复她对有关爱多阿尔阁下的责备。男女两性道德上的差别。次日的晚餐，届时于丽和她的情人将与爱多阿尔阁下相遇。

第四十七封信 致于丽 178

他担心爱多阿尔阁下会成为她的丈夫。音乐会上的会面。

第四十八封信 致于丽 181

对于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的意见。

第四十九封信 自于丽 187

她平息她情人的忧虑，保证她和爱多阿尔阁下之间谈不到婚姻的问题。

第五十封信 自于丽 190

她对她的情人在长时间宴会后由于酒的刺激，对她出言粗野并伴以不合适的举动，因而对他进行叱责。

第五十一封信 复信 194

于丽的情人为自己的过错所震

惊，决定毕生戒酒。

第五十二封信 自于丽 197

于丽对于她的情人不再饮酒的誓言开玩笑，她原谅了他并解除他的誓言。

第五十三封信 自于丽 201

原定在克拉朗举行的方勋的婚礼将改在城里举行，这打乱了于丽和她情人的计划。于丽向他建议冒两人都可能出事的危险的一次夜间相会。

第五十四封信 致于丽 204

于丽的情人在他情人的房里。他等候她时的激情。

第五十五封信 致于丽 206

于丽的情人倾诉他在定情后比定情前更宁静但更深挚和更增长的眷恋之情。

第五十六封信 格兰尔致于丽 210

于丽的情人跟爱多阿尔阁下的冲突。于丽是衅端。提出决斗。把这事情告诉给她表妹的格兰尔劝她让她的情人离开，以防止一切怀疑。她补充说，首先应当解决爱多阿尔阁下的事情，并说明理由何在。

第五十七封信 自于丽 213

于丽劝阻她情人跟爱多阿尔阁
下决斗的理由,主要理由基于他应考
虑维护他的情人的名声,也基于对真
正的荣誉和真正的勇敢的认识。

第五十八封信 于丽致爱多阿尔阁下 ... 224

她向他承认她有一个主宰她身
与心的情人。她赞扬她的情人,并发
誓她将与她情人同死。

第五十九封信 陶尔勃先生致于丽 226

他向她报告爱多阿尔阁下读了
她的信后的答复。

第六十封信 致于丽 227

爱多阿尔阁下的补过。他的人道
和慷慨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第六十一封信 自于丽 233

向她的情人表示对爱多阿尔阁
下的感激之情。

第六十二封信 格兰尔致于丽 234

爱多阿尔阁下向于丽的父亲建
议把她嫁给她的家庭教师,并称赞他
的优点。父亲对这建议很生气。爱多
阿尔阁下对贵族身分的看法。格兰尔
告诉她的表妹关于他的情人的韵事

在城里流传，所以劝她离开他。

第六十三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241

于丽的父亲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非常生气，其原因何在。后果。父亲的懊恼。他向他女儿宣布他决不接受一个象她家庭教师那样的人做女婿，并永远禁止她再见他和跟他说话。这个命令在于丽心中造成的影响。她请表姐设法使她的情人离开。

第六十四封信 格兰尔致陶尔勃先生 ... 248

她告诉他为准备于丽的情人出发首先必须做的工作。

第六十五封信 格兰尔致于丽 250

陶尔勃先生和爱多阿尔阁下为于丽的情人出发所采取的措施的细节。这位情人来到格兰尔的家，她向他说明他离开的必要性。他心中发生的情况。他的出发。

关于让—雅·卢梭简介

让—雅克·卢梭 1712 年 6 月 28 日生于日内瓦，是个受过一定教育的钟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生了他以后就去世了。他先由他父亲养育，后来由舅父和舅母养育，他们将他和他们的儿子送到牧师家寄宿，在那里过了两年，受到不完全的教育。他曾先后做过法院书记官的录事和镂刻师的学徒。其后在安讷西被德·华伦夫人所接纳，她设法使他改宗为天主教徒，并使他参加都灵的志愿领洗者教养院，在那里他宣誓放弃了新教。以后为生计所迫当了维尔塞里伯爵夫人家的仆役，然后又转到了辜农伯爵家，他同一个叫巴克尔的一块儿出走漫游，后来在洛桑做了音乐教师。

他一直受着德·华伦夫人的关照，重新回到她身边寻求庇护。这样，他不是尚贝里，便是在夏尔曼特过了好几年宁静的生活。1740 年他在里昂的大修道院院长马布里家当家庭教师，他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就去巴黎，他在巴黎过着那时的文人的生活，受上流社会的沙龙接纳；后来作为法国大使德·蒙丹居先生的秘书去威尽斯。1748 年卢梭又回到巴黎，当了包税人狄般的办事员。就在那时他被介绍给德·埃比奈夫人和财政官拉·包波里尼埃尔，后来他同格里姆和狄德罗结识。也在这时期他跟戴兰慈相好，后来娶了她为妻，他们

生了五个孩子，由于一次奇特的精神错乱，《爱弥儿》的作者把他们送进了育婴堂。

他在文学上真正的发轫是在 1749 年，那时他正去探望当时囚禁在宛山纳堡监狱里的朋友狄德罗，他萌生了应征第戎学院题目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究竟会败坏还是净化社会风尚？》的征文的念头。他反对进步和文明，主张纯自然状态，他获得了奖。为求行为跟他正在提倡的原则相一致，他决定独立生活，抛弃了代理人的位置，靠抄写乐谱为生，1753 年，他的歌剧《乡村巫师》在枫丹白露当着国王面前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其后发表《论法国音乐的信》，称道意大利音乐，又写了喜剧《纳尔西斯》，但没有获得成功。1753 年，第戎学院开展新的征文竞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由于对专制主义的猛烈抨击而没有得奖。该文发表后，他去日内瓦，又加入了新教，以日内瓦公民的名义回到巴黎。

回来后，他接受了女友德·埃比奈夫人提供的在蒙莫朗西山谷中的退隐庐，在那里幽居（1756 年）。《新爱洛漪丝》就在那儿，在对德·埃比奈夫人的小姑子德·乌德托夫人（已跟诗人圣—朗培尔有关系）热恋的启示下写的。这不幸的爱情在卢梭的心里起了极烦恼的影响；他的性格变得阴郁和多疑起来：他突然跟格里姆和德·埃比奈夫人闹翻，并离开了退隐庐，迁到离蒙莫朗西不远的蒙路易，那儿是罗森堡元帅提供他的住所。这个时期以他那初期的社会理论和改革思想为标志，这些思想体现在《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此文引起了他跟伏尔泰的反目）、《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1762）中。在这后一种著作里，他攻击宗教默示的教条，宣扬纯自

然神论，他被日内瓦和巴黎两地宣判为罪人而遭到议会的通缉，他逃避到讷沙泰勒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他在那里穿着亚美尼亚人的服装，过着奇特的生活，在那里，在1764年，他写了《对巴黎总主教（德·博蒙先生）训谕的答复》为《爱弥儿》辩护和《山中来信》（反击日内瓦议会）。在被迫离开瑞士后，他到英国，在德尔比邦的沃东，在哲学家休谟那儿居住，他开始写他的《忏悔录》的第一部，但不久便离开了这位英国哲学家，指责他跟卢梭的敌人合谋反对自己。

在多菲奈（法国旧省名——译者）的不同城市里辗转流浪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后来他接受德·齐拉尔丹伯爵让他在埃尔默农维尔休养的建议。他在那里退隐了六星期后突然逝世（1778）。那时他身体已衰颓不堪，自然的忧郁症和生活上的苦难使他的晚年无法忍受。有人错误地猜想他是服毒或用手枪自戕的。他葬在埃尔默农维尔的杨树岛上，其遗体于法兰西共和历3年葡月20日（1794年10月11日）根据国民议会法令移葬于先贤祠。

序 言

大城市需要戏剧，腐化了的民族需要小说。我观察了当代道德风尚，出版了这些书信。我怎么不生活在应当把这些书信付之一炬的时代呢！

这里我虽然只挂了编者的名义，但我自己也参加了本书的写作，这我不想隐瞒，整个工作是否都是我做的，全部书信是否都是杜撰的？世间的人们，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这对于你们肯定是小说。

每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对自己出版的书负责：因此我在本书卷首署上自己的名字，并非想把它掠为己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如果其中有坏的地方，大家可以责备我；如果有优点，我不想把荣誉归于我。如果它是本坏书，我更应该承认：我不愿被看得优于实在的我。

至于内容的真实性，我要声明，我曾多次到过那两个情人的故乡，我从未听说过岱当惹男爵、他的女儿、陶尔勃先生，也没有听说过爱多阿尔·篷斯冬阁下、德·伏尔玛尔先生；我还要提醒大家，那地形图在许多地方被大大地歪曲了，这不是为了更好地蒙蔽读者，便是作者实际上知道的不多。我能说明的仅止于此；大家可以各自随心所欲去想象。

本书不是为了在世上广泛流传，而是为了极少数读者而写作的。它的文体使讲究趣味的人却步；它的素材使严肃的

人不安；它的一切情感对于不相信德行的人是出于常情之外的；它会使笃信宗教者、不信教者、哲学家不乐意；又会使风流女子感到冒犯，使正派的妇女感到忿怒。那么谁对它感兴趣？也许只有我自己；然而肯定地说，没有人会对它相当喜欢的。

谁决心想读这些信的，他必须对于语言的错误、夸张和平淡的笔调，对于用浮夸的措辞表达的普通思想要忍耐得住，他必须预先对自己说，写这些信的人们不是法国人、有才华的人、学士院院士、哲学家，而是些外省人、外国人、孤独者、年轻人、几乎是孩子，他们凭自己传奇式的想象，把自己头脑中认真的妄想当做哲学。

我为什么害怕说出我心中所想的呢？这本带有前几世纪笔调的书信集，比一些哲学书更适合于妇女，它甚至对于生活放荡而对诚实还保留着若干爱好的女人也有用处。至于少女，那又当别论。纯洁的少女是从不看小说的，我给本书放了个相当明确的标题，使人们一打开书便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女性不管标想仍然敢于读它那怕只一页的，她已是不可救药的姑娘；但她不要把她们的失足归咎于本书：因为邪恶在这以前早就发生。既然她已经开了头，就让她读完它；她不会再冒风险了。

一个严厉的人在浏览这本集子时，对第一卷感到丧气，忿怒地抛掉书并对编者很气愤，我对他的不公平并不抱怨：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大概也会这样做。如果有人读完了全书，敢于责备我把它出版，如果他愿意，让他对全世界这样说好了；但他可不要对我说：我觉得我毕生不能尊敬这么

一个人。

去吧，我如此喜欢与之一起生活的、而且在我受到坏人们的侮辱时曾如此频繁地安慰过我的善良的人们，请到远处去寻求你们的同类；你们要逃避城市，那种地方你们是不会找到他们的。请到那简陋、隐蔽的地方去使一些忠诚的配偶得到快乐，他们的联合能使你们的结合更为紧密和亲切；总有几个单纯和敏感的人知道喜欢你们的情况；总有对社会感到厌倦的隐遁者，在叱责你们的错误和过失的同时，却会感动地想道：“啊！这就是我的灵魂所需要的那些灵魂呀”！

关于下面的序言^{*}的说明

这篇对话或假设的交谈，由于它的形式和冗长，使我只能以摘要的形式放在本书最初几版的前面，这一版我把它全部发表，为了希望大家对于这种作品的目的能发现些有用的观点。此外，我曾认为在讨论缺点和优点之前应该等待书已起到它的作用，因为我既不愿使书商受到指摘，也不愿请求读者宽容。

^{*} 这篇序言在 1761 年的第一版没有登载。——原书编者注

第二篇序言

恩：您的原稿就在这里；我已完全看过了。

卢：完全？我懂得：您认为很少有仿效者。

恩：Vel duo, vel nemo. *

卢：Tulpe et miserabile. **但我需要一种正面的评说。

恩：我不敢。

卢：只这一个词就表明您是敢的。请您说明。

恩：我的评说要看您对我如何回答而定。这种书信是真的，还是杜撰的？

卢：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系。说一本书是好还是坏，这跟要知道它怎样成书有什么关系？

恩：这对于这本书却关系很大。一幅画像，只要画得象，不管原本怎样奇特，总有它的价值。但是在一帧想象画里，一切人像应该有人的共同特征，否则它便一钱不值。假定二者都是好的，那还有这点不同：只有很少的人对画像感到兴趣，唯有绘画能使观众喜欢。

卢：我懂您的意思了。如果这些信是画像，没有人感兴趣；如果是绘画，它们模仿得不好。是不是这意思？

* 或者两人，或者没有人。（拉丁语）——译注

** 愚蠢和毫无意义。（拉丁语）——译注

恩：确是这样。

卢：这么说，我在您回答我一切问题之前已把它们都说出来了。此外，我既不能满足您的提问，您先得把它们搁下来解决我的问题。假定最坏的情况：我那个于丽……

恩：噢！真能有她这个人！

卢：那怎么样？

恩：但她肯定是杜撰的。

卢：可能。

恩：如果是这样，我从未见过如此乏味的人物了。这些信完全不象信；这小说完全不象小说：那些人物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

卢：我对这个世界的确很恼火。

恩：您要自我安慰；那里疯了也不少；可是您的那些疯子不是自然的。

卢：我倒可以……不，我看到您的好奇心把您引上了弯路。您为什么这样决定？您可知道人们彼此多么不同？他们的性格是多么对立，习惯、偏见又是按时间、地点、年龄有多少改变？有谁敢对自然规定确切的界线并说：“人可以走到这儿，不能再往前去？”

恩：根据这美妙的论断，那些闻所未闻的魔鬼、巨人、侏儒、各种各样的怪物肯定都可以容纳到自然中去，都可以改变面貌；我们将不会有共同的典型。我重复说一遍，在描写人类的图画里，每一个都要认识人。

卢：这我同意，但只要人们也能知道从基本的、主要的种类中区分变种来。对于那些只能从穿法国服装的人中认识

我们人类的，您将怎么说呢？

恩：对于既不描绘面貌又不描绘身材而想用帷幕作为衣服来画人像的人，您该怎么说？人们难道没有权问他：人在哪儿？

卢：既没有面貌，又没有身材！您这么说公正吗？在本书里没有完人，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少女违背了自己爱好的道德，又因为害怕犯更大的罪行而迷途知返；一个太随和的女友，由于自己心地过分仁厚而后来受到了惩罚；一个诚实和敏感的年轻人，充满了弱点和善于辞令；一个贵族老头儿，固执着门第观念，为迎合舆论而宁愿牺牲一切；一个慷慨和勇敢的英国人，由于聪明而总是很热情，总是冒失地进行思考。

恩：一个善良和好客的丈夫，把自己妻子的旧情人殷勤地接纳到自己家里来……

卢：我请您去看版画的题词。

恩：“善良的灵魂！……”真是好词！

卢：啊哲学，你多么卖力使人们心胸狭窄，使人变得渺小！

恩：浪漫的精神使它们变得开阔并欺骗它们。但言归正传。那两位女友呢？……您怎么看？……还有在教堂里那突然的转变？……无疑是恩惠喽？……

卢：先生……

恩：一个基督教女人，一个虔信者，她不教自己的孩子们以教理课本，死时不想祈祷上帝，可是她的死却感化了一个牧师和皈依了一个无神论者……啊！……

卢：先生……

恩：说到趣味性，它是为大家的，它完全没有。没有一桩恶劣行为，没有一个看了能使好人害怕的坏人；事情都很普通、很简单，简直太多了；没有出人意外的，没有戏剧效果：一切都是早已预料到的，一切都不出所料地发生。每人每天在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看得到的事值得费劲去描写吗？

卢：如此说来，您要的是普通的人和不平常的事件；但我宁可是相反的。不过您是当作小说而作出的判断。这完全不是一部小说；您自己也说过：“这是本书信集”。

恩：它完全不是书信；我想也曾这样说过。什么样的书信体裁！那么夸张！那么多惊叹号！那样的矫揉造作！普通的事情却说得那么夸张！小道理说得那么郑重其事！难得有通情达理和正确见解；既没有精致，也没有遒劲；也没有深度。话说得很高雅，思想却总是很低下。如果您笔下的人物是来自自然的，您得承认他们的风格却不太自然。

卢：我认为您抱这种观点，您必然会显得这样。

恩：那您认为读者会有另一种看法吗？那您为什么要征求我的意见？

卢：那是要您谈得更详细些，我好反驳您。我看您更喜欢那写出来为了印书用的书信。

恩：这种愿望对于写出来印书用的人似乎颇有道理。

卢：可见人们在书中只能看到愿意在其中出现的人了？

恩：对于作者，希望能象他在书中出现的那样；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则要象他们实在的那样。可是这种优点这里

还没有。没有一个肖像画得生动，没有一个人性格表现得相当好，没有扎实的观察，没有对社会的知识。老是只顾到自己的两三个情人或朋友的那样的小天地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卢：我们可以学到爱人类。在上流社会里人们只能学到憎恨人。

您的评判是严厉的；公众的评判应该更严厉。我不指责它不公平，我想也来对您说说我是用什么眼光看这些信的，我不是为了原谅那些为您斥责的错误，而是为了从中找出错误的根源。

人在离群索居时，比在群居时的观看和感知的方式是不相同的；激情有着不同的改变，因而也有不同的表现：想象力经常受到一些相同事物的刺激，因此它的反应就更迅速些。这数量不大的形象常常重复出现，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给它以那种奇怪的和很少变化的反复，这是人们在离群索居者的说话里能注意到的。能不能据此而说他们的说话是十分有力呢？完全不能：它不过是特别而已。这只有在社会里人们才学习带着强力说话。这首先因为那儿人们总是需要说得不同并且要比别人说得好，其次，每时每刻还得被迫肯定人家不相信的东西，表明人家没有的情感，人们寻求对人家说的话以使人信服的说法来弥补内在的说服力。您相信真正热情的人们真有那种生动、遒劲、色彩丰富，象您在您的戏剧和您的小说中赞扬的样子吗？不；心中充满着的激情不是靠使劲而是靠自然流露表达的；它甚至并不想到去说服；它不会怀疑人家能怀疑它。当它说出它的感受时，与其说是为了向别人表述，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舒畅。在大城市里人们把爱情

描绘得更为生动：那儿的人对爱情的体会是否比小村子里的人更好些？

恩：这就是说，言语的贫弱证明感情的力量？

卢：至少有时候它证明感情的真诚。请您读一封情书，那是由一个有才华的、想炫耀的作者在他书房里写的：他的头脑只消有一点儿火苗，他的笔象人家所说会烧着纸；但温度不曾继续上升：您将很高兴，可能甚至会激动，但这种激动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它只给您留下一些字眼作为整个的回忆。与之相反，有一封真正凭爱情写出来的信，一个的确充满激情的恋人的信却会是苍白无力、罗里罗唆、冗长拖沓、乱七八糟、反反复复。他心中的感情满到会溢出来，总是颠来倒去说着同一件事，而且永远讲不完，宛如活跃的泉水不断流动，永不枯竭。没有什么突出，没有什么显著的东西；人们既记不住词儿，也记不住词组，也记不住句子；人们没有东西可赞赏，也没有可惊奇的。然而人们的灵魂受了感动；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动了心。如果感情的力量没有击中我们，它的真实性却触动了我们；心灵就是这样懂得跟心灵对话的。可是那些一无所感的，那些只有俚词点缀激情的人，决不会懂得这种美，而且还蔑视这种美。

恩：我明白。

卢：很好。在这后一种书信里，表达的思想虽是普通的，但文体却并不是通俗的，而且不应该通俗。爱情只是幻想：它可以说给自己创造了另一个世界；把一些不存在的事物、或者只有它给以存在的事物包围着自己；又因为它使所有它的感情成为形象，所以它的言语总是形象化的。可是这些形象

都是没有确切性和没有连贯性的；它的说服力就在它的思想的紊乱里；它越议论得少，就证明得越多。狂喜是热情的最后阶段。当它达到了顶点，它便看到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完美的，她就成了他的偶像，捧到了天上；又因为虔信的狂热借用爱情的言语，爱情的狂热也借用虔信宗教的言语。它就只看见天堂、天使、圣徒的德行、天国的乐趣。在这类激情奔放中看到周围如此崇高的图像，它能用卑劣的词语来说话吗？能用鄙俗的成语来降低、贬抑它的思想吗？它能不提高它的风格吗？它能不给它以贵族头衔和爵位吗？您对书信和书信文体说些什么？在写信给所爱的人时，这确是个问题！这已经不是写信，这是在写赞歌。

恩：公民，让我们摸摸您的脉搏！……

卢：不，请看我已经老年，不必摸了。有一种年龄为了获得经验，另一种年龄为了回忆；感情到末了会趋于熄灭；但敏感的灵魂却永远存在。

我回头再来谈我们的书信。假如您把它们当做一个作者的作品，这个作者想取乐或以写作自炫，那么这些信是讨厌的；但要把它作为本来的样子去对待，并按它们这一类来评论。两个或三个年轻人，单纯而敏感，他们之间进行着关乎他们心灵的交谈；他们决不想彼此之间互相炫耀；他们彼此很好地相知又相爱，以致自尊心在他们之间不再起作用。他们还是儿童，他们能象成人那样思考？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能正确写作？他们是孤独者，他们能认识世界和社会？他们充满着他们悉心以求的唯一感情，他们陷于狂热，以为能够作哲学思惟。您希望他们懂得观察、判断、反思？这一切

他们完全不会：他们知道爱；他们把一切都跟他们的热情联系起来。他们对于他们的疯狂思想看得那么重要，难道会觉得不及他们所能摆出来的一切思想好玩吗？他们什么都谈，他们什么都会搞错；他们只使大家认识他们，可是在相互认识时就彼此相爱；他们的错误比智者的知识更好；他们正直的心把始终信任和始终受骗的成见带到各方面去，一直带到他们的错误中去。谁也不理解他们，谁也不回答他们，大家都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拒绝相信那令人沮丧的真理，他们到处找不到自己感情的反应，便把自己关闭起来，他们与其余的世界隔绝，建立起一个与我们不同的小世界，他们在那里形成一个真正新的局面。

恩：我同意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和一些十八岁的姑娘，虽然都是受过教育的，不应该象哲学家似的思考，甚至不应该想这样做；我还承认（这种差别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这些姑娘成了优秀的妇女，而这个青年男子成了极好的观察家。我在作品的开始和结束之间不作比较。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抹去了早年的错误；家庭里忠贞的妻子，明智的少妇，可敬的母亲使人忘记了曾是有罪的情妇。然而即使这样，也是一个批判的目标：书信集的结尾使开始更应受指责；可以说这是两本不同的书，同样的人物是不该读它们的。既然要表现些有理性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把这以前的他们表现出来？在智慧的课程之前进行儿童游戏，会阻碍后面的课程；在善能够建立以前，罪已经先引起了反感；最后，愤怒的读者正要从书中获得教益时，先会厌恶和抛掉这本书。

卢：我认为正好相反，这本集子的结尾对于那些对开始

有反感的读者是多余的，而这同样的开始对于那些对结尾感到有益的读者应该感到满意。如此看来，那些不看完本书的，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它对他们并不合适，而那些如果开始看得比较认真的，后来没有看的，也能从中获益。为了使要说的话能有用处，首先需要使听这些话的人能听进去。

我改变了方法，但不改变目的。当我想对成年人说话时，他们根本不听我；也许我对儿童说话时，我将得到更好的听众；而儿童对于不加修饰的教训并不比伪装得不好的药物更爱好：

*Così all'egro fanciul porgiamo aspersi
Di soave licor gl'orli del vaso;
Succhi amari ingannato in tanto ei beve,
Ed all'inganno suo vita riceve.**

恩：我恐怕您又搞错了：他们不过在杯子边嘬一下，不会喝到药水。

卢：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是尽我所能使他们喝到药的。

我的年轻人都是很可爱的；可是为了爱三十岁的他们，必须认识二十岁时的他们：必须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以便使他们喜欢；也只有在惋惜他们的过失以后，才会欣赏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信不能一下子使人感到兴趣，但它们慢慢地

* 同样，为了使害病的婴儿吃药，大人往往在杯子口上抹了些果汁糖浆。于是婴儿吞下了苦药，靠了吸引婴儿的欺骗手法，使他的病好了。（意大利语）——俄译注

吸引人：您便会放不下手去读它们。在信里没有优雅和灵活，既没有说理，也没有机智，也没有雄辩：有的是情感；它逐步传播到心灵中，它只有到后来弥补了一切。这是部长篇的抒情歌曲，它的每段歌词如果单独看来没有什么感人之处，但它的组曲终究会发生它的作用。这是我读它时的感受，请告诉我，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

恩：不。可是我认为这效果要看您的情况而定。如果是您编的，效果十分简单；如果不是您编的，那我还要考虑。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不能习惯于荒谬不经的思想、装腔作势和经常胡说八道，就象您的那些可爱的人物那样；一个孤独者可以欣赏那些信：您自己已说明了其中的原因。可是在发表这些手稿之前，您要想到读者并非都是隐士组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只能把您那小好好先生看成一个赛拉冬*，把您那个爱多阿尔阁下看成一个堂·吉诃德，把您那两只鹌鹑看成两个阿斯特雷**，而且人们会象作弄真的疯子般作弄他们。但长久的疯狂并不好玩；应当象塞万提斯那样写作六卷的幻象让人家看。

卢：您想抹杀这个作品的理由却鼓励我把它发表。

恩：什么！确信没有人会读它而发表？

卢：请忍耐一下，您听我说。

* 赛拉冬：法国作家玉尔辉（1567—1625）描写田园生活的小说《阿斯特雷》中的人物。——译注

** 阿斯特雷：法国作家玉尔辉的小说名，也是书中女主角的名字，该书描写她与赛拉冬的恋爱故事。——译注

从道德方面说，我认为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们，没有什么读物是有用的。首先，因为他们浏览的无数新书，这些书有的说赞成，有的说反对，它们彼此相互破坏各自的效果，使它们等于完全没有。人们反复阅读那些选择的书，对他们还没有起作用；如果它们支持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它们便是多余的；如果它们反对准则，那么它们便是无用的；因为阅读它们的那些人是跟社会的罪恶被无法挣脱的锁链联结着的。上流社会的人想稍稍动弹一下他的灵魂来调整社会准则，他们便会从各方面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只得保持或回到原来的状态。我确信只有很少出身好的人曾作过这种尝试，至少毕生作过一次；但很快发现是白费力气，便不再尝试，于是他习惯于把书本上的道德准则看做有闲者的扯谈。人们越远离事务圈子、大城市、人数众多的社会，障碍也就越减少。到了这些障碍不再是不可克服的界线时，书本才有些用处了。人们离群索居时，因为他们不汲汲于读书作为装点门面，他们对书本看得少，却对它们思考得更多些；由于外部找不到一种那么大的平衡力量，它们便在内部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苦恼这种孤独的祸害是跟上流社会同样的祸害，它迫使人们乞灵于有趣的书籍，因为它是孤独生活而自身又找不到消遣的人的唯一能解闷的源泉。人们在外省比在巴黎阅读更多的小说，在乡间比在城市里读得更多，他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印象：您看这便是所以如此的道理。

然而这些书对不幸的乡下人——他们之所以不幸，只是因为自己认为这样——同时可以用作消遣、教育、安慰的，似乎相反地被写出来专为使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嫌恶，因为

这些书发展和加强了使他们觉得可鄙的那种偏见：那些装模作样的人物，上流社会的妇女，大老爷，军人，这些便是你们所有小说里的角色。都市里精致的趣味，宫廷里的生活准则，奢华的排场，享乐主义的风气，这些就是它们的说教和开的处方。它们那虚伪的道德的色彩使真正的道德黯然无光；阴谋诡计取代了光明正大的手法；花言巧语盖过了正直的行为，简单朴素的好风尚被看做是粗鲁鄙俗。

对于居住在乡村的贵族，假如他看到书中对他接待宾客的那种真诚的喜悦加以嘲笑，又对他使州里充满快乐的气氛称之为粗鲁的狂欢，试问这类情景对于这个贵族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他的妻子如果从书中知道一个家庭的母亲的母爱还不如象她那个等级的夫人那样尊贵；还有他的女儿，书中那种装腔作势的模样和首都的俚语使她鄙视本要嫁给他的那个诚实和乡村气的邻居，试问这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全都一致不再愿意做乡下人，对乡村表示厌恶，抛弃他们古老的城堡，使它们很快变成了破屋，大家都来到首都，那里做父亲的虽然胸前佩带他的圣一路易十字勋章，本来是贵人，现在成了仆人或者骗子手；做母亲的开起了赌场，做女儿的招引着赌徒；而且常常是所有这三者，在度过了可耻的一生之后，落一个穷困和丢脸而死的下场。

作家、文人、哲学家不断地叫嚷说，为了履行公民的职责，为了服务于人类，应该居住在大城市里。照他们的说法，逃避巴黎就是憎恨人类；在他们眼里，乡村人民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只有有寄宿学校、学士院和宴会的地方才算有人了。

一切阶层都慢慢地被拖上同一个斜坡：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剧本，所有箭头都瞄准着外省人；把乡村淳朴的风尚都当作笑柄；大家都在鼓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快乐：不懂得它们便是一种耻辱，没有品尝它们乃是一种不幸。谁能知道巴黎人民日复一日有多少骗子手和妓女被这些想象的快乐吸引进去呀？这样，偏见和舆论加强着政治制度的作用，把每个地方的居民集中和堆积在领土的若干点上，同时让所有其余地方变成荒芜和沙漠；这样，为了使主要城市光辉灿烂，各民族正在解体；而这种只能刺激傻瓜眼睛的浅薄的光辉，使欧洲大踏步地走向灭亡。为了人们的幸福，大家应该努力阻止这些有害的思想的洪流。以传教士为职业的只知道对我们叫嚷：“你们要善良和聪明！”却不大关心他们说教的成功与否。但对此关心的公民决不应该傻乎乎地只知道叫喊：“你们要善良！”而要使我们努力可以达到它的措施。

恩：请等一等，让您喘一口气。我喜欢那些有用的看法；我很能追随您的那些看法，所以自信能够代替您继续您的宏论。

按照您的看法，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使作者的想象工作起到它应有的唯一用处，就应该把它引导到跟它的作者设想相反的目的上去：使一切东西远离人为教育，把一切拉回到自然；使人们热爱平静和简单的生活；治愈他们的古怪的妄想；恢复他们真正快乐的趣味；使他们喜爱孤独与和平；让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不是促使他们挤在城市里，而是让他们平均散布在地面上，好让各处地面都生意盎然。我当然还知道问题不在造就一些达芙尼斯、西尔望德

尔*、阿尔喀提**的牧羊人、利尼翁***的牧民、著名的农民们，他们亲手耕种他们的田地，谈着关于自然的哲学，也不去造就其他类似的浪漫人物。——这种人只能存在在书本里，——而在于向富裕的人们指出，乡村生活和农业有着他们不知道珍视的快乐，这些快乐并不象他们所想的那样乏味和粗劣；其中自有乐趣、精华、美妙，一个愿意带着他的家属退居乡间并成为它真正的农民的有价值的人，他可以跟在城市的娱乐中间度日的人一样过着甜美的生活；一个从事耕作的主妇可以是一个可爱的妇女，她可以象所有城市娇媚的小妇人一样优雅和动人；最后还有那心灵最优美的感情在那儿可以使一个社会虎虎有生气，这比那些上流社会的沙龙里的矫揉造作的谈吐更为愉快，在那些沙龙里，我们那尖刻和讽刺的笑声都是人们在那里不再认识的可怜的补充。我说得对不对呢？

卢：确是这样；对此我只想补充一点。人们抱怨小说使人的头脑糊涂；这话我很相信：这些书不断地向读者描绘并非他们阶层自己的所谓美妙的东西，它们诱惑他们，使他们蔑视自己的阶层，设想自己处在为他们喜爱的阶层里。人们

* 达芙尼斯、西尔望德尔：一般田园诗作品中牧人角色常用的名字。——译注

** 阿尔喀提：古希腊一地区，在伯罗奔尼萨的中部，其山区居民多牧人，希腊神话中的牧羊人多取材于此。——译注

*** 利尼翁：法国中央高原的一河流名。法国作家玉尔辉（Urfé，1567—1625）年轻时在该河的河边生活，其描写牧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阿斯特雷》即以此地为背景。——译注

一心想那并非自己的东西，因而相信不是原来的自己而是另一种东西，于是人们就变成了疯子。假如那些小说只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他们周围事物的真实图景，只提供他们能够实现的任务和合乎他们条件的赏心乐事，那么小说决不会使他们成为疯子而能成为明智的人。为孤独者写的作品应该说孤独者的话：为了教育他们，作品必须能叫他们喜欢，能使他们感到兴趣；必须跟他们的状况相联系，让他们看了愉快。它们应当打击和破坏上流社会的生活准则；应当指出它们的虚伪和可鄙，也就是指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在这些方面，一本小说假如写得好，或者至少写得有用，它必然会受上流社会的人们斥责、憎恨、贬抑，看做是一本平淡、夸张、可笑的书；先生，请看上流社会的胡说八道自有它聪明的地方。

恩：您的结论是顺理成章的。对它的失败确是一针见血，也没有更傲慢地为它准备着垮台了。但我还剩下唯一的一个难点。您知道，外省人只凭我们的议论来读书的；他们得到的只有我们发行给他们的书。以离群独处者为对象的书，先得由上流社会的人们来审读；如果这些人通不过，别的人就看不到。这问题看您怎么说。

卢：答案是容易的。您说的外省的智慧，我说的是真正的乡下人。你们这些人在首都炫耀才智，你们的偏见必须治好：你们认为能为整个法国定调子，但是四分之三的法国却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在巴黎滞销的书成为外省书店的财富。

恩：您为什么要靠牺牲我们书店的利益来充裕它们？

卢：您嘲笑吧。我坚持我的意见。当作家希望荣誉，就要在巴黎有人读他的书；当他们希望有用处，就得在外省读

他的书。有多少正直的人在遥远的乡间生活，他们在致力于他们祖先遗产的研究，在那里由于狭窄的财富而自认为流放者！在冬季漫漫长夜里由于缺少与人们交往，他们利用夜晚在他们炉火边阅读随手找到的有趣的书籍。以他们那样粗野的单纯，他们不自诩为文学的智慧的学者，他们阅读是为了解闷，而不是为了增长学识；道德和哲学的书籍对于他们仿佛是不存在的，人们徒然出版为他们用的书，但这些书从来到不了他们手中。然而你们的小说既远不能向他们提供一丁点儿适合于他们情况的本西，却反而使他们变得更苦楚。它们把他们的离群索居变成一片可怕的沙漠；它们为了给他们几小时的娱乐，却为他们准备了几个月的苦恼和徒然的悔恨。我为什么不敢设想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这本书也象其他许多比它更坏的书一样，会落到农村居民的手里，而且一种跟他们完全相似的情况的快乐图景使他们的情况因而变得更能忍受呢？我乐于想象夫妇两口子一起阅读这本书信集能够为他们共同负担他们劳动重担时从中汲取新的勇气，也可能汲取一些新的观点，使他们派上用场。从这本书里看到一个幸福家庭的图象后，他们怎么会不想仿效这如此可爱的模型？看到夫妇结合的那种幸福——即使没有温馨的爱情——而受感动时，他们的夫妇关系难道不会变得更紧密和更巩固吗？他们在放下书本时，对自己的处境既不会感到忧虑，对自己的操劳也不会有抵触。正好相反，他们周围的一切会变得更可爱；他们日常工作在他们心目中也变得高尚起来；他们对于自然的快乐重新产生了兴趣；自然界的真实感情又在他们心头复苏；而且看到幸福在望，他们将学会去享受它。他们将

完成的还是原来的任务，但是以另一种心情去完成：过去是作为农民，今后将以家长的资格来完成了。

恩：直到现在这一切您讲得头头是道。作丈夫的、作妻子的、作母亲的……可是作女儿的，关于她们，您有什么可说的吗？

卢：有的。正经的姑娘决不看谈情说爱的书。不管这本书的书名，如有读它的姑娘，希望她不要责怪它使她变坏：她是在说谎。坏事早先就干下了：她不会再冒什么危险。

恩：妙极了！色情作品的作者们，请过来学习：这里全都给你们开脱了。

卢：不错，如果他们本心和他们写作的目的可以为你们开脱的话。

恩：您也是这种情况喽？

卢：我很自负，所以不值得答复这个问题；但于丽有她评价书的规则；假如您认为她的规则好，您可以用它来评价这一本。

人们想用看小说使青年获益；我看再没有比这种打算更荒谬的了：这好比为了要看消防龙头的操作，先开始在家里放把火。按照这种荒唐的思想，人们把这类训导式著作的教导不是针对着它的目标，而是把这种教训针对着青年姑娘*，不考虑青年姑娘跟人们抱怨的放荡行为毫无关系，一般地说，她们的品行是端正的，虽然她们的心也可能是腐朽的。她们在没有能模仿她们母亲之前，是服从她们母亲的。如果妻子

* 这里只指现代英国小说。——卢梭原注

履行她们的义务，用不着担心女儿会违反她们的义务。

恩：在这一点上观察结果正好与您相反。似乎女性总会有个时候放纵，不是在一种情况，便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这是块坏的面肥，它迟早总要发酵。有些民族有道德规范的，姑娘却是轻佻的，妻子却是严肃的；在没有这些规范的则正好相反。有的只考虑到过失，另一类则只考虑到丢脸。问题只要抓不到证据：罪行是无所谓的。

卢：若从后果来考虑，便不应这样来判断。可是我们对于妇女应当公正：她们放荡的原因主要不在她们，而在我们不好的规章。

自从自然赋予人的一切感情被极端的不平等所窒息后，孩子们的罪过和不幸都来自父亲极不公平的专横；这是在强制的和不相配的婚姻里，年轻的妻子——双亲贪婪或虚荣的牺牲品——被她们甚至认为光荣的放荡行为抹掉了她们夫妇关系的丑闻。那么您想补救坏事吗？请您追本溯源。如果在社会风气方面试图进行什么改革，那就得从家庭风俗习惯方面开始；而这绝对要依赖那些父母亲。然而人们不是这样指导教育的；你们那些胆小的作者始终只劝告那些受压迫者；而那些书本里的道德总是没有用，因为它只是种向最强者调情的艺术。

恩：不用说，您的道德当然不是奴性的；但是由于要自由，它不会太过份？那是否足以走向恶的源流？您一点不怕那样干吗？

卢：恶吗？对于谁？在流行病和传染病时期，当大家都从童年起传染上了病，难道应该禁止向病人卖有效的药品，借

口说它们对健康的人有害？先生，在这问题上我们的想法是如此的的不同，以致如果人们对于这些信希望有什么成功的话，我非常肯定地说，它们要比任何最好的书能带来更多的益处。

恩：您的确有一位优秀的女宣教者。我高兴地看到您跟妇女们言归于好了；您曾禁止她们向我辈说教*，我那时很不满意。

卢：您很机灵，我只好沉默；我既不很傻，也不很聪明，所以不会常有理：暂且把这根骨头留给批评去啃吧。

恩：悉听尊便，就怕它搞不好。可是对于其他一切难道没有人有什么反对吗？这本集子里充满着的热烈的情景和火热的感情，是怎样通过戏剧严厉的检查员的？请您指出在戏剧里有没有一幕类似克拉朗的小树林和盥洗室那样场面的。请重新看看论戏剧的信；再看看这本集子……您得前后一致，要不然就抛弃您的原则……您希望人家怎样看待？

卢：先生，我希望一个批评家自己也要前后一致，也希望他经过考察以后再作判断。再好好地看看您刚才举出来的作品；也看看《纳尔西斯》**的序言，您可以从中看到对于您谴责我不能前后一致的答复。一些糊涂人自以为在《乡村卜师》***中找到过前后不一致，在这里无疑能找到更多，这是他们的本行；可是您……

* 见《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卢梭原注

** 《纳尔西斯》：全书名为《纳尔西斯，或自恋者》，卢梭 1733 年著的喜剧名，——译注

*** 《乡村卜师》：卢梭于 1752 年作的歌剧。——译注

恩：我给您举出两个段落 * ……您不大尊敬您的那些同时代人。

卢：先生，我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啊！我怎么不生长在我必须把这本集子付之一炬的时代呀！

恩：您又象平常一样夸大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您的准则都相当正确。比如说，如果您的爱洛漪丝始终规矩的话，她的教育意义会小得多，因为她会给谁做榜样？在最腐败的时代，人们才喜欢最完善的道德教育：这可以免除把它们实行；而且只须花一点儿代价，用闲时的阅读就可满足他们向善的意愿了。

卢：崇高的作者，如果你们想叫人家模仿你们的典型，请把它们稍微降低些。你们向谁夸耀一尘不染的清白？喂！不如给我们讲讲能够恢复清白；这至少也许有人会听你们。

恩：您那个年轻人已经表达了这意思；但没有关系，您说了人家做了的，为了后来指出人家应该做的，人家不会减少您的罪状。您还要注意，引起姑娘们的爱情，却教有夫之妇克制自己，这是推翻已建立的秩序，回复到为哲学所摈弃的那市侩的道德。虽然您能说这种话，姑娘们的爱情是不妥的和不光彩的，也只有一个丈夫才能同意一个情人，对于完全不该读您书的姑娘们表示宽大，而对于要评判您的妇女却很严厉，这是多么奇怪的愚蠢的事！请相信我，如果您怕成功，您尽可放心：您已经采取一切手段使您不必担心受这种羞辱。虽然如此，我将为您保守秘密；您不要过分冒失。假

* 《纳尔西斯》的序言，《给达朗贝的信》。——卢梭原注

如您以为写了本有用的书，那就谢天谢地；可是您切不要承认它。

卢：不承认它。先生？一个诚实的人向公众说话时要隐瞒自己？他敢出版他不敢承认的东西吗？我是这书的出版者，我要在书上表明是出版者。

恩：您要在书上署名！您？

卢：我本人。

恩：什么！您在上面印上您的名字？

卢：是的，先生。

恩：您的真名，让—雅克·卢梭，全部姓名？

卢：让—雅克·卢梭，全部姓名。

恩：您想得倒好！人们将怎样说您？

卢：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在这集子的开头写上名字，不是为了把它占为己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如果有什么坏处，让人们责备我；如果有好处，我绝不想因此引以为荣。如果人家发现这本书本身坏，那就更多一层理由摆上我的名字。我不愿把我看做比我本身更好。

恩：您这句回答自己满意吗？

卢：是的，在我们这没有人能是好的的时代是这样。

恩：那么那些优美的心灵，您把它们忘了吗？

卢：自然造成了它们，我们的制度把它们搞坏了。

恩：在一本谈爱情的书的封面上可以看到这样写着：日内瓦公民让—雅·卢梭著！

卢：日内瓦公民！不是这样的。我决不亵渎我国家的名字：我只把它放在我认为能使它荣耀的作品上。

恩：您自己带着一个并非没有光荣的名字，而您也有什么东西丧失。您出了本差劲的和平淡的书，它对您不利。我想劝阻您；可是假如您决定干这傻事，我赞成您干得光明磊落：这至少符合您的性格。顺便问一句，这本书您也放上您的箴言吗？

卢：我的书店老板已经给我开了这个玩笑，我觉得它非常好，所以我答应给他这个光荣。不，先生，我决不把我的箴言放在这本书上；但我并不因此抛弃它，而且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不怕采用它。您可记得当我写文章针对戏剧时曾想发表这些信，而想为两文之一作辩护也没有使我歪曲另一篇里的真实。我率先谴责自己也许比任人谴责我更厉害。谁爱真理甚于爱荣誉，他便能够希望爱真理甚于爱生命。您希望人家永远前后一致：我怀疑人们能否做到这样；可是人能办到的是永远要真实：这便是我想努力做到的。

恩：当我问您是否是这些信件的作者时，那您为什么回避我的问题？

卢：就是因为我不愿说谎。

恩：然而您也拒绝说真话？

卢：须知宣称对真理愿意表示沉默，这也是尊重真理：您对于想撒谎的人是很看不起的。此外，有鉴赏力的人会被作者的笔头欺骗吗？您怎么能提出应由您自己解答的问题来？

恩：对于有些信我解决得了：它们肯定是您的手笔；但其他一些信我就认不出您了，因此我怀疑人家能假造到这种地步。不怕人们认不出自己的自然界，常常改变自己的面貌，艺术常常显示出想比自然界更为自然的样子：要使动物的声

音比动物自身更好的叽叽呱呱的寓言作者就是这样。这本集子里充满了笨拙的东西，连最蹩脚的作者都会避免的：夸张的笔调、一再重复、前后矛盾、罗唆重叠。能够写得更好却有意写得这样糟的作者在哪儿？把傻瓜爱多阿尔向于丽提出那令人反感的建议留着的作者在哪儿？把老是想死的念头通告大家，结果身体总很健康的那个小宝贝，他的笑料没有得到改正的作者在哪儿？那个开始时不就想：“必须仔细突出性格；必须确切地变换风格”的作者在哪儿？带着这种计划，他必然会比自然做得更好。

我观察到在关系非常亲密的团体里，风格也跟性格同样彼此接近的，而朋友之间心灵彼此融洽的，他们的思想、感觉和表达的方式也融洽一致。这个于丽，如果真象她所表现的那样，应该说是个十分动人的姑娘；所有接近她的人都应该象她一样；她的周围都应该变为于丽；所有她的朋友只能有一个音调。然而这种事情只能感觉到而不能想象。如果即便想象到，想象者也不能把这些印象实际表现出来：他只须打动多数人的一些特征；由于纤巧而达到的单纯则与多数人不再相干；但真理的标志正是在这里，细心的眼睛所寻求和找到的自然就在这里。

卢：好得很！那么您的结论呢？

恩：我没有结论。我怀疑；我甚至无法向您说明在读这些信时疑心在我心头作怪之苦。肯定地说，假如这一切都是杜撰的，那么您写了一本坏书；如说这两个女子是存在的，我便要每年反复读这集子，读到我生命终了。

卢：啊！她们存在与否有什么关系？您到处找她们也没

有用：她们不再存在了。

恩：她们不再存在了？可见是存在过的喽？

卢：这个结论是条件式句子：假如她们存在过，她们已不再存在。

恩：我们之间说一句真话，要承认这些微妙的问题，明确性多于困惑性。

卢：让它们成为如您所愿的那样就是了，只要让我过得去和不撒谎就行。

恩：说真的，您白费心，人家由不得您也会猜测。难道您没看见单凭您的题词就能说明一切。

卢：我认为它丝毫没有揭示现在所谈的事实：因为谁能知道到底是我在手稿里发现这个题词，还是我把它放上去的？谁能说我是是否也象您一样抱着怀疑，所有这些神秘的神色也许是个幌子，用来隐藏我对于您想知道的问题方面我自己的无知？

恩：最后还有，您认得那些地方吗？您到过魏韦，在伏州的地方吗？

卢：到过好几次，我向您声明，我在那里从没有听见有人提到岱当惹男爵和他的女儿；德·伏尔玛尔先生的名字在那里也没有人知道。我到过克拉朗；我在那里没有看见过跟这些信里描写的相似的房屋；我从意大利回来时经过该地，正是那悲惨事件发生的那年，那里既没有人哭悼过于丽·德·伏尔玛尔，也没有人哭悼过所知道的象她的人。最后，就我能够回忆那地方的情况，我注意到一些信里说的地方被挪动了位置，还有一些地形上的错误，这或者由于作者对此知道

得不够多，或者是他想迷惑他的读者。这些就是您能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这问题的全部情况；您可以放心，我对您拒绝提供的资料，别的人决不会从我这里得到。

恩：大家都会有我那样的好奇心。假如您想发表这本作品，您要把您告诉我的这些话告诉读者；可以更进一步把这篇对话写出来作为整个序言；必需的解释这里都有。

卢：您说得对：它比我一个人说的更有价值。不过这种辩护是不会成功的。

恩：是的，当大家看到作者把自己牵涉进去时是不会成功的。但我要设法让这个缺点不出现在本书里；不过我建议您调换一下角色。您假装是我敦促您发表这集子，而您对此坚决反对；您摆出不同意的意见，我作了答复：这样将显得更谦虚，并会有很好的效果。

卢：这是否也在您上面对我赞赏的性格里？

恩：没有，我给您设了一个圈套：让一切照原来的样子好了。

新爱洛漪丝^{*}

第一卷

* 重印本书所采用的版本，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761 年的第一版当然是最好的版本；卢梭本人在许多场合也这样认为。最近夏拉卫先生还出售过他致印刷厂经理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认为《新爱洛漪丝》唯一可以接受的版本是第一版。”

本书的注释除注明的以外，都是作者所加的。——原书编者注
为避免混淆，本译本的卢梭原注也加以注明。——译注

第一封信

致于丽

小姐，我充分意识到我应该逃避您；我本不该有所希冀，或者根本不该看见您。可是如今怎么办？我如何是好？您曾经答应我以友谊；您瞧我这样狼狈，愿您有以教我。

您知道，我是应您母亲的邀请才到您家来的。她了解到我具有某些可喜的才能，相信在一个缺乏教师的地方，这些才能对于教育她所钟爱的女儿未必没有用处。我也以能够用一些花朵来装饰一个天生丽质而感到自豪，便贸然接受了这项危险的委托，却不曾预见到它的危险性，或者至少没有感到畏惧。我并不想向您诉说，我已经开始为我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我希望我决不会对您冒昧说些您不宜听取的话，也决不会失掉我对于您的品德的尊敬更甚于对您的门第和美貌的尊敬。假如我受苦，那我至少可以独自一人受苦来自慰，我不愿以您的幸福为代价来求得自己的幸福。

然而我每天见到您，而且注意到您并不曾想到，您会无意中加剧了您不可能予以同情和不该理解的我的苦恼。不错，我知道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理智会指导我怎样行动；而且我如果这时能够使审慎跟诚实一致的话，我定当尽力去遵从；可是我怎么才能得体地从一家人家引退呢？是那家人家的主

妇亲自把我请去的，而且她对我优礼有加，也相信我对于她在世上的最亲爱的人能有些用处。她有朝一日由于您在课业上的进步（这一目的是她向丈夫秘而不宣的），而使她的丈夫大吃一惊的那种慈母的得意心情，我怎能加以破坏呢？对她毫无礼貌地不辞而别，是否应该呢？我离去的原因是否应该吐露出来呢？一个门第和财产都不允许对您高攀的人，如果把心事和盘托出，她不会感到冒犯吗？

小姐，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脱离困境：那便是由使我陷入困境的那只手，把我从中拉出来；我的痛苦，如同我的过失一样，是来源于您；出于对我的怜悯，至少须劳驾您亲自来拒绝我。请把我的信交给您的双亲，享我以闭门羹，用随便什么理由把我逐出门外；我为了您什么都能忍受，但我不能自己逃避您。

您，驱逐我！我，逃避您！那为什么？对值得赞美的东西具有敏感，对值得尊敬的东西表示爱慕，这为什么是一种罪过呢？不，至美的于丽，您的美貌使我目迷神眩；但如果没有使您的美貌生动起来的那种更为强烈的魅力，就决不能使我心醉。您那如此生动的敏感和持久的温柔的感人的结合；您那对他人的一切不幸如此亲切的怜悯；您那纯洁的灵魂中产生的正确思想和高雅情趣；——总之，比起您个人的可爱之处来，您这些感情的魅力才是我所更为爱慕的。我相信可能有人把您设想得更为美丽；但要把您设想得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心灵更为可爱和更为相称，于丽呀，那却是不可能的。

有的时候我竟认为，上苍早已神秘地使我们感情一致，趣味相投，而且年龄相当而自鸣得意。我们还如此年轻，我们

天然的习性并没有变质，我们的一切爱好看来都很接近。我们还没有受世俗偏见的影响，我们在感受和观点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敢设想，在我们心灵里也具有我感觉到的那种在见解上的一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会相接；我们也会同时发出几声叹息；同时悄悄抛洒几滴眼泪……啊，于丽！这种一致仿佛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仿佛是上苍定下的……一切的人间力量……啊，请原谅！我迷糊了，我竟把我的心愿当作了希望；我的热切的愿望竟把实现不了的可能性当做目标了。

我恐怖地意识到，我的心在为自己酝酿着怎样的苦恼；我绝不想抚慰自己的苦恼；如果办得到的话，我宁愿憎恨这苦恼。按我方才向您提出请求的那种方式，请您判断一下我的感情是否纯正。可能的话，请让供养我并毒害我的毒液的泉源枯竭吧，因为我只求一点，不是摆脱苦恼，便是死亡；因此我象一个情人祈求您的慈悲一样祈求您的严厉。

是的，我答应，我发誓，我自己要竭尽全力恢复理智，或者把我心头滋长的烦恼深深埋到心底去；但也请您把会置我于死地的含情脉脉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开；请不要让我看到您的玉貌、您的丰姿、您的胳膊、您的纤手、您的金发、您的神态；请您躲避我那冒失的目光；请抑制您那感人的、让人听了不能不动心的声音；唉！为了使我的心能恢复平静，请您成为您以外的另一个人吧。

要我直截了当告诉您吗？在晚间闲暇时玩的那些游戏里，您对大家的态度都极度亲切；您一视同仁地对待我和别的人。就拿昨天说，我在游戏中受罚，您差一点儿没让我吻了您；您

作了轻微的抗拒。幸亏我勉强忍住了。我当时的激动越来越强烈，几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然而我还是悬崖勒马了。啊！如果我能称心享受的话，即使这一吻是我最后的一息，我也将成为人类中最幸福的人而死去了！

请您开恩，让我们不再进行那些可能导致痛苦结果的游戏了吧。别进行了，任何一种游戏，甚至其中最无谓的，都有它的危险性。在游戏里，我一碰到您的手就会颤抖，而我不知道那时何以总是会碰到您的手的。您的手刚落到我的手上，一阵战栗就会向我袭来；游戏使我发烧甚或昏迷；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在那精神错乱的时刻，我能说什么，能做什么，能往哪里躲，怎样能为自己负责呢？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却是另一种麻烦。我看到只要您母亲或您表姐片刻不在场，您就马上改变态度；您采取了那么严肃、那么凛然的态度，以致尊敬您和害怕您不高兴的那种心理，使我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和判断的能力，我只有颤抖着结结巴巴地勉强说几句课文，您虽然非常聪慧，听了也不得要领。这样，您变化无常的态度使我们双方都受到了损害：您使我忐忑不安，您自己也得不到教益。我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如此明白事理的姑娘会这样改变脾气的。我冒昧问您，您在大庭广众之中怎能如此活泼淘气，而在两人独处时却如此庄重严肃？我本认为这应当完全相反，应抱的态度必须跟在场的人数合乎比例。您却不是这样，我总是同样惶惑地看到，您在单独相处时举止彬彬有礼，而大家在一起时却很亲近。希望您更相同些，那样我也许会少些苦恼。

假如高贵的灵魂所具有的天生的同情心能使您让一个不

幸的人（您对他曾表示过些许的尊敬）的痛苦有所减轻的话，那么您在行动上的轻微改变将使这个人的处境较少困顿，也使他可以更平静地忍受自己的沉默和不幸。如果您对于他的克制和他的境况无动于衷，而且您要运用权力来让他完蛋的话，您完全可以照此办理，他决不会有怨言；与其由于一种在您眼里成为有罪的、欠检点的激情而完蛋，他更愿意由于您的命令而完蛋。最后，虽然您掌握着我的命运，我至少不会因敢于抱有一个冒昧的希望而自责；假如您读了这封信，您便是做了我斗胆要求您的一切，至少我是不会害怕遭到拒绝的。

第二封信

致于丽

小姐，在我的第一封信里，我多么荒唐！我不但没有减轻自己的痛苦，反而因为惹您生气而使自己的痛苦更为加深了，而且我觉得最坏的是使您郁郁不乐。您的沉默，您的冷冰冰的和矜持的神气，只是让我明白这个人太不幸了。如果您部分地满足了我的请求，那只是更厉害地惩罚我。

*Epoi ch'amor di me vifece accorta,
Fur i biondi capelli allor velati,
El'amoroso sguardo in se raccolto.**

在大庭广众间您减少我曾傻呼呼地抱怨过的那无邪的亲热；而在单独相处的场合，您又变得更严厉了，您那机灵的严厉从您的好感和拒绝两方面同样流露出来。

您怎能不觉察到这种冷淡于我是何等的残酷！您也许会明白，对我的惩罚是过头了。我多么热烈地希望能返回到过去那个时候，也希望您压根儿不曾看到那封致命的信！不，因为担心再次冒犯您，要不是已经写了第一封信，我是决不会

* 而当我的爱情使您警觉时，
您把您的金发遮盖起来，
您美丽的目光集中到自身。（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写这一封的；我不愿重犯错误，而是想加以补救。为了使您息怒，是否应该说是我自己搞错了呢？是否应该否认我对您怀有爱恋之情呢？……我，我怎能说出这种丑恶的违心之言！对于一颗受您主宰的心，这样卑劣的谎言能相称吗？啊！如果必须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不幸吧；我错在轻率冒失，但我决不说谎，也决不卑怯；我的心既已犯了罪，我的笔就不能加以否认。

我事先就感觉到您忿怒的分量，而且象等待您给我唯一的恩典似的等待着它的结果：因为煎熬着我的那团火焰理应受到惩罚，但不应受到鄙视。望您慈悲为怀，不要使我陷于无人理睬的境地；至少须请您来决定我的命运；请表明您的意愿所在。不论您怎样处置我，我都唯命是从。您要我永远沉默吗？我一定强使自己遵命。叫我不在您面前露面吗？我起誓您将不再见到我。命令我死掉吗？啊！那并非最难做到的事。没有任何命令是我所不能服从的，除了要我不再爱您以外；即使这一条我也将服从，只要我能办到。

我一天至少有一百次打算扑倒在您的脚下，把我的泪水洒向您的双脚，以此获得死亡或者对我的宽恕；但每次总有一阵致命的恐惧使我丧失勇气；我的双膝直颤抖，因而不敢下跪；话到嘴边不敢吐露，我的心灵因担心引起您的愤怒而完全失去了信心。

世上还有比我的心态更为可怕的吗？我心头感到罪孽深重，却又不知道怎样悔罪；罪过与悔恨交并，由于不知道我的命运如何，我常在难堪的疑虑中，在求得宽恕的希望和受到惩罚的恐惧二者之间浮沉。

然而不，我什么也不希望，我没有权利抱任何希望。我期待您的唯一恩典就是赶快对我进行惩罚。请您执行公平的惩处吧。由我亲自恳求给予处罚，这不是太不幸了吗？请惩罚我，您应该这样做；但如果您不是铁石心肠，那就请收起您那使我十分沮丧的冰冷和不满的神色吧，因为人们打发一个死囚上路，是不向他摆出一脸怒容的。

第三封信

致于丽

小姐，请您别不耐烦；这将是您收到的我最后一封纠缠的信

当我爱上您时，我远没有料到我给自己造成了那一切不幸！起初我只感到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爱情，以为理智凭借时间之力能够战胜；后来认识到更大的不幸在于惹您讨厌；如今我又体会到所有苦恼中最厉害的是您自己痛苦的那种感情。于丽呀！我痛苦地看到，我的倾诉扰乱了您的宁静；您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但什么都逃不过我关注的心，它发现了您隐秘的激动。您的眼睛变得忧郁、迷惘，总是呆呆地凝视着地面；茫然若失的目光有时投向我；您娇艳的容颜憔悴了；异样的苍白蒙上了您的面颊；快乐离开了您；死气沉沉的愁容笼罩着您；只有您内心不变的温馨才保持住您一点儿幽默情绪。

敏感也罢，藐视也罢，对我的痛苦表示怜悯也罢，您在为这些而烦恼，我都看得出来；我担心我是否成了您烦恼的原因，而这种担心使我感到难过，其程度超过我因怀有希望而产生的高兴；因为不是我自己弄错，便是您的幸福对于我要比我自己的幸福更宝贵。

然而，在反躬作自我反省时，我开始认识到我对自己的

心作了何等错误的判断，我太晚才看到，起初当做过眼即逝的一种狂热竟是我终身的命运。您的愁闷日见加深，使我感到我的痛苦也日甚一日。您眼中的火花、您脸上的神采、您精神的魅力、您从前的快乐的一切动人之处，确实从来不曾象您现在这样萎靡不振的模样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您不用怀疑，神圣的于丽，如果您能看到这愁闷的八天里我心里发生了多么大的骚动，您自己也将为我那因您而起的不幸叹息了。这种不幸今后是无药可治的，我非常伤心地感到，煎熬着我的孽火只有到坟墓里才会熄灭。

没有关系；不能使自己幸福的人，至少有资格成为幸福的人，我一定能使您尊重一个您本不屑于给予一点儿答复的人。我年纪还轻，总有一天我能当得起现在还不配受到的尊重。现在，必须把我永远丧失了的以及我在这里并非有意地夺走的您的安宁交还给您。由我独自承受我一人犯下的罪过的惩罚，是公正的。永别了，至美的于丽；愿您宁静地生活下去，愿您过去的快乐得到恢复；明天起您不会再见到我了。但您可以确信，我心中为您燃烧着的炽烈而纯洁的爱情，一辈子也不会熄灭；而我那颗装满一位如此值得敬爱的姑娘的心，是再也不会变质的；愿它今后把专一的敬意分给您和美德，也愿大家永远看不到有其他欲火亵渎那供奉于丽的圣坛。

于丽的第一张短简

要放弃必须离开思想。一颗有道德的心能自我克制或者缄默，也可能变得令人畏惧。但是您……您是可以留下来的。

回 简

我已沉默了很久，您的冷淡终于使我说话了。一个人可以为了道德而自我克制，但他决受不了他所爱者的蔑视。我必须离去。

于丽的第二张短简

不，先生，在您似乎有所感受之后，在您敢于对我有所诉说之后，您这样一个曾经掩饰自己的人是不会离开的，您会前进一步。

回 简

我掩饰的不过是一颗失望的心里的适度的激情而已。明天您将会感到高兴；虽然您能够这样说，我只有离去一举而没有更进一步。

于丽的第三张短简

你这个不明事理的人！如果你认为我的生活可贵，那么慎防损害了你的。我现在被缠住无法脱身，所以一直到明天既不能对您说话，也不能给您写信。请您等待。

第四封信

自于丽

我终于只得承认这掩饰得不很高明的致命的秘密了！有多少次我曾发誓，只能让它跟我的生命一起离开我的心！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中，这使我不得不倾吐心中的秘密；它从我的心房泄漏出来，于是体面丢失了。唉！我太守信用了；死亡是否比保持体面更惨呢？

说什么呢？怎样打破这如此艰难的沉默呢？或者难道我还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你也还不曾听够？啊！你于此已经看得见太多，其余的你该能猜到了！我被一个可恶的引诱者一步步地拖进陷阱中去，我看到了我正在奔向可怕的悬崖，却不能止步。狡猾的人！是我的爱情多于你的爱情才使你这样大胆。你看见我的心误入了迷途，便利用这一点来让我吃亏；当你使我被人鄙薄时，我最深的不幸是被强迫蔑视你。啊！不幸的人，我尊重你，你却让我丢脸出丑！相信我，如果你的心想安安稳稳地享受这种胜利的快乐，那是决不能得逞的。

你明白，你将因此而增加你良心的谴责；我心灵里丝毫没有邪恶的倾向。谦逊和诚实是我所珍视的；我喜欢在我简朴和勤劳的生活里培养这些美德。但如果上苍排斥它们，那我的努力还有什么用？从我第一次不幸见到你那时开始，我就感到了那毒化我的感觉和理智的毒素；我从最初的一瞬就

感到了；你的眼睛，你的感情，你的言谈，你的罪恶的笔，都逐日使毒性更为致命了。

我完全没有放松努力去阻止这有害的激情的发展。因为没有力量进行抵抗，我便想以自卫避开被攻击；你的追求蒙蔽了我的徒劳的审慎。我有百来次想跪到我双亲的膝下；我有百来次想向他们表白我那有罪的心；但他们不可能理解我心中产生的问题，对于一种绝望的病痛他们总想用普通药物来治疗；我的母亲意志薄弱，而且没有权威；我深知我父亲那不可动摇的严厉，因此将只能使我、我的家庭还有你本人身败名裂，我的女友在外地，我的哥哥已去世；我在世上找不到一个保护人来对付那追赶我的敌人；我徒然向苍天呼救，苍天听不见弱者的请求。一切都在煽起吞噬我的热情；一切都把我推给自己，或者不如说推给你；整个自然仿佛成了你的同谋者；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我不由自主地喜爱你。我的心在力量充沛时尚且不能坚持，难道现在倒能作一半的坚持吗？这颗完全不懂得掩饰的心，当它衰竭时难道还能向你隐藏吗？啊，那难以迈出的第一步，本来是不该迈的；现在我怎能不迈其余的步子？是呀，从那迈出的第一步起，我就感到自己被拖进了深渊，现在你尽可随意使我怎样不幸都行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可怕处境，我如今只有向造成我这种处境的人求援，为了使我免遭不幸，你应当成为我反对你的唯一的护卫者。我知道我本可以延迟我这番关于伤心事的吐露；我本可以把我的羞人答答的事掩饰若干时日，由我自己来逐步解决。但这是徒劳的花招，它虽然可以满足我的自尊心，却

挽救不了我的德行！得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和意识到，第一步的过错会有什么后果，我并不想走上绝路，而是要避免它。

然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卑劣的小人，如果你的心灵里还有几星德行的火花在闪烁，如果象我所相信的那样，你还具有一些荣誉感的痕迹的话，我能相信你会恶劣到想滥用我在狂热中吐露的那致命的心里话吗？不会的，我很理解你。我软弱，你会给我以支持，你将成为我的保护者，你将保护我对抗我自己的心灵。你的道德是我的纯洁无辜的最后庇护所；我敢于将我的荣誉托付给你的荣誉，没有这一个，你便无法保全另一个。高贵的灵魂呀！把二者都保管好吧；至少为了你自己的爱情，劳你驾垂怜我吧。

上帝呀！我是否过于卑躬屈膝了呢？我现在跪着给你写信；我的眼泪浸湿了我的信笺；我向你奉上我羞怯的恳求。可是别以为我不知道接受恳求的应该是我，而且为了让人服从我，我只须用可鄙的手段作些让步就行。朋友，接受这无谓的支配权吧，但把名誉留给我：我宁愿做你的奴隶，宁愿清白地生活，却不愿以败坏自己的名誉为代价来取得你的依附。假如你肯听取我的话，那么从你使之起死回生的人儿那里你还有什么爱情、什么尊敬会得不到手啊！两个纯洁的灵魂的甜蜜的结合是何等的优美！你那些被克制的欲望将是你幸福的源泉，你将享受到的乐趣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

我相信，我也希望，一颗值得我全心全意眷恋的心，不会辜负我期望于它的高贵风度的；我还希望，如果它竟卑劣得滥用我的迷误和从我心中掏出来的招认，那么鄙夷和忿怒

将恢复我已丧失的理智，我自己也不会懦弱到害怕一个我将为之感到羞愧的情人的。你将是具有德行的，不然便是个遭人蔑视的；我将是受尊重的，或者是心病已痊愈的人。这便是我在死的希望以前所存的唯一希望。

第五封信

致于丽

万能的上帝！我有了一颗经受痛苦的心，现在请赐予我一颗追求幸福的心。爱情——心的生命，是你来支持我快要夸掉的心。所爱者那美德的无法表达的魅力、那声音的无敌的力量、幸福、快乐、激情，您的这些特征多么扎人的心！被扎着的人，有谁能经受得住？啊！欢乐的洪流是否足以淹没我的心？我又怎样来补偿一位忧心重重的情人的焦虑呢？于丽……不；我的于丽跪下了！我的于丽在落泪！……理当受世人崇敬的人，却在恳求一个崇拜她的人不要羞辱她、不要使自己丢脸！如果我可以对你生气的话，我大概要对你那使我们屈辱的种种担忧生气。纯洁的、绝世的美，请好好地认清你的权威的性质。啊！我热爱着你本身的美，难道不是主要地因为你的内心活跃着纯洁的心灵，而且你的整个形象都带有神圣的印记吗？你害怕屈从于我的追求吗？可是，你所引起的感情全都充满了虔敬和善良，对于这样的追求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世上难道会有人卑鄙到竟敢粗暴地对待你吗？

请允许、请务必允许我享受被爱……被……所爱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幸福……世界王位的宝座，我把它看得一文不值！你用火辣辣的文字写下你的爱情和情感的这封珍贵的信，我反复读了千百次；在这封信里，一颗热烈的心虽然非常激动，

我高兴地看到在那真诚的灵魂里，最汹涌的激情依然保持着美德的神圣的品质！读了你这封感人肺腑的信后，什么样的怪物才会滥用你的处境并以最明显的行为来表明对他本人的最深的轻蔑？不，亲爱的爱人，请信任一个决不会欺骗你的忠诚的朋友好了。即使我的理智将永远不清，即使我的理性的困扰会与时俱增，你本人今后不仅对于我是最可爱的，也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最神圣的被庇护者。我的爱情和它的对象将共同保持着始终不变的纯洁。用手接触你贞洁的肉体，将比最丑恶的乱伦更使我胆战心惊；你跟你的情人相处，跟与令尊相处有同样的绝对安全。啊！如果这个幸福的情人在你跟前有片刻的失态，那么于丽的情人将是灵魂肮脏的人！不，当我不再热爱美德时，我也不再热爱你了；只要我有卑劣的行为，我就不再要你爱我了。

因此你尽可放心，我以使我们结合的那温柔纯洁的爱情的名义恳求你；这便是我对你克制和尊崇的保证；这也是你对本身的保证。你的恐惧为什么远超过我的愿望？我的心能领略到现在的幸福已经足够，我怎么还能渴望别的什么幸福？我们俩都年轻，的确如此；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爱，我们丝毫没有激情的经验；但引导我们的荣誉难道是个骗人的响导？莫非必须靠邪恶才能获得可疑的经验吗？我不知道我是否对自己有些误会，但我觉得我内心深处存在着率真的感情。我决不是你在痛心时所说的那种卑劣的引诱者，而是个单纯的和敏感的人，我不转弯抹角表露自己的感受，而且认为丝毫不必为之感到脸红。总而言之，我厌恶罪行，比我爱于丽更强烈。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你使我产生的爱

情是否能跟对美德的遗忘二者并行不悖，也不知道一个不正派的人是否也能充分感到你的可爱。至于我，我爱你越深，我的感情也越崇高。以前我为善行本身而行善，现在如果我行善，不是为了使配得上你吗？啊！请你信任你为我启示的爱情并使它升华；请相信，只要我热爱你，我就能够永远尊崇你交付给我的那份珍宝。啊！我将享有的是怎样的心灵！我所爱的是真正的幸福和光荣，是自尊的爱情的胜利，而你比一切爱情的快乐更珍贵得多！

第六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我的表姐，你是否打算为那可怜的夏依奥哭一辈子，是否让死者使你把生者都忘怀了？你的悲哀是应该的，我也深表同情；但总不该永远这样吧？自从你母亲去世后，她以最大的关心照顾你，她与其说是你的家庭女教师，毋宁说是你的好朋友；她温柔地爱你，因为你爱我，所以她也爱我；她从来只启示我们智慧和荣誉的原则。这一切我都知道，我亲爱的表姐，我也乐于同意。但你也得承认，我们这位太太对我们有点儿不够谨慎；她往往没有必要地对我们谈了些极轻率的知心话；她不断地对我们讲些风流的格言、她年轻时的艳事和情人们耍弄的手腕；而且为了保证我们不致上男人们的当，她虽没有教我们如何作弄他们，却至少把年轻姑娘不需要知道的许多事情教给我们。因此对于她的死，你要看做不是没有什么补偿的损失而感到自慰。象我们这样的年纪，她的教导开始变得危险了，老天爷现在把她叫走，可能是因为不让她更久地留在我们身边比较好些的缘故。你要记住，当我失去我的最好的一个哥哥时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难道夏依奥对你更宝贵些？你是否有更多的理由悼念她？

亲爱的，你回来吧，她已经不再需要你了。唉！正当你浪费时间作多余的抱憾时，你（你是了解我的心理的）怎么

不担心为你引起别的抱憾，怎么不担心你的朋友会陷于如果有你在身边便能防止的那种危险的境地中去呢？啊！自从你离开之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假如你知道了由于我的不谨慎，我曾冒过多少危险时，你一定会吓得战栗的。我现在希望从中摆脱出来；但我看这大概得靠别人来安排：所以要由你来使我恢复自主。那么你赶快回来吧。在你必须照顾你可怜的女家庭教师时，我决不说一句话；而且我会率先要求你照顾她。她现在去世了，你得照顾她的家；这由我们共同来做要比你单独在乡下做更好，而且你在对死者尽感恩的义务时，不致妨害应对友谊尽的义务了。

自从我父亲离家之后，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我母亲不大离开我了；但这多半由于习惯而不是由于不放心。她的交际依然要占去她很多时间，她又不愿放松我的那些功课，于是巴瑟相当粗心大意地代替了她的位置。虽然我发现我这位好母亲对我过于放心，我可下不了决心让她知道这种事；我但愿自己能平安无事而不使她看不起我，这唯有你才能把一切处理妥善。回来吧，我的格兰尔，别迟延着你的归期。我听的课没有你参加我感到可惜，我怕我变得太博学了：我们的老师为人不仅值得赞扬，而且品德也好，这就更可怕了。他对我很满意，我也对他满意；他是那样的年龄，我们又是这样的年龄，要跟一个品德极好、人又可爱的男子在一起，那么两个女孩子在一起要比只有一个更好些。

第七封信

复 信

来信已悉，你使我很担心。我倒并不相信危险有所想象的那样急迫。你的恐惧减轻了我对于目前的恐惧，但未来使我害怕；你如果不能自制，我就只能看到不幸了。唉！可怜的夏依奥曾乡次对我预言，说一个人的心里的第一声叹息将是其一生的命运！啊！表妹，你还这样年轻，怎么能认为你的命运已成定局了！这位明智的妇女的去世，你认为对我们有利，其实对我们是个损失！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落到更可靠的人手里；但我们从她手里培育出来时已经太明白事理，以致再难接受别人的照料，但还不足以由自己管理自己：只有她能保护我们避免她为我们引起的危险。她教我们懂得很多事；我似乎觉得我们这样的年龄已经考虑得够多的了。我们几乎从抓篮时就开始结下的生动温柔的友爱，可以说早已为我们的心启示了一切的激情；我们相当懂得它们的征兆和结果，我们缺乏的只有抑制它的手段。愿上帝让你的青年哲学家能比我们更懂得这种手段！

当我说“我们”时，你一定心里明白这主要指的是你；因为对我来说，那位好心的太太老是说我的轻率能代替理智，说我的心永远不知道去爱，又说我疯狂的程度不会有朝一日干出疯狂的事来。我的于丽，你要提防你自己；她越说你理智，

她越担心你的心灵。可是你要有勇气；智慧和荣誉能做的一切，我知道你的心灵也一定能做到；你不必怀疑，我的心也一定会做到友爱所能做的一切。如果按年龄说我们懂得太多，这种知识至少于我们的品德并没有什么妨害。要知道，亲爱的于丽，世上有很多更为纯洁的姑娘，她们却比我们不诚实：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愿意做诚实的人；不论人们怎么说，这是做诚实人的最可靠的手段。

然而根据你对我说的一切，我不在你身边弄得我片刻都感不到安宁：因为你既害怕危险，可见危险不完全是虚语。说实在的，防范危险发生很容易；几句话对你母亲一说，一切便可解决。不过我理解你，你不愿意采取使一切结束的断然措施；你想要的是使你避免失足的能力而不是斗争的荣誉。啊，可怜的表妹！……再说，如果那渺茫的希望……岱当惹男爵会同意把他的女儿——他的唯一的孩子——许给一个没有财产的小市民吗！你能这样希望吗？……那么你盼望什么呢？你要什么呢？……可怜的、可怜的表妹啊！……但我这方面你丝毫不用害怕；你的朋友会为你保守秘密。许多人可能认为把这种事暴露出来更为诚实，他们也许是对的。至于我，我可不是什么大理论家，我决不要背弃友谊、信义、信任的那种诚实；我认为每种关系、每种年龄各有它的格言、义务、德行；别人认为高尚的，我却认为是不义的，如果把一切混合在一起，我们不仅不能变聪明，反而变得凶恶。假如你的爱情并不强烈，我们来克服它；如果它很剧烈、用激烈的方法去攻击便会酿成悲剧；而友谊只应以适合于它的方法进行试探。然而在我的照管下你只管问心无愧地行动；你会

知道、你将看到一个十八岁的女监护人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我远离你并非为了自己快乐，乡村的春天也并不象你想的那样愉快：在这里同时要受寒冷和炎热两种罪；散步时没有荫凉，屋子里要生火。我的父亲虽然忙于建筑事务，也不免要注意到这儿的报纸比城里到得晚些。因此大家都要求最好回城里去；我希望四五天后你就可以拥抱我了。可是我感到忧虑的是，这四五天算起来不知有多少钟点，而其中有许多钟点是留给哲学家的。留给哲学家的，你听见没有，表妹？你要想到，所有这些钟点就只能为他而打鸣。

你不要感到脸红和低垂着眼睛。采取俨然的神色，你是办不到的；这于你的容貌不相称。你清楚地知道我即使哭起来也会笑，但我并不因此缺乏感情；我远离着你，但并不因此愁闷得少些；也并不减少对好心肠的夏依奥的哀悼。我无限感激你与我分担对她家属的照顾，我终生都不会抛弃他们的，而你如果失掉行善的一些机会时，你便将不再成为你自己。我同意这可怜的好太太是个爱唠叨的妇人，她那些唠家常的话相当随便，跟年轻姑娘们说话时不大顾忌，她也爱谈她的往事。因此我哀悼的主要不是她精神的品质，虽然在她不好的品质中也有非常好的东西。我哭她的去世，是哭她的好心肠，哭她的完美的依恋之情，这使她同时给我以一个母亲的慈爱和一个姐姐的信赖。她代替了我的整个家庭。我只依稀认得我的母亲，父亲倒也尽可能地爱我；我们失去了你亲爱的哥哥，我几乎不曾见过自己的弟兄：我现在就象被抛弃的孤儿。我亲爱的孩子，我剩下的只有你：因为你的好母亲，那就是我；你到底有道理，我还剩有你。我哭泣！所以

我真是疯了；我有什么可哭的？

附言：为防意外，我把这封信寄给我们的老师，使之更保险地送到你手中。

第八封信^{*}

致于丽

美丽的于丽，爱情的怪脾气真是难于捉摸呀！我的心所得到的虽已超过了期望，它却不快活！您爱我，您对我这样说了，而我还在叹息！我这颗不公正的心在没有什么可希冀时，居然还敢有所希冀；它以一些怪念头惩罚我，使我在幸福的包围中还感到忧心忡忡。您别以为我忘却了所承担的约束，或者失掉了遵守约束的意愿；绝对没有；可是看到这些约束仅仅压制我一人，而自以为那么软弱的您现在却坚强了，而且我发现您已在注意预防那些事，而我只须对自己作一点儿斗争时，一种秘密的不满扰乱了我的心。

两个月以来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除了您，什么也不曾改变！您的颓丧神态不见了；再没有什么厌倦和意志消沉了；一切的优雅风度都恢复了；您的全部妩媚又重现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也不比您更鲜艳；您又焕发出您的机智；您对大家有说有笑；您甚至对我也象从前一样开玩笑；而比其他一切更使我生气的是，您采取一种仿佛在讲说世上最有趣的事

^{*} 这里显然有脱节，这种情况在全部通信里常可发现。好些信是遗失了，有些信被剔除了，还有些则被删节；但重要情节没有缺少，这靠余下的信不难得到补充。——卢梭原注

情那样嘻嘻哈哈的态度向我发誓，说您要永远地爱我。

您说，您快说，用情不专的人呀，这是否表示一种强烈的激情必须进行自我斗争？而如果您有一丁点儿欲望要克服，那是否至少会窒息活泼精神？啊！您过去没有现在美丽，却可爱得多！我多么惋惜您那时感人的苍白，那是一个情人的幸福的珍贵保证！同时我还憎恨您那恢复了的不合适的健康，它使我不能安心！是的，比起您这使我屈辱的快乐的、神气、明亮的眼睛、红润的脸色来，我更喜欢看到你那病恹恹的神态。你难道能那么快就忘记了您恳求我的仁慈时的那副模样？于丽呀，于丽！这如此生动活泼的爱情怎能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

但最叫我气恼的是您既把自己交我来安排之后，您似乎对此又不放心，总在躲避着种种危险，仿佛您还在害怕。您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克制态度吗？我的不可侵犯的尊严能受得了您这种侮辱吗？打从您父亲离开以后，我们不但不能更自由，我反而几乎不能单独见到您。您那形影不离的表姐不再离开您了。我们又在恢复到初时的那种生活方式和原来的礼防，唯一的区别是那时您觉得是种负担，而现在您却觉得高兴了。

如此纯洁的敬意的奖励如果不是为了取得您的敬爱，又能是什么呢？如果要求我永远和自愿地克制世上最甜蜜的东西的您，对此不表示赏识，那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的确，我已经倦于无效地受苦和得不到奖励而使自己陷于最艰难的困境。怎么？您在不受惩罚地越来越美丽，同时您却在蔑视我，这是应该的吗？我的眼睛不断地凝望着您的美貌而我的嘴却

不敢接近它，这是应该的吗？最后，我自己放弃了一切希望，我作出这样痛苦的牺牲，却连起码的自以为荣都办不到，这也是应该的吗？不，既然您不相信我的诚意，我也就不愿再受约束：您想从我的诺言和您的审慎两者同时得到保证，这是种不公平的保证；不是您太负心，便是我太顾虑，我不再愿意放弃您未必能夺走的好运气。最后，我的命运虽然如此，我觉得我负起了超乎我能力的担子。于丽，请您自己保护好，我把对于一个忠诚的保管者太危险的保管物交还给您，您保护它花的心血要比您假装害怕它的那样要容易得多。

我一本正经地对您说：今后要依靠您自己，或是把我赶走，就是说剥夺我的生命。我负担了一项欠考虑的约束。我奇怪，我怎么居然能支持了这么久；我知道我应该负担下去；可是我感到力不从心。一个人勉强负担如此危险的任务，失败是应该的。请信任我，亲爱的、温柔的于丽，请信任这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只为您而活着；我永远崇拜您；但我可能偶尔丧失理性，当感觉错乱时可能犯下清醒时会感到恐怖的罪过。所幸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克制了两个月，您要因我受了两个世纪的痛苦而奖励我。

第九封信

自于丽

我明白了；罪恶的快乐和德行的光荣二者将使您生活愉快。您的道德就是这样的吗？……唉！我的好朋友，您做一个宽宏大度的人，未免厌倦得太迅速了！那么您这样做仅仅是玩花样吗？

您抱怨我的健康真是您关切的奇特表示！难道您是在希望看到我的疯狂的爱情终于毁坏我的健康，并等待我求您救命的时机吗？或者您打算在我凛然可畏时就尊重我，而当我态度变得温和时您就不再尊重我吗？这样的牺牲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好处。

您同样不公正地责备我想把您从自我苦斗中拯救出来，仿佛您不该因此感谢我似的。其次，您取消了自己承担的约束，认为是太沉重的负担；这样，在同一封信里您还抱怨您的负担太重，又抱怨它还不够重。请您好好想想这些事，不要使自己前后矛盾，使您那些所谓的抱怨较少地带有轻浮的色彩；或者抛掉所有这些与您的性格不符的伪装。不论您怎么说，您心里对于我的心比您装出来的样子是更为满意的：忘恩负义的人，您完全明白，我的心对您从未犯过错误！您信上那种诙谐的格调正好露出了您的马脚，因为如果您确是心神不安的话，信就不会写得那样富于机智。不过对您作无谓

的责备已尽够了，现在转过来谈谈有关我本人的事，这方面粗看起来您似乎说得较有理。

我明显感到我们两个月来平等和安静的相处，同我前面的声明并不协调，我也承认，您对这种对比感到惊讶是不无道理的。您初时看到我的失望神态，如今您又看到我太宁静；因此您指责我不专一的情感和任性的心。啊，我的朋友，您这种判断不是太严厉了吗？要认识我的心，需要不止一天的功夫。您等着吧，也许您会发现爱您的这颗心并不是跟您的心不相称的。

如果您能理解，那最初把我跟您联系起来的感情向我袭来时，我感到怎样的恐惧，您便能断定我心头的忐忑不安了。我是在一些严厉的格言之下教养出来的，最纯洁的爱情在我看来也是最大的伤风败俗。大家教导我或使我相信，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只要嘴里吐露出一个温情的字眼，她就堕落了；在我繁杂的想象里把罪恶和承认爱情二者混淆在一起；于是我有一种很可怕的想法：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之间很难看到有什么间隔。对自己的极端的不信任加剧了我的惊惶；提倡谦虚我当做提倡贞洁；难以言传的苦恼我看成是欲念的发作。我以为自己一开口说话便会失足，然而又必须说出来，否则便会失掉您。这样，我既已不能再隐瞒我的感情，便力图激发您感情的宽宏大度；我依靠您更胜于依靠自己，想引起您的荣誉感来保护我，指望于我自认为欠缺的您的力量。

我承认我搞错了；我一说出来，就感到宽慰；您一回答，我就平静了；两个月的经验教导我：我太柔弱的心需要爱情，然而我的感官却毫不需要情人。您是爱德行的，请您来判断，

这一幸福的发现使我觉得很高兴。从这耻辱的深坑——这是我的恐怖把我抛进去的——里出来，我尝到了纯洁相爱的美妙的快乐。这一状况成了我生活的幸福；它影响了我的性情和健康；我未必能想象出另一种更甜蜜的生活，爱情和天真无邪二者的协调，我认为那是尘世的天堂。

从此以后我不再害怕您了；而当我注意避免单独跟您在一起时，这既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因为您的眼睛和叹息表明，您的激情更多于您的理智；假如您忘记了您所作的承诺，我却不曾忘记。

啊！我的朋友，我怎么不能把充满在我心底的幸福与和平的感情输送到您的心灵中去呀！我怎么不能教您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最美妙的情景呀！心灵一致的魅力为我们跟天真无邪的魅力结合在一起：没有畏惧、没有耻辱来扰乱我们的鸿福；在爱情的真正快乐的怀抱里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谈论德行。

E v'è il piacer con l'onestade occanto. *

我不知道什么忧愁的预感在我胸中升起并对我叫喊说，我们只能享受苍天为我们规定的那仅有的幸福时刻。我对于未来只隐约看见分离、风暴、纷扰、矛盾；我看我们现在的景况，只有一个坏字不会有什么变化，是的，当一个更为甜蜜的纽带把我们永远联结时，我担心过分的幸福将迅速变为毁灭。占有的时刻是爱情的一种危机，而一切变化对我们的

* 那快乐便与诚实结合在一起了。——意大利诗人梅塔斯塔塞（1698—1782）的诗句。（意大利语）

爱情是危险的；我们只能遭到损失。

我为此恳求你，我亲切的和唯一的朋友，你要努力平息那虚妄的情欲的狂热，因为随之而来的永远是惋惜、悔恨、悲哀。让我们在和平中品尝我们目前的境况吧。你喜欢教育我，你也十分知道我喜欢听你教的功课。我们要使功课更频繁些；只要合乎规定，我们尽可能不分手；在我们不能见面时彼此写信，还要利用宝贵的时间，因为错过这段时间我们有朝一日也许会叹息。啊！愿我们的命运始终象现在这样并持续终生！精神进行装饰，理性发光辉，灵魂变坚强，心灵去享受：我们的幸福还缺少什么呢？

第十封信

致于丽

我的于丽！您说我还没有了解您，这话说得有道理。我总以为了解您美好灵魂的所有宝藏，但我又总是发现有新的。世上有哪一个女子象您那样能把柔情和德行结合起来，用后者节制前者，使二者显得更富有魅力？在这使我懊恼的智慧里，我发现某种可爱和诱人的东西；而您又如此亲切地弥补了您给我造成的缺憾，我差一点儿把这些缺憾当做宝贵的东西。

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切地感到，被您所爱是最大的幸福；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它；如果必须在赢得您的心和把您据为己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可爱的于丽，我决不会有片刻的犹豫。可是这种令人苦恼的取舍因何而起呢？自然界本来要二者结合的，为什么却变成不能相容呢？您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要尽情享受眼前的时光，要慎防由于我们的急躁而扰乱了它平静的运行。唉！愿时光流逝，也愿它幸运！但为了接受一种可喜的状态，是否应该忽略另一种更佳的状态，而且必须喜爱宁静胜过喜爱最高鸿福呢？会不会失掉可以更好地使用的时间？啊！假如一个人能够把一千年的寿命花在一刻钟，那么忧愁地计算他可活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

您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幸福，这些话全都是无可争辩的；我觉得我们本应该很幸福，然而我却不是这样。您嘴里说出来的聪明话没有用，大自然的声音更有力量。当它跟心声协调一致时，有抵抗它的方法吗？在这个尘世上，除了您再没有能牵惹我的灵魂和感官的东西了：是的，没有您，大自然与我何有；但大自然的权威是在您的眼睛里，它在那里是无敌的。

神圣的于丽，您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您只顾使人家的感官愉快，而不对您自己的进行斗争。人类的情欲仿佛是处在一个如此崇高的灵魂之下；因为您有天使的美质，所以您有天使的纯洁。我嘴里喃喃表示尊敬的纯洁啊，我怎样才能够不是使您降低，便是使我升高到您的地位呀！然而不行，我将永远在地上爬行，而且永远仰望着您在空中闪耀。啊！愿您在我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感到幸福；愿您享有您的一切德行；愿那企图玷污您的德行的卑鄙小人不得生存！愿您幸福；我将尽力忘掉我是多么可怜，我将从您的幸福中取得对我内心痛苦的慰藉。是的，亲爱的爱人，我认为我的爱情与它所热爱的对象同样完美；被您的魅力煽起的一切欲念都在您灵魂的完善中熄灭；我看到您的灵魂是那样地静穆，因而不敢扰乱它的安宁。每当我企图从您那里取得些许抚爱时，我不仅因为担心会冒犯您而缩手，更因为心里害怕损害您如此纯洁的最高幸福而终于止步不前。在我所渴望的种种利益里，我只看到对您最有价值的那些；我既不能使我的幸福跟您的协调一致，我便放弃了我自己的，您看，我是何等爱您。

您在我的感情里引起多少难以理解的矛盾呀！我既顺从

而同时又鲁莽，既急躁却又谨慎；我一抬头看您，内心便产生矛盾的斗争。您的眼神，您的声音，把爱情和天真无邪的动人的魅力带到我心里；要抹掉这神圣的魅力只能令人遗憾。我只有当您不在跟前时，才敢于作些大胆的遐想；我既不敢当面吐露心曲，便只好向您的画像倾吐；我在您面前不得不表示的拘谨，对着画像才得到报偿。

然而我在受苦，并且见憔悴；火在我的血管里流动；既不能予以扑灭又不能使之缓和，我想加以抑制，却反而激怒了它。我应该是幸福的，我同意是这样；我毫不抱怨我的命运；我目前的景况，即便是地上的国王我也不愿与之交换。可是，一种真正的苦恼在折磨我，我想逃避它而不可得；我决不愿意死，然而我在死去；我想为您而活着，您却在要我的命。

第十一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我感到一天天更加爱慕您：我已经不能再跟您分离；片刻的分离我都受不了；一见不到您，我便不断地想念您，我便要写信。

这样，我的爱情跟您一样在加深：因为我现在知道您在真正爱我，在担心自己不能称我的心；而从前您只是装模作样以便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您的心灵里是怎样控制一个激烈的想象的狂念的；我认为，您在现在的克制状态中比在当初的激情里有多过百倍的爱情。我也清楚地知道，您虽然处于十分受拘束的境况中，但绝非毫无快乐。对于一个真诚的情人来说，做些牺牲是很甜蜜的事，因为他所做的牺牲都会受到重视，而且在他所爱的人的心里没有一项会是白搭的。可有谁知道，假如您知道我多愁善感，您不会利用最巧妙的手法来引诱我吗？然而不，我是不公正的，您绝不可能对我耍手段。然而如果我聪明，我更须提防的是怜悯而不是爱情。您的敬意比您的激情更是千百倍地使我感动；我很害怕您在表达最诚实的态度时会终于成为最危险的态度。

我在倾吐心曲之际，必须向您说明一项我强烈感觉到而您应该确信的实情：不管财产、家长和我们自己怎样，我们

的命运已永远结合，我们只能共同幸福或不幸。我们的灵魂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有了接触，我们也到处感觉到了紧密的联结。（我的朋友，如果我应用您的物理课用得不妥当，请您指正。）命运固然可以分开我们，却不能把我们拆散。我们将只有同样的快乐和同样的痛苦；而且象您对我谈起过的情人们一样，据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同一的动作，我们在世界的两端也将感到同样的事物。

如果您曾想以我的幸福来换取您专有的幸福，那就请您抛弃这种想法吧。如果我的名誉有亏，您也不要指望能幸福，也不可能以满意的目光观看我的受辱和眼泪。我的朋友，请相信我，我了解您的心比您了解的远为清楚。如此真实和温柔的爱情应当懂得控制欲望；坚持己见会使您自己吃亏，而要是使我遭受太多的不幸，到头来您也会倒楣。

我希望您能懂得，把我们共同的命运让我来安排，对我们俩是何等重要。我把您看得跟自己同样珍贵，您对此有何怀疑吗？您以为我会有您不能分享的洪福吗？不会的，我的朋友；我和您有同样的利益，但更多一点儿理性以引导它们。我承认我比您更年轻；但您可曾注意，一般理性在女性身上虽然比较弱些，也熄灭得较早些，却形成得更早些，好比柔弱的向日葵，生长和死亡都比橡树更早些？从幼年时开始我们就背负着一种很危险的负担，要注意保存它，这就很快唤醒了我们的判断力；而这是洞察事物结果的极好的方法，它可以敏锐地感到我们会遭遇到的危险。我越考虑我们的处境，我越觉得理性要求您的，正是我以爱情的名义向您提的要求。因此，唉！您要顺从它的温和的声音，让另一个盲人（但她

手里至少拄着拐杖)来引导您。

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有没有互相了解的幸运,也不知道您是否在阅读时赞成由温柔的感情口授的这封信;我不知道我们在观点和感受方面能否协调一致;可是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即:两人中谁的幸福与另一个的幸福离得较近,那么这一个的意见应当更可取。

第十二封信

致 于 丽

我的于丽，您的来信的爽直是多么感人！我从来信中多么清楚地看到一个纯洁的靈魂的公正和爱情的溫柔关切！您的思想毫不矫饰和自然地流露着；这种思想给心灵以美妙的印象，那是一般矫揉造作的作风所办不到的。您用如此单纯的态度表达出颠扑不破的道理，必须加以深思才能感觉到它的力量；你不那么费劲便达到的崇高感情，人们都渴望把它们当作共同的思想方式。啊！是的，毫无疑问，决定我们命运的应该是您；我交给您的不是一种权利，我要求您的是一种责任，我请求您的是一种正义，我需要您的理性来补偿您曾使我的理性受到的损害。从今以后我要把我的意志的控制权一辈子交付给您；您可以象支使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的人一样支使我，我整个的存在将唯您是赖。您不用怀疑，无论您对我吩咐什么，我保证一定遵办。我相信我这样唯命是从的结果，我这个人一定会变得更有价值，你也会更加幸福。因此，我把我们共同幸福操心的事毫无保留地交给您，请按您的意思办，一切便解决了。至于我，我一时一刻都忘不了您，而想到您时又不能不抑制激动的心，所以我唯一操心的是做好您吩咐的事。

我们一起学习一年以来，我们的功课很少按部就班，也

几乎遇到什么就学什么，这多半为了考查您的兴趣而不是为了引导；此外，我们经常心烦意乱，以致思想不够清醒。视线不怎么集中在书上；嘴里虽在念书，却一直不怎么用心。您的表姐心不旁务，责备我们理解不深，她有幸可以轻易地超过我们。她不知不觉地成了老师的老师；我们有时虽然取笑她的自命不凡，但实际上在我们学过的功课方面，她是三人中唯一懂得其中的一些道理的。

为了补偿已失去的时间（哟！于丽，这时间可曾更好地利用过？），我设想了一种计划，凭它的方法大概可以弥补由于分心造成的知识上的损失。我现在把计划寄给您；我们将立刻共同研究它，在这里我仅仅作几点小小的说明。

我可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图炫耀博学，而且为旁人求知识多于为我们自己，那么我的方法是一文不值的：因为这种方法总是从许多东西里吸取很少一点儿，总是从庞大的书库里编成一本小小的集子。在大多数钻研科学的人看来，它是人们重视的钱币，但只有当人们拿它来交流时才能增加福利，它也只有流通中才有价值。如果剥夺我们的学者让人家听讲的快乐，那么知识对于他们便一无意义。他们在书斋里积聚知识，是为了对大家传播；他们只想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学者，假如没有欣赏的人，他们就不会再关心做学问了。^{*}想利用自己知识获益的我们，聚积知识不是为了转卖，而是

^{*} 舍奈克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说：“假如人家以不把科学显示出来为条件才把科学给我，那我决不要它”。崇高的哲学，原来你的用处就在这里呀！——卢梭原注

使之转而为我們所用；不是让我们自己增加负担，而是为了吸取营养。对课文少读多想，或者我们之间多进行切磋（这与上述的方法是一回事），这是便于消化的好方法。一个人靠思考的习惯总有一天会茅塞顿开，我认为这种由本人自己发现的事理总是比从书本获得的更好些；这是把那些事理很好地熔铸到脑子里去并化为已有的真正秘密；我们没有这样做，去接受人家塞给我们的现成东西，那几乎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富有；但蒙田^{*}说，人们借债并捐款给我们；人们教我们使用别人的财富而不使用自己的；或者甚至不停地积聚财富，却一点都不敢碰；我们就象那些只知充实自己的粮仓的吝啬鬼，坐拥丰富的财宝，却让自己饿死。

我也承认，这种方法对很多人是十分有害的，他们需要多读少思，因为他们的头脑长的不好，竟糟到连自己思考的一点也集中不起来。我向您介绍的方法正好相反，您在课文里放进您从中发现的更好的东西，您的活跃的思想在书本外构成另一本书，它有时比原来的那一本还要好。于是我们来互相交流思想，我可以对您谈些别人会想到的，您可以就同一题目对我谈谈您自己想的，上课以后我往往会比您得到更多的教益。

您要做的功课越少，就越应该好好挑选；这就是我挑选书的理由。正如我方才告诉过您的，学子们的最大错误是太

^{*} 蒙田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1592)：法国思想家和作家。——译注

相信他们的书本，又不太运用自己的智力，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理性几乎总要比所有的诡辩家更少欺骗我们。只消自己用心想一想，每人就会觉得什么是好的，也会区分什么是美的；我们不需要有人教我们认识这二者，在这方面除非自己愿意，人家不会硬来。然而极端的好和极端的美的例子是较少和较不易知道的；必须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在测定自然力量对我们的弱点的影响时，虚荣心让我们把自己身上感觉不到的品质看成是不可能的事；懒惰和邪恶就倚靠在这所谓的不可能上；对于人们不是天天见得到的东西，有弱点的人认为人们永远看不到它。这种谬论必须予以摧毁；应该习惯于感到和看到那些伟大的东西，以便排除不仿效它们的借口。注视那些神圣的典范时，灵魂就会提高，心灵就会昂扬；由于对这种典范进行思考，人们便力求成为与之相同的人，而且对于一切平庸的东西便会感到极端厌恶而不会继续容忍。

在我们内心更有把握找到的原则和规律，我们就不要到书本里去找。让我们把哲学家们对于幸福和德行那些徒劳的争论抛在一边；我们要把他们为寻找人应该怎样成为善良和幸福而丧失的时间，用来使我们成为善良和幸福，我们要为自己规定该仿效的一些伟大典范而不去追求那些虚妄的制度。

我永远相信善只不过是付诸行动的美，它们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完善的人性里这二者有着共同的根源。从这个观点出发，趣味是靠德行所用的同样方法完善起来的。一个受德行的魅力深深感动的灵魂，对一切其他种类的美应有

同样程度的敏感。人们锻炼目力有如锻炼感觉一样，或者不如说，极好的目力无非是精细和灵敏的感觉：这好比一个画家，看见一片优美的风景，或是站在一幅优美的画面前，对这些对象所感到的喜悦是一般观众所感觉不到的。有多少东西只能凭感觉才能看见，而且是说不出道理来的！有多少莫明其妙的东西那么频繁地复现，只有趣味能加以鉴别！趣味可以说是鉴别的显微镜；它使微小的东西得以认识，它的作用是在鉴别不起作用时开始发挥的。那么怎样培养它呢？应当象锻炼目力一样锻炼感觉，象用感觉来审察美一样用审查来判断善，是呀，我认为人们在初次看见于丽时，并非所有的心灵都会一样受到激动。

我的可爱的女弟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只让您学习有关趣味和德行的书；又为什么我采用整个示范教学法时，没有给您别的道德的定义而只给您一张有德之人的图表，不给您写好文章的别的规则而只给您一些写得很好的书。

因此我对过去我们的课文作了一些删节，您不要感到惊讶；我确信要使这些书有用，就必须加以压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灵魂不发生作用的书都不值得您去读。我们要取消除您懂的和喜爱的意大利语以外的语言书；我们要停止学代数和几何；我们甚至可以结束物理学，如果我敢于不让您使用其中的术语的话。我们可以永远放弃学现代历史，除了我们国家的以外；那也不过因为它是个自由和单纯的国家，在那儿可以找到现代的古代人。有人说，各人的本国历史才是最有趣的历史，您不要为这种人所蒙蔽。这种话是不对的。有些国家的历史简直没法读，除非是笨蛋或者调解人才去读

它。最有兴趣的历史是可以从中找到道德方面和各种性格的最高典范的，总之是最有教育作用的历史。他们会对您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和在古代人中间都同样多。这不是真的。您可以打开他们的历史，让他们闭嘴。现在有些民族面貌不清楚，他们完全不需要画家，有些政府没有性格，他们完全不需要历史家，只要知道人在那里所处的地位，就可以预先知道他干些什么事。他们会说我们缺少的是好的历史家；但不妨问他们是什么原因。这不是真实的。给好的历史以资料，那么好的历史家就有了。最后他们会说，一切时代的人都相似，说他们有同样的德行和同样的恶行；说人们赞扬古代人是因为他们是古代人。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古代用小的手段做大事，今天人们做事完全相反。对他们那时的历史家来说，古代人乃是现代人，可是教我们赞扬他们；肯定地说，假如后代到那时赞扬我们的历史家，那不是我们教的。

我为您那形影不离的表姐留了些饶有兴趣的书，那不是为您留的。除了彼特拉克、塔索、梅塔斯塔塞以及法国戏剧的大师们的作品之外，我既没有加进一些诗人的作品，也没有加进一些爱情的书，这是违背为女性置备的读物的惯例的。这些书能教我们什么爱情呢？啊，于丽，我们心里说的爱情比书里说的更多，而书本中模仿的语言，对于热恋中的人显得过于冰冷了。此外，这类阅读对心灵影响很坏，能使它怠惰并消蚀它的意志。反之，真正的爱情是一股吞没一切的火焰，它能把自己的活力带到其他感情中去，鼓舞它们，激发

新的精力。因此人们说，爱情创造英雄：命运注定成为英雄和有于丽作为情人的人是幸福的！

第十三封信

自 于 丽

我早就对您明白说过我们是幸福的；最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对于现状的稍微变化所感到的惆怅：如果我们有更强烈的苦恼的话，那么两天的分别能使我们这样难过吗？我说“我们”，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在分担我的焦急；他在分担，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他还为他自己感觉到焦急：这些事情我已不再需要他说明。

我们是昨天夜间才到的乡下；我到城里看见您的时刻还没有到；然而我这次出门已经使我发现没有您更觉不可忍受。如果您不曾禁止我学几何，我会对您说，我的焦虑是同时间和地点的间隔成正比例的，我深感距离增加了分离的苦恼。

我带来了您的信和您的学习计划，以便把二者仔细思考，我已经把第一件反复念了两遍：那结尾使我十分感动。我的朋友，我看到您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情，因为它还没有夺去您对正义事业的兴趣，您最敏感的心依然知道为德行作出牺牲。的确，利用教学的手段来败坏妇女是所有引诱手段中最该受谴责的。乞灵于小说来使自己的情人动心，说明自己的黔驴技穷。如果您在上课时使哲学屈从您的观点，如果为了您的利益力图作出对您最有利的安排来存心欺骗我，那您会很快被戳穿；但您的最可怕的引诱却是没有使用这种手段。当我

一心渴望爱情，而且心里萌生一种永恒的爱慕的需要时，我并不要求上苍使我与一个可爱的男子而是与一个心灵美好的男子结合：因为我清楚地感到，后一种男子虽然可能具有一切值得爱慕之处，却较不惹人反感，而且正直和荣誉使这种男子具有的一切情感增添了光彩。为了安排好我的爱好，象所罗门王一样，我有我曾要求过的东西，还有我所没有要求过的东西*。从中我看到实现自己其他心愿的好兆头，我的朋友，我也没有丧失总有一天能使您象理应有的那样幸福的信心。实现它的方法是迟缓的、困难的、可疑的，障碍是可怕的；我什么也不敢预先承诺；但请您相信，毅力和爱情所能做的我都不会放过。不过您要继续竭力获取我母亲的欢心，而且等我父亲回来的时候（他在供职三十年之后，终于要彻底退休了），您要准备承受一个性格暴躁，但十分尊严的老贵族的傲慢态度，他会爱您而不表亲热，敬重您而说不出口。

这封信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要到我家附近的小树林中去散步。啊，我可爱的朋友！我要领你到那儿去，或者不如说把你藏在心中带到哪儿去；我要选择我们可以一同徜徉的地方；我要留意可供我们逗留的僻静处所；我们的心在那些美妙幽静的地方会及早倾吐衷曲；这些地方更增进了我们相会时的喜悦；它们给予两个真正的情人以庇护而具有新的

* 《圣经·旧约》里的所罗门王要求耶和华赐给他智慧，耶和华对他说，我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见上书《列王纪上》第二章 9—13 节。——译注

价值，我独自一人竟不曾注意到同你在一起时它们的优美，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那构成这一带美景的天然小树林里，有一处比别的地方更为可爱，我置身其间最为愉快，因此我要使我的朋友感到小小的意外。他便不致说他总是彬彬有礼，也不致说我从来不是慷慨大方了：在那儿我将使他感到，不管那些庸俗的偏见，一颗心所给予的要比强行夺取的要宝贵得多。不过我生怕您那活跃的想象力难免过于奔放，因此我必须预先告诉您：没有那形影不离的表姐相伴，我们决不一同到小树林去。

说到她，我们决定，如果您不太生气的话，您星期一起来看我们。我母亲将派马车接我表姐，请您在十点钟到她那儿去；她会带您来；您将跟我们消磨一天，第二天吃过中饭后我们一块儿回来。

我的信写到这里时，我反复想到我寄这封信给您可没有在城里那样方便。我起初想让园丁的儿子瞿斯丹送还您的一本书，把书包上书皮，书皮底下夹着我的信；然而除了不能肯定您会想到找信之外，把我们生命攸关的事去冒这种险也是不可原谅的轻举妄动。所以我仅附去一张关于星期一会面的短简。把信留下当面交给您，况且我还有点担心小树林的秘密会引起过多的议论。

第十四封信

致 于 丽

你是怎么搞的呀！我的于丽，你是怎么搞的？你想奖励我，却害苦了我。我醉了，或者简直是疯了。由于这致命的亲吻，我的感觉糊涂了，我的全部能力都给扰乱了。你本来想减轻我的不幸吧！冤家呀！你却使不幸加剧了。我从你的樱唇上吸取的是毒药；它在发酵，它使我的血沸腾；它在杀害我，你的怜悯在要我的命。

这瞬间的幻觉、疯狂和陶醉的不朽的回忆呀，你永远、永远不能从我的心灵里抹去了；只要有于丽的魅力在我心灵里铭刻着，只要这颗激动的心能给我以情爱和叹息，你便是我生命的痛苦和幸福！

唉！我享受着一种表面的安宁；服从于你的最高意志，我不再唠叨那蒙你进行支配的命运。我抑制了那激烈冲动的冒失的想象；我给自己的目光蒙起一层薄纱，给自己的心加上桎梏；我的心愿只敢透露一半；我只是尽我可能地显得高兴。我收到了你的短筒便飞奔到你的表姐那里，我们来到克拉朗*，我看见了 you，我的心突突地跳着；你柔和的声音又给我

* 克拉朗 (Clarens)，瑞士伏州的小镇，滨日内瓦湖。自《新爱洛漪丝》出版后，该镇已成为瞻仰卢梭的胜地。——译注

的心带来新的激动；我身不由主地走近你，幸亏有你表姐在旁打岔才把我的张皇失措瞒过了你的母亲。大家游览过花园，又平静地用了中饭，你偷偷地把信递给了我，我在那位可怕的证人面前不敢看信；太阳开始西沉，我们三人在落日的余辉中都躲进了树林里，我那平静、单纯的心简直无法想象比我那时更甜蜜的状态了。

在走近那片小树林时，我心中不能不暗暗激动地注意到你们做的暗号和互相的微笑，还有你双颊的色泽浮起了一阵新的光辉。走进小树林时，我奇怪地看见你的表姐向我走过来，她快活地要求我吻一下，我不了解这个秘密，便抱吻了这位可爱的朋友；她虽那么可爱而辛辣，我却一时没有料到只有那颗心在控制着这感情。但一会儿过后，我不知怎么搞的，当我感到……我的手在颤抖……一阵甜蜜的战栗……你那玫瑰般的嘴巴……于丽的嘴巴……落在……贴在我的嘴巴上，我的身子给紧搂在你的臂弯里了？不，天上的火也没有比抱吻我那会儿的火更热烈和更迅猛了。在这神妙的接触之下我身体的所有各部分都集合在一起了。火随着我们灼热的嘴里的叹息一同喷发，我的心在幸福的重压下濒于死灭……这时我突然看见你脸色煞白，你美丽的眼睛闭合起来，你倚在你表姐身上一下子昏倒了。恐惧就这样扑灭了快乐，我的幸福转瞬即逝。

这致命的时刻以后发生了什么，我几乎全然不知。我所得的深刻印象再也不能磨灭。这是一种恩泽！……这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不，保持着你的接吻，我没有力量消受它们……它们太过激烈，太过沁人心脾；它们锐不可当；它们能

一直燃烧到骨髓……它们令我疯狂。只消一吻、唯一的一吻已使我神魂颠倒，不能恢复本性。我已不是原来的我，我看到的你也不再是同样的。我不再看到你象从前那样矜持和严厉；可是我感觉到和接触到的你依然象你那会儿一般，不断地贴在我胸口。啊于丽！不管我那再也不能控制的激情向我宣告怎样一种命运，不管你那严厉态度为我规定怎样的处置办法，反正我再也不能象我现在这样生活，而且还感到我终于必须不是在你脚下……便是在你臂弯里断气了。

第十五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我们必须分手一段时间，这一点是您答应服从我的第一个考验。既然我在这个时候这样要求，您要相信，我对此是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的；您一定很明白，我一定得这样决定；至于您，只要有我的意志，就不需别的了。

您早就要去瓦莱*旅行一次了。我希望您现在趁天还没有冷就去。秋天这里虽然还舒适，您已经看到唐—德—雅芒**的山尖已变白，再过六个星期我不会让您到如此严酷的地方去旅行。那么您争取明天就出发；您按我寄给您的地址给我写信，您到达锡翁***后也把您的地址寄给我。

您一直不愿对我谈起您事业的情况；但您不是在您的本土：我知道您在本土的产业很小，您在这里只能使您的产业受损失，而没有我，您是不会留在这里的。因此我可以假定您的一部分钱财是在我的钱包里，现在我给您寄一小笔钱装在这只盒子里，但不要当着送件人的面打开它。我绝不会不顾这种困难；我非常尊敬您，相信您会这样做。

* 瓦莱，瑞士一州名，西南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译注

** 唐—德—雅芒，伏州的高山。——卢梭原注

*** 锡翁，瑞士瓦莱州的大城。——译注

我不但禁止您没有我的通知就自行回来，也禁止您来向我们告别。您可以写信给我母亲或给我，简单告诉我们说，您因为一件意外的事而不得不马上动身，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就您回来前我的功课给我提些意见。这一切都要做得很自然，不带丝毫神秘的痕迹。别了，我的朋友；您别忘了您是带了于丽的心和她的安宁走的。

第十六封信

复 信

我读了您可怕的信，每一行都使我战栗。然而我会服从，我已承诺过，我应当这样；我一定服从。但您不知道，不，硬心肠的人，您决不会知道我的心作这样的牺牲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为了使我敏感，您本来不需要小树林的考验的：对于您无情的灵魂这是精细的徒劳的残忍；它不能再加深我的不幸了。

您将原封未动地收到您寄来的那只盒子。残忍而外再加以羞辱，这太过分了；虽然我已把自己的命运交您主宰，我却并没有把自己的荣誉交付您。这是个神圣的宝物（是我唯一剩下的，可叹呀！），到死都只能由我独自负责保管它。

第十七封信

反 驳

您的信使我感到惋惜；这是您从来所写的唯一欠考虑的一封信。

我竟冒犯了您的荣誉，为此我就该付出一千次我的生命吗？我竟冒犯了你的荣誉，忘恩负义的人！你不是早已看见我准备把自己的荣誉交付给你了吗？那么我冒犯的那个荣誉在哪儿呢？卑劣的心，不知好歹的灵魂，你告诉我吧。啊！你多么可鄙，你只有于所不知道的那种荣誉！怎么！想彼此分享命运的人们却不敢分享彼此的财富，而那个以为属于我的人竟因我的赠与而认为受辱！他是什么时候起把接受所爱的人的东西看作耻辱的？是什么时候起一个心所给予的东西会辱没接受它的那个心的？然而有人鄙视接受别人赠予的人；有人鄙视入不敷出的人。是谁在鄙视？是把荣誉放在财富里的灵魂卑下的人，是用黄金来衡量德行的灵魂卑下的人。一个有德的人能把自己的荣誉用这类卑下的准则来衡量吗？甚至带偏见的有理性的人对赤贫者不是也青眼有加吗？

毫无疑问，有的不义之财是正直的人不应该接受的；但须知它们使赠予者蒙羞的程度也并不轻些；馈赠的堂堂正正的施予总应当得到堂堂正正的接受；所以我的心没有谴责我

这样做，反而以此为荣*。我认为，一个男子如果只要有女人肯付钱就可出卖自己的心和情意，那是最卑鄙不过的了；但是在两颗结合的心之间，共有财富却是正义的，也是一种义务；如果我手头所存还比您的多的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保存着，我没有把它给您当做是我欠您的。啊！假如爱情的赠与是种负担，那么什么样的心才算是感恩的呢？

您以为我预备接济您的那些钱是放弃了自己的需要吗？我现在就来给您一个无可辩驳的反证。在我第二次寄给您的钱包里有比第一次多一倍的钱，而且我还可以把钱数再加一倍。我父亲给我的生活费，数额的确很有限，但这笔钱我从来不需动用，因为我母亲很关心我，供给我一切，还不算那足够维持我生活的我做刺绣和花边的两项收入。我确实并不总象现在这样富有；那要命的激情的烦恼长期弄得我忽略了梳妆打扮，那也要花费掉我多余的积蓄；这又是一层理由按我所做的那样来支配我的钱：由于您造成的不幸而必须羞辱您一番，唯有爱情才能抵偿您的过失。

现在言归正传。您说荣誉不准您接受我的赠与。如果是这样，我无话可说，我也同意您不把荣誉作让与的意见。假如您能对此作出证明，那么就明白地、无可争辩地、不带徒然的花言巧语地提出来：因为您知道我痛恨诡辩。到那时您可以把钱包还给我，我收回它毫无怨言，而且以后不再提起

* 她是对的。对于这次旅行的秘密原因，大家可以看出费用的支出是最正当不过的。十分可惜的是这项支出没有获得较好的利益。——卢梭原注

这件事。

但是我不喜欢那些吹毛求疵和伪装自尊的人，如果您没有充分理由而再度退还那盒子，或者您的理由站不住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再见面了。别了；请好好想想。

第十八封信

致 于 丽

我接受了您的赠与，我不去看您就出发了，我现在远离着您；您现在该为您的专制感到高兴，我也是相当听话了吧？

我无法向您谈我这次的旅行；我不大知道它是怎么造成的。我三天走了八十公里；我离开您的每一步也进一步把我的身躯跟我的灵魂分离开来，还给我以提早死亡的感觉。我准备向您描写我将看到的東西。真是徒劳的计划！我所看到的只有您，我能向您描绘的也只有于丽。我近来一次次经受的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使我不断地陷于恍恍惚惚的状态；我虽离开了，但总觉得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在赶路和问路时脑筋才有些清醒，这样，我不曾离开魏韦*时就到达了锡翁。

就这样我找到了诀窍，既能躲避您的严格规定，又能够不违抗您的意愿而见到您。是的，狠心的人，您虽然乖觉，也不能把我完全跟您分离。我对自己实行流放的只是身子的极小的部分：我身体所有活的部分依然不断地在您身旁。它不受惩罚地在您的嘴唇、胸口和您全部具有的魅力上徘徊；它

* 魏韦 (Vevey)，瑞士伏州的城市名、在日内瓦湖边。——译注

象一缕细微的雾气般无往而不浸润；我如今拂逆您时要比过去顺从您时更为幸福。

我在这里须会见一些人，须处理一些事情；这使我感到烦恼。我并不抱怨孤独，在孤独中我可以一心思念您并神游到您的左右。实际的生活把我拖回到现实，这最使我受不了。我草草地把事情办完，以便赶快脱身，并能够在我认为此地最美的荒野地方尽情地徜徉。当不能跟您一起生活时，就必须逃避一切并在世上孤独地生活。

第十九封信

致 于 丽

除非您的吩咐，什么都不能把我留在这里；我在这儿度过的五天，已足够处理我的事务，假如与我的心无关的也可以称做事务的话。现在您再没有什么借口，也不能让我滞留在远离您的地方让我痛苦了。

我开始为我那第一封信十分担心；这封信是我初到时写好和投邮的；地址是正确无误地按您寄给我的照抄的；我的地址也是同样细心地寄您的；如果您准时复信，它应当到我手里了。然而始终不见复信，我那不安的头脑简直想不出它迟误的任何可能的和不幸的原因。我的于丽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能在八天里突然打破世上最甜蜜的联系。我这个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成为幸福的人，却有成百万个方法使我成为不幸的人，这样一想我便浑身发抖*。于丽，您会忘记我吗？啊！这是我所担心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我可以坚决对待

* 人们会对我说，改正语言的错误是编辑的职责。不错，如果编辑能重视这种改正，或者对于能修改文体而不进行改写和损害原作，那是好的；当编辑对自己的笔头能相当有把握地不以他的错误来代替作品的错误时，那是好的。总而言之，让一个瑞士人象学院院士那样说话对书有什么好处？——卢梭原注

其他的不幸，但我只要对这事发生疑虑，我灵魂的全部力量就会垮掉。

我知道我的担忧没有多少根据，但心里却不能平静。我对我的不幸由于远离着您而不断加深；仿佛我的痛苦还不够似的，我又平添这种犹疑去刺激其他的不幸。我的忧虑初时还不太强，突然动身的麻烦、旅行的紧张，这些都给我的烦恼开玩笑；它们在平静的孤独里都重新活跃起来。唉！我在挣扎；一把致命的剑刺穿了我胸膛，痛楚只有在受伤后好久才感到。

我读小说时对于情人们别离那冷冰冰的怨诉曾嘲笑过何止百次。啊！我那时怎么知道有一天跟您别离时我竟会如此难受！今天我体会到一个平静的心很少具有对激情的判断力，而任意取笑自己不曾经历的情感又是何等的荒唐。可是要告诉您吗？在想到离开您的决定是您作出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令人快慰和亲切的思想使我缓解了远离您的痛苦。我觉得来自您处的不幸不如命运加给我的残酷；如果这种不幸能使您满足，我决不会不愿意领受；它们是将来得到奖励的保证，我十分理解您的心灵，不相信您会对我残酷到令人蒙受纯粹的损失。

假如您想考验我，我不再有怨言；的确应当让您知道我是坚定的、能忍的、听话的，总而言之，决不负您保留给我的财富的。上帝呀！假如这是您的意志，那么我只能抱怨所受的苦太不够。啊！是的，为了在我心头培养一项如此美好的期望，如果有可能，请想出更能与它的价值成比例的痛苦来吧。

第二十封信

自 于 丽

我同时收到了您两封信；我从您第二封信所表明对第一封信的遭遇的焦虑中看到，当想象力走在前面而理性不能同样赶上去，便常常让前者单独前进了。您以为在到达锡翁时有信差作好准备，只等您的信就上路，一到达这里就把这封信交给我，而我的复信也会同样顺利吗？实际并非这样，我的好朋友。您那两封信是同时送给我的，因为一星期只经过一次*的信差只带了第二封信才出发。分送信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的转信人把我的信悄悄地交给我也需要时间，而那个信差到后的第二天并不就从这儿回去。这样一切经过精确计算，只要信差的日子选得合适，我们彼此收到对方的复信需八天；我对您这样解释，是为了能一劳永逸地安定您焦急的情绪。您在抱怨命运和我不上心的时候，您且看看我却在巧妙地打听一切可以保证我们通信和防止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办法。我让您来判断，更体贴的关心到底是在哪一边。

我的好友，我们别再提那些忧虑啦。啊！您不如尊重和分享我所体会到的快乐：在离家八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最

* 现在是经过两次。——卢梭原注

好的一位父亲！他是星期四那天晚上来到的，从这幸福的时刻起我只想着他*。你啊，除了生育我的父母，你就是我世上最爱的人了，你为什么用你的信和争吵使我伤心，又扰乱一个团结家庭原来的欢乐？你希望我的心不停地只关心你；可是请你告诉我：对于一个没有人性的姑娘——她那爱情之火使她忘记血缘的义务，情人的抱怨使她对一个父亲的抚爱无动于衷——，你的心能爱她吗？不，我尊敬的朋友，不要用非正义的责备来毒害那如此祥和的感情启示我的纯洁的快乐。你的心灵是如此体贴和善感，当一个高兴得心直跳的父亲把女儿拉到怀里时，他那圣洁的拥抱对于女儿是何等神圣，你能不理解吗？啊！你认为那时能有片刻的分心，而且也能有悖常理吗？

*Sol che son figlia io mi rammento adesso.***

然而您不要以为我把您给忘了。一朝被爱，人家还能忘得了他？不，一些较为生动的印象会持续若干时期，但不会因此抹去其他印象。看到您出发，我并非不感到惆怅，将来看到您归来，我也并非不感到高兴。可是……要有耐性，就象我一样，因为必须这样，不要再多问。要确信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尽量早叫您回来；也要想到有的人哀叹别离之苦，声调很高，那常常不是最感痛苦的人。

* 从前文所述可以证明她这是在说谎。——卢梭原注

** 那时我想起的一切，即我是他的女儿。（意大利语）

第二十一封信

致 于 丽

这封如此热烈盼望的信，我收到时感到何等痛苦呀！我在邮局里等候那个信差。邮包一打开，我就报了自己的姓名；我惹人厌烦；当人家告诉我有封信时我直颤抖；我心情激动，急不可耐地要信，信终于领到了。于丽，我看到了你可爱的手所写的笔迹！上前接受这珍贵的信件时，我的手颤抖着。我想把信上神圣的字迹亲吻一千遍；胆怯的爱情何等小心谨慎呀！我不敢把信放到嘴上去，也不敢对着那么多人拆开。我赶忙溜走；我两个膝盖在打战；我的激动在加剧，我几乎认不得路了。在第一个拐角我把信拆开了；狼吞虎咽地读着；刚刚读到你很好地描述你拥抱这位可敬的父亲快乐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有人瞧着我，我溜进小巷去躲避路人；在那儿我分享着你的感情；我在想象里热烈地拥抱这位我不大认识的幸福的父亲；大自然的声音使我回忆我自己的父亲，于是在对他崇敬的回忆里我又淌下了泪水。

无与伦比的姑娘呀，您想从我空虚和伤心的知识里学些什么呢？啊！应该是向您学习，学习那人心应有的善行、诚实，尤其要学习您身上特有的德行、情爱和大自然的神圣的和谐！是的，没有什么圣洁的情爱在您心灵里没有它的地位，您的心由于特有的敏感性而能予以区分；我自己为了调节自

己的心灵，认识到应该象过去使我的行动服从于您的意志那样，还要把我的一切感情服从于您的感情。

然而您的情况跟我有那么大的不同！这一点得请您注意。我说的决不是门第和财产，因为荣誉和爱情在这方面应该弥补一切；然而围绕着您的，是钟爱您和赞美您的人们：一个慈爱的母亲和一个视您为掌上明珠的父亲的关怀；一个仿佛跟您同呼吸的表姐的友爱；以您为荣耀的整个家庭；以看到您诞生为骄傲的整个城市，大家都关心和分享您的好心肠；爱情不过是血亲和友情所剩下的微小部分。可是我呢，于丽，唉！我四处飘泊，没有家，也几乎没有国，世上我只有您，唯有爱情代表了一切。因此您不要觉得奇怪，虽然您的心最为敏感，我的心却更知道爱情；如果我在许多方面不及您，至少在爱情方面我能超过您。

可是您别害怕我还会以我冒失的抱怨来向您纠缠。不会的，我尊重您的快乐，因为它们是如此纯洁，也因为它们是您所感受的。在我脑海里，我为此形成了一幅动人的景象，我在远处与您分享它；既然不能以我自己的幸福为幸福，我便以您的为幸福。不管使我远离您的是什么理由，我都表示尊重；因为即便我不赞成，我也得服从您的意志，那么我又何必一定要知道这些理由？保持沉默难道比远离您对于我更难受吗？啊，于丽！须知您的心灵支配着两个形体，而您的心灵钟情于选中的那一个将永远是最忠诚的：

Nodo più forte,

Fabricato da noi, non dalla sorte. *

因此我沉默了；一直等到您愿意结束对我的放逐为止，我将趁没有冰封时漫游瓦莱群山，以便努力减轻我的愁苦。我发现这鲜为人知的地区很值得人们观光，对于懂得欣赏的游客，它不乏可以赞美的风景。我将竭力从那里汲取若干值得您高兴的观感。为了使一位漂亮女人高兴，需要描写一个可爱和文雅民族的情况；但是对于你，我的于丽，啊！我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幸福淳朴的民族的图画是你的心所需要的。

* 最坚实的纽结，是我们而不是命运所创。（意大利语）

第二十二封信

自 于 丽

第一步终于跨过去了，问题是关于您的。虽然您瞧不起我的学问，我的父亲却对之感到惊讶：他没有少称赞我在音乐和绘画*方面的进步；我的母亲事先得知您曾说过坏话**因而大为惊讶；我父亲除了纹章学一门认为被忽视而外，对于我的一切才能都很为满意。可是这些才能不可能无师自通；所以要说出我老师的名字；于是我煞有介事地列举出所有他打算教我的学科——有一门除外。他回想起上一次旅行时曾好几次见过您，看样子他对您没有留下什么不良的印象。

接着他打听您的财产：人家告诉他说财产是中等的；又问起您的出身：人家告诉他说出身是正派的。“正派的”一词在一个贵族听来意义十分含糊，这就引起了怀疑，经过追问，得到了肯定。当他知道您不是贵族出身，便问起每月付您的薪水。我母亲这时说话了，她说薪水的话提都没法提；又说反而您还经常拒绝所有微不足道的馈赠，这种一般不致被推

* 在我看来，这真是个学者，二十岁就这样博学！真的，到二十时于丽要庆贺他不那么博学了。——卢梭原注

** 这事在一封写给她母亲的信里提到，该信措辞不明确，也没有被收进本集子里。——卢梭原注

却的礼品，是她想方设法要送给您的；然而这自尊的态度只能刺激起了他的自尊心。而且反倒受惠于一个平民的这种思想他受得了吗？因此决定提供给您一笔酬劳，如果遭到拒绝，那么不管您那众所周知的优点，您便要被辞退。我的朋友，这便是为了我那位非常可敬的老师而进行的一场谈话的梗概，在这场谈话过程中他的谦恭的女学生的心并不是很宁静的。我认为不能不赶快通知您，以便您留下时间把这事加以考虑。您一经作出决定，别忘了通知我：因为这事属于您的权力范围，我的权力达不到那里。

我不安地知道您在山间驰骋，这倒不是因为据我看来您在那里得不到很大的消遣，也不是您未来见闻的详情细节对于我自己不会十分有趣；而是担心您受不了那样的劳累。此外，季节也已经很晚，一切随时都会盖上白雪；我预料您对于寒冷比对于疲劳更难于忍受。如果您病倒在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为此将永远不能自慰。那么我的好友，回到我附近的地方来吧。回到魏韦来还没有到时候；但我希望您住在一个气候比较不严酷的地方，我们彼此互通信息也更方便些。我让您自己选择您逗留的地方。只是注意别教这儿有人知道您的所在，而且要谨慎而不要显得神秘。这个话题我不准备再多说；我确信您会注意审慎，既为了您的利益，尤其为了我的利益。

再见，我的朋友；我不能更久地跟您交谈了。您知道我需要多大的谨慎来给您写信。不仅如此，我父亲带来了一位可敬的外国人，他的老朋友，从前在战争中曾救过他的命。您可想而知，我们不得不很好地接待他。他明天就要走，因此

为了向这样一位恩人表示我们虔诚的热情起见，我们得趁余下的时间赶紧为他准备一切的娱乐。有人在叫我，必须搁笔了。再说一遍再见。

第二十三封信

致 于 丽

本来需要长年考察研究的一个地区，我只花了不到八天就周游到了；但除了风雪在驱逐我之外，我还想在信差到来之前赶回来，我希望他给我捎来一封您的信。还没有等到您来信，我就开始写这封信，等接到您的信以后，如有必要，我再写第二封来作答复。

这里我不向您作关于我旅行见闻的详细报告，我已经写了一篇纪行，我打算亲自带给您。我们的通信应当用来写彼此最密切相关的事情。我只想对您讲讲我内心的情况；向您报告用您的财产所做的是应该的。

我是怀着对自己的痛苦感到悲哀以及对您的快乐感到安慰的心情出发的；因此我处于某种颓丧郁闷的境地，这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心不是没有魅力的。我步行徐徐攀登相当崎岖的山径，我请了一个人当向导，在整个行程中，我发现他与其说是个雇工，倒不如说是个朋友。我本想耽于沉思，但总是被一些出乎意料的风光转移了我的思想。一会儿是倒坍的硕大无朋的岩石耸立在我的头顶之上。一会儿是高悬、喧腾的瀑布以浓雾笼罩了我。一会儿是一般永恒的激流在我的身旁展现出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有好几次我惘然走进一个茂密的森林的幽暗里。有几次我从一个山洞中出来，一片喜

人的草地突然使我的目光感到十分舒畅。未经开辟的大自然和已开发的大自然那惊人的混合到处显示出人们的巧手，那儿人们本来以为是人迹未曾到过的地方：在洞穴近旁可以发现房屋；在本来以为只有荆棘丛生的地方可以看到葡萄棚，葡萄树生长在粗耕的土地上，优良的水果长在岩石上，悬崖下还有耕地。

使这片古怪的土地如此奇妙地对比分明，那不仅是人力的结果，大自然仿佛也乐于插一手，促成它与自己相对抗，人们在同一地方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面貌：东边布满着春天的花，南边是秋季的果实，北边是冬季的白雪：大自然在同一时刻联合着一年四季，在同一地方有一切气候，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相反的土壤，把其他各地的平原和阿尔卑斯山的物产联合为一种陌生的和谐。这一切如果再加上视力的错觉、不同光照的山峰、阳光与阴影的乍明乍暗，以及朝夕不同光线的晦明变化，您便能得出那使我不断为之赞叹并感到置身于一个真正舞台的连续场面的若干概念：因为垂直的山峰的景色能一下子和强有力地映入眼帘，这就强于平原的景色，平原只能倾斜地映入眼帘，只能看到个斜面向远处伸展，不能一览无余。

在第一天，我觉得恢复了心的平静，我认为那是气象万千的美景的结果。我赞美那最无感觉的物体对我们最活跃的激情所具有的控制力，我还蔑视不能象一系列无生命的东西那样影响人们灵魂的那种哲学。然而这种平静状态持续了一夜，第二天又增强了，我便很快断定这里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其他原因。这一天我来到了最低的山上，然后我跑遍了高

低不等的山头，又登上了我力所能及的最高山巅。在云雾中漫步了一阵，随后到达了一处晴朗的地方，从那儿夏季可以看到雷电和暴风雨在下方形成；哲人心中太虚构的图象从来没有那样的实例，要么只存在于人们拿来作为象征的那些地方。

就在这里，在我所处的清新空气里，我恍然意识到我情绪起了变化，以及长期丧失了的内心宁静得以恢复的真实原因。的确，这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到的普遍印象，不过并非大家都能注意到，即在空气纯净的高山上，人的呼吸感到更容易，身体觉得更轻松，脑筋也更灵活；肉体方面的快乐较不热烈，激情更能节制。那儿沉思采取我说不出的某种与我们目击的物象相应的崇高伟大的性质，带有我说不出的某种没有刺激和肉感的平静的快乐。人们在上升到人寰以上的天空时，仿佛把一切低劣的和尘世的感情都抛弃了，而且随着接近于苍天，人们的灵魂也沾染到了天上永恒的纯净。人们到那儿会变得严肃而不忧郁，平静而不慵懒，既乐生又多思：一切太强烈的欲念淡化了；使人感到痛苦的那种尖锐性消失了；在心头只剩下轻松愉快的感觉；这便是舒适宜人的气候使在别处感到苦恼的激情能够造福于人。我认为，常住在这种地方，任何强烈的激动、任何忧郁症都能烟消云散；我奇怪，有益健康和良好的山间空气的沐浴何以不能成为医疗上和精神上的灵验的药方：

*Qui non palazzi, non teatro o Ioggia;
Ma'n lor vece un'abete, un faggio, un pino,
Trà l'erba verde e'l bel monte vicino*

Levan di terra al ciel nostr'intelletto. *

请设想一下我方才给您描写的印象并加以综合，您便可获得我现在愉快的心境的若干概念。您可想象，千百种惊人的景色的复杂、伟大、美丽；想象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都是些崭新的东西、奇异的禽鸟、稀有的和不认识的植物以及观察那可以说是另一个世界并置身在一个新的世界中的快乐。所有这些对眼睛形成一种无法形容的混合，它的魅力还由于空气的清新而增大，空气使色彩更鲜明，线条更清晰，使所有的观点接近起来；距离比在平原上显得更小，平原上空气浓厚，给土地蒙上了面纱，地平线使眼睛看到更多的事物，好象容纳不下似的；总之，这里的景色有种说不出的神奇、超自然，它能悦人心目，使人们忘掉一切、忘掉自己，也不知身在何处。

如果我在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中没有体会到一种更甜蜜的乐趣的话，我便会将旅行的全部时间都花在揽胜这唯一的快乐上。您将在我用淡淡的笔触所作的描绘中看到他们风俗的淳朴、心灵的稳健以及那种安详的宁静，他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排除了痛苦而不是因为要品尝快乐。但我所不能给您描写和人们难于想象的是：他们那无私的仁爱，还有他们对待一切出于偶然或者好奇心而来到他们那儿的他乡人的那种好客的热情。我便是个突出的证明。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来这

* 不是宫殿、亭榭、剧场、而是橡树、黑松树、山毛榉从绿草上高耸在山巅，它们仿佛连同树尖把人的眼睛和思想带着直上云霄。（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里仅仅靠向导的帮助。当我夜里到达一个村子时，每人都殷切地给我提供他们的房屋，以致我感到选择为难；而被选中的那一家显得那么高兴，我最初把这种热诚看成是由于贪欲。可是当我把房东家吃住几乎当作住旅店后的第二天，房东拒绝收我膳宿费，甚至对于我付钱还感到是冒犯了他，我便感到很惊讶；以后到别处去也是一样。这样看来，那是纯粹好客的热诚（通常是温和胜过活泼的），我却把它的热诚当作是企图获利。他们的无私是如此完满，以致我在整个旅程中竟找不到地方投放一个巴搭贡*。的确，在这样的地方，房主不收他们招待花费的钱，仆役不收他们服务的钱，到处找不到一个乞丐，那么钱能用在哪儿呢？然而金钱在上瓦莱是非常希罕的，但正因此那儿的居民生活很宽裕：因为货物很充足，又不向州外销售，州内消费不奢侈，山地的耕者把劳动视为乐事，因而不减勤劳。假如他们有更多的金钱，他们将必然变得更穷苦；他们很聪明，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地区虽有金矿，但他们禁止开采。

这些习俗与下瓦莱的相反，在对比之下，我起初感到非常惊讶，下瓦莱处在通意大利的路上，人们相当厉害地敲诈来往过客；在同一民族里那如此不同的情况，我很难理解。一个瓦莱人向我解释这种道理。他说：“在山谷地带来往的都是些商人和其他专门从事交易牟利的；他们留下他们获利的一部分给我们是公道的，我们对待他们象他们对待别人一样。但在这里，没有什么生意可吸引外地人，我们确信他们旅行不

* 当地的古钱币名。——译注

是为了牟利；我们接待他们也是这样。来访问我们的都是客人。因为他们喜欢我们，所以我们也以友谊接待他们。”

他又笑着补充说：“此外，这种接待花钱不多，很少有人想靠它得利。”我答复他说：“啊！我同意；在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获利或炫耀而生的民族里我们该怎么办？幸福的和真正的人，我确信，要在你们中间优游，我们至少总得跟你们有些相似才行。”

在他们的接待里，我觉得最愉快的是他们和我双方都没有丝毫拘束：他们在他们屋子里生活仿佛没有我在场似的，我在那里也我行我素，好象只有我独自一人似的。他们毫不理解要向陌生人表示敬意的那种讨厌的虚荣心，好象为了向他表示自己是主人，至少这一点得服从他。假如我不表示意见，他们便认为我愿意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如果我只消说一句想照我的方式生活的活，我绝不感到他们会有丝毫反感或惊奇。在知道我是瑞士人以后，他们对我讲的唯一的恭维话是：我们是弟兄，我在他们中间应当象在自己家里一般；这以后他们对我的行为不再进行什么阻挠，甚至不再认为我对他们照顾的真诚抱有丝毫怀疑并对享受他们的供应感到丝毫不安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单纯：儿童达到了懂事的年龄，就可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仆役跟他们的主人同桌吃饭；同样的自由统治着家庭，也统治着共和邦，家庭便是国家的缩影。

我唯一不能痛快享受自由的事是吃饭时间的过度延长：如果称我的心，我完全可以不参加一同吃饭；但既然参加了，那就得留在那里大半天，还要喝很多酒。能想象一个男子，而

且是个瑞士的男子而不爱喝酒的吗？说实在的，我承认好酒是美好的东西，我也不讨厌贪杯，只要没有人强迫我。我始终注意到虚伪的人是不喝酒的，而对宴饮有很大保留的多半表征一种虚伪的习俗和双重人格。一个心地坦白的人较少害怕大醉前的热情唠叨和亲切的交心；然而应当适可而止、避免过分。这在我却很难办到，因为有那么坚决饮酒的瓦莱人，又有当地那么烈性的美酒，而且桌上从来见不到水来掺酒。我怎么敢于如此傻乎乎地戏弄清醒者和使如此好心肠的人生气？因此我出于感激而酒醉；而且既不能用我的钱包来交付我的份子钱，我使用我的理性来偿付。

另一种习俗使我同样感到尴尬，那便是在席上有太太和女儿们象仆役般站在我椅子背后服侍，甚至在做官人家也一样。法国人对女性的殷勤也许会为补救这种失礼而伤脑筋，尤其象瓦莱妇女，即便是女仆的容貌，她们这样服务令人心神不安。您尽可相信我，在我眼里她们都很美丽，而我是看惯了您的，所以我审美的眼光是不含糊的。

象我这样对于自己居留地方的习俗的尊敬更甚于对妇女献殷勤的习俗的人，我平静地接受她们的服侍，我那一本正经的态度就好象堂·吉诃德在公爵夫人家里一般。我有几次拿座上客的大胡子和粗鲁的神气同那些年经胆怯的姑娘的耀眼的容颜作对比而逗人发笑，只消一句话就会使她们脸红，因而越发显得可爱。然而她们魁梧的胸脯我不免有些反感，它们白皙得耀眼，它们的一个优点我敢用唯一的、兜着纱的模特儿——它的线条我曾悄悄地观察过，为我勾划出了那以世

界最美丽的胸脯作模型的著名的杯子的轮廓*——作比拟。

当您发现我对于您掩藏得很好的秘密知之很详时，可不要感到惊讶：我这样做有违您的本意；一种感觉有时可以启发另一种感觉；不论怎样小心翼翼的提防，最审慎的组合总会露出些微小的隙缝，视线透过它们可以起到直接接触的效用。贪婪而大胆的眼睛不受惩罚地暗暗窥视花丛下的花束；它在花束和罗纱下徘徊，让手掌感到它所不敢碰的那弹性的抵抗。

Parte appar delle mamme acerbe e crude;

Parte altrui ne ricopre invida vesta,

Invida, ma s'agli acchi il varco chiude,

*L'amoroso pensier già non arresta.***

我也注意到瓦莱州女人服装方面的一大缺点：连衣裙的背后太短，看起来象是驼背；这样打扮连同她们小而黑的头饰以及服装的其他部分形成一种奇特的模样，不过实在说来，它既不缺乏简朴，也不缺乏优雅。我带给您一套瓦莱妇女的服装，希望您穿的合身；它是照本地体态最匀称的姑娘的身材缝制的。

正当我兴高彩烈地遍游这鲜为人知和值得欣赏的这些地

* 斯巴达的传说中的公主、著名美女海伦（Hélène）曾把一只以自己的胸脯为模型雕成的琥珀杯奉献于希腊罗德岛上的雅典娜神庙。——译注

** 她那弹性而结实的乳房隐约可见：一件遮羞的衣服有名无实地掩蔽着那大部分；爱慕的欲望比眼睛更为尖锐，穿过一切障碍渗透到里面。（塔索）（意大利语）

方时，我的于丽，您到底在做些什么？难道您的朋友会把您忘怀吗？于丽能被忘怀！这还不如说忘怀我自己？我是只依附于您而存在的，那么我能须臾离开您而独存吗？我从来不曾更清楚地注意到，我凭自己的本性在不同地方按我的心情来安排我们共同的生活。当我悲哀时，生命往您那边躲避，到您所在的地方寻找安慰；这就是我同您离别时体会的情况。当我快乐时，我也不能独自享受，为了同您分享，我招呼您到我这儿来。这便是整个这次旅游所发生的情况，这时各式各样的景象纷纷呈现在我心头，我引导您到处跟着我。不是我们一起走，我便一步也走不动。一处风景在我不曾急忙向您指点时，我决不去欣赏它。我遇到的所有的树木都荫蔽过您，所有的草地都充当过您的坐席。有时候，我坐在您身旁，我帮助您浏览各种景物；有时候，我站在您脚边，我欣赏着一处更宜于善感的人静观的美景。遇到路上有障碍时，我看您轻盈地跳了过去，象小鹿跟在它母亲后面跳越一样地轻快。需要穿过一处激湍时，我大胆把一个如此可爱的身体紧抱在我的双臂里，我极愉快地慢慢越过激湍，同时看到快要踏上的道路而深感惋惜。在这平静的地方，大自然动人的景物，未经污染的清新的空气，居民淳朴的习俗和他们平和而可靠的智慧，姑娘们可爱、腼腆和天真的优雅，这一切都使我想到您，愉快地映入我眼帘和心灵，描绘出了我到处追求的那人的倩影。

我满心激动地对自己说：“我的于丽啊！我怎么不能在这人所不知的地方同你一起度过我们的岁月，欢庆我们的幸福而不管人们的看法！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把我的心集中于你一

人身上，并使自己成为你的天地！我崇拜的爱，那时您将享受到应享受的敬爱！至乐的爱情，到那时我们的心灵将永远享受到您了！长久和甜蜜的陶醉将使我们忘却岁月的流逝，当年龄终于稳定了我们初期的热情，共同思想和感受将在它的激情之后继之以同样温馨的友爱。年轻时代培养的一切真诚的感情连同爱情一起，有一天将充满广漠的空间；在这幸福的民族中间，我们将以它为榜样，实践人间的一切义务；我们将永远结合着好好工作，不充分生活够决不与世长辞。”

邮车到了；必须结束我这封信并跑去领取您的信。到这会儿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唉！我在幻想中是幸福的；我的幸福与幻想同在；现实将对我怎样呢？

第二十四封信

致 于 丽

我马上答复您信里关于支付的问题，而且感谢上帝，我在这方面用不着考虑。我的于丽，下面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所谓荣誉，我区分为出于舆论的和出于对自己尊重的两种。第一种由比汹涌的波涛更变化不居的空泛的偏见组成；第二种则以道德的永恒原则为基础。世俗的荣誉可能对财产地位有利；但它不能渗透进灵魂，对真正的幸福丝毫不能影响。反之，真正的荣誉组成幸福的本质，因为人只有从它那里获得内心满足的永恒感情，而唯有它能使思考的人幸福。我的于丽，让我们把这些原理应用于您的问题上，它马上就可解决。

假定我自认为哲学教师，并象寓言中的那个疯子一样收费教人家以智慧，这职业在上流社会的眼里显得是低下的，我也承认其中有些可笑的东西；然而因为人不能绝对靠自己维持生活，而且只能就近靠他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所以我们把蔑视劳动看作是最可怕的偏见；我们不会愚昧到为了这种荒谬的意见而牺牲幸福；您不会因此减少对我的尊敬，而当我靠着我培养的技能谋生时，也不致成为最可怜的人。

但说到这里，我的于丽，我们还要作别方面的考虑。把

别人的看法撇在一边，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从您父亲那里收受我教您功课的那份工资，向他出卖我一部分时间也就是我自己，那么我对于他事实上是什么人呢？是个雇工、一个他雇佣的人、一个听差一类的人；为了对他的信任和对属于他的一切的保证，他将取得我也象仆人那样的默认的诺言。

然而一个父亲还有什么能比他独生女儿于丽——即便是于丽以外的别人——更宝贵的财宝？那么向他出卖他的劳务的人将怎么办？他将自己对于她的感情保持沉默吗？啊！你知道这是否可能！或者毫无顾忌地把心事吐露出来，因而去冒犯那个他应该对之忠心耿耿的人的最敏感的心灵吗？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老师只不过是是个无信义的人，他践踏最神圣的法律，* 是个阴险小人，是个诱骗人的仆役，法律判他死刑是十分公正的。我希望听我说话的你能够理解我；我怕的不是死，而是该受到的耻辱和我自己的鄙视。

当您看到爱洛漪丝和阿培拉尔**的书信时，您就知道我

* 不幸的年轻人，他看不到他让人家表示感谢而拒绝付给他以金钱，他却更加违犯了神圣的法律！他不是进行教育而是破坏，不是培养而是下毒；他使一个受骗的母亲感谢他教坏了她的孩子。然而人们看得出他是诚心爱德行的，但他的激情使他陷于迷误；如果他激烈的青春不为他辩护的话，即使他言辞华美，他也不过是个恶棍。这两个情人是值得同情的；唯有母亲是不可原谅的。——卢梭原注

** 阿培拉尔 (Pierre Abélard, 1079—1142) 和爱洛漪丝 (Héloïse, 1101—1164) 是法国历史上实有人物，前者是有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后者是他的学生，二人彼此相爱并秘密结婚，后被迫分离后互通书信。他们之间的书信是拉丁文学中的名著。——译注

对您讲过的关于这本读物和那个神学家的品德的话。我始终同情爱洛漪丝；她的心天生是为了爱的；但是我总认为阿培拉尔是个命该如此的坏蛋，他对于爱情和德行都一窍不通。我既这样评价，我还要摹仿他吗？宣扬那种自己不准准备实行的道德的人活该倒霉！被激情蒙蔽了眼睛到如此地步的人，很快会受到它的惩罚，并丧失掉对感情的情趣，他就是为了这些感情而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一旦荣誉抛弃了爱情，爱情就会失去它最大的魅力：要体会它的整个价值，心灵必须对它尊崇奉承并让它在抬高所爱恋的对象时也抬高我们。丢掉它的完善的思想，也就丢掉了它振奋的能力；丢掉尊敬，爱情便没有什么了。一个女人怎么能尊敬一个自己不要脸的男子？这男子又怎么能够崇拜一个不怕委身给一个使人堕落的邪恶者的女人？这样，他们就很快互相鄙弃；爱情对于他们将只是可耻的交易；他们必然名誉扫地，也不会获得幸福。

我的于丽，两个同等年龄的情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俩燃烧着同样的激情，被相互的情爱联结着，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妨碍，他们双方都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没有法律禁止他们相互的结合。最严厉的法律也只能因为他们相爱而处罚他们；彼此相爱的唯一惩罚是必须永远相爱的义务；如果世上有什么不幸的地方有蛮不讲理的人打破这些纯洁的爱的结合，那么必然会被这种强制引起的罪行所惩罚。

睿智和有德的于丽，这便是我的理由；这不过是对您的一封信里以如此的气势和机智向我陈述的理性的冷静的评论；但已足够向您指出我对这些意见已钻研到多深的程度。您总该记得我没有坚持拒绝您的馈赠，虽然我残留的偏见对此

抱有反感，我还是默然接受了，因为在真正荣誉里的确找不出拒绝它的充分理由。可是这里是义务、理性和爱情本身都以我无法否认的声音说话了，因此我不能不听。假如必须在荣誉和您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的心是准备失掉您的；我的心太爱您了，于丽啊！所以我以这个代价来保持您。

第二十五封信

自 于 丽

我亲爱的朋友，您这次旅行的叙述是很动人的，它使我喜欢它的作者，即使我不认识他也一样。可是其中有一段我要责备您，——您总能猜到是哪一段——虽然我忍不住要笑您的狡猾，您靠这种手段拿塔索作掩护，象躲在护墙背后一般。什么？您怎么会不觉得写给一般人和写给自己心爱的人二者之间的差别？爱情是如此胆怯、如此审慎，在礼貌方面不需要更多考虑吗？您会不知道这种风格不合我的趣味，而且设法要使我不愉快吗？但这里我对于不该重提的题目也许说多了。不过我太关心您的第二封信，所以我不详细答复您第一封信了。那么让我们把瓦莱放到下次再谈，现在先处理我们的事；这已经够我们麻烦了。

我知道您要采取的方法。我们彼此十分了解，所以不必再在这些道理上纠缠。如果什么时候道德离开了我们，请相信我，那并不是我们缺少勇敢和牺牲所引起的。* 突如其来的攻击立刻会发生抵抗行为；一当敌人迫使我们拿起武器时，我希望我们能战而胜之。在睡梦里，在和平休息时，最应当提

* 大家就会看到预言未必都能同发生的事情相一致。——卢梭
原注

防突然袭击；但灾难的持续不断特别使压迫难于忍受；心灵抵抗激烈的痛苦比抵抗连续的悲哀显得更轻松。我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承担的便是这种艰苦的战斗：责任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是英雄的行为，而是对于不断的苦难的更为英雄的抵抗。

这些我很清楚地预见到了：幸福的时刻象闪电般过去了；不幸的时刻已开始，没有人能帮我判断它何时结束。一切使我惊慌和丧气；一股致命的郁闷之气袭击着我的心灵；想哭泣而没有明确的原因，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看不出未来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灾祸；我心里抱着希望，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唉！树从根上被砍断了，树叶上浇水还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朋友，我感到别离的沉重负担压迫着我。我觉得没有你，我不能生活；这最使我害怕。我每天在我们一块儿住过的地方徘徊了上百次，但始终找不到你。我在往常的时刻等待你；时间过去了，你却沒有来。我看到的一切事物给我以有你在场的印象，却又告诉我已经失掉你了。你是不会受这种可怕的折磨的：只有你的心能告诉你说我在思念你。啊！你可知道，痛感别离之苦的是留者，你的处境比我好得多呢！

假如我敢于出声长叹，假如我敢于道出我的苦楚来，那么在我悲叹不幸时，我的不幸将感到缓解；然而除有几声伏在我表姐胸口偷偷地吐出的哀叹而外，我必须抑止住其余一切叹息，必须忍住我的眼泪，必须在临死之前微笑。

*Sentirsi, o Dei! morir,
Enon poter mai dir:*

《*Morir mi sento!*》*

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不幸，不断地加深了我最大的不幸，而对你的回忆越使我烦恼，我却越喜欢思念它。我的朋友，我温顺的朋友！你来告诉我，你可感觉到，一颗受折磨的心是多么温和，愁思怎样使爱情发酵的？

我本想告诉您许许多多事情；但考虑最好还是等到确实知道您的地址后再说，而且我现在写信时的心绪也不允许我继续把这封信写下去。再见了，我的朋友；我现在搁笔，但请相信，我的心不会离开您。

短 筒

我通过一个素不相识的船夫送去我写的这张短筒，送达地址照旧，我通知你，我在梅耶利，在它的对岸选好了我的住所，以便至少可以用目光欣赏我不敢靠近的地方。

* 上帝啊，自知要死了，却不敢说：“我觉得要死了！”（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第二十六封信

致 于 丽

我的状况在不几天里竟起了变化！我那么多的苦恼同我靠近了您的那种愉快心情搀和在一起！有多少悲愁的回忆在向我围攻！我的恐惧使我预见到多少障碍！一个敏感的心，这是上苍命定的施舍，于丽啊！接受这种施舍的人，他在地上所能期待的只有悲哀和痛苦。他是气候和季节的卑微的玩具；太阳或云雾，阴天或晴天，都能操纵他的命运，他将随风的意向而变化其喜乐和哀愁。他作为偏见的牺牲品，他心灵的正当的意愿将碰到那荒谬的行为准则所设置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人们惩罚他，因为他对每件事抱有正直的感情并用真实的而不用习俗的眼光来作判断。他轻率地耽于真与美的神圣的爱好，而贫困那沉重的锁链却把他困住在耻辱中，这就足以使他陷于不幸。他忘记自己是人而去寻求最高的洪福；他的心灵和他的理智将永远不停地斗争，他无限的欲望将为他准备着永远的匮乏。

这便是我的残酷的处境，使我陷入其中的既有压迫着我的那命运，又有抬高我的那感情、又有蔑视我的你父亲，还有成为我生命的快乐和烦恼的你本人。没有你这个命定的美人，我决不会感觉到我心灵深处的崇高同我财产的低下的那种难堪的强烈对比；我将平静地生活和快乐地死去，也不会

去想到我在大地上占着什么地位。可是如今既看见了你，却又不能占有你，虽爱慕你而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被爱而又不能幸福，住在同一地方而又不能生活在一起！……我那不能忘却的于丽啊！我那无法战胜的命运啊！你们在我心头激起多么可怕的斗争，我既不能克服我的欲望，又不能克服我的无能为力！

多么奇特和不可想象的现象！自从我住到您附近后，我脑筋里只盘旋着悲惨的思想。也许我住的地方促成了这种愁思；我的住地是凄凉可怕的；它最符合于我的心境，比这儿惬意些的地方，我也许不会住得这么耐心。一连串光秃秃的岩石临着河岸，并围在我住处的四周，冬天使它更显得可怕。啊！我感到这一点，我的于丽，如果必须跟您断绝交往的话，我不再有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季节了。

在猛烈的激情的冲动之下，我无法安定；我拚命奔跑，登山，我投身于岩石间，我大踏步走遍附近各地，并发现到处的景物都带有压迫我内心的同样的惨状。再也看不到绿色，野草是黄黄的而且枯萎了，树木已经凋谢，东北风和凛烈的朔风卷起了雪堆和冰层；整个自然界在我眼里显得死气沉沉，正象我心底的希望一样。

在岸这边的岩石中间，在一处偏僻的隐蔽所里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从那儿我望到了您居住的那幸福的小城的全貌。您设想一下，我的眼睛多么贪婪地望着这可爱的住所。第一天我作了千百次的努力想辨认出您的住宅；可是相隔十分遥远，使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于是我觉察到我的想象力欺骗了我疲乏的眼睛。我便跑到本堂神甫那里借了个望远镜，靠着

望远镜，我看见，或自以为看见了您的房子；从这时起我整天整天都在隐蔽所里度过，我静观着那包含了我生命源泉的幸运的四壁。不顾当前的季节，我早晨就到那儿去，到了晚上才从那儿回去。我点燃的树叶和一些枯树枝，再加上我的跑路，都用来为我防御极度的寒冷。我对于这荒僻的地点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我甚至带了墨水和纸来；现在我就在从附近岩层中被冰冻分裂出来的一块石头上写这封信。

我的于丽呀，正是在这里，你这不幸的情人将结束他今世也许是最后的快乐的享受了。正是在这里，穿过空气和墙壁，他敢于偷偷地深入到你的闺房里来。你那可爱的容貌依然使他倾倒；你那温柔的目光使他垂死的心活跃；他听见你那悦耳的嗓音；他还敢于从你的臂弯里寻觅他在小树林里体会过的那种喜悦。一个在欲望中迷途的激动的心灵，它的徒劳的梦呓！这时我迫使自己清醒过来，我至少也得观察一下你那天真无邪的生活的细节，于是我想象着我曾有时在有些地方是幸运的目击者的情况。我总看见你忙着照料人家，这使你更受人尊敬；对于你那无限的善良，我心中欣喜地感动不置。早晨我对自己说：“现在她已从宁静的沉睡中醒来，她脸上带着鲜艳的玫瑰色，她的心灵享受着安宁的和平；她在向创世主奉献那不会丧失善行的一天。现在她来到了她母亲房里，她那柔顺的孝心在向她的双亲倾诉；她在家务琐事上给他们减轻负担；她也许在调解一个冒失的仆人，也许在对她进行秘密的劝告，也许还在为另一个仆人求情。在另一个时候她不厌麻烦地从事女红；她以有用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她用各种美术活动来增加自己优雅的趣味，用舞蹈来

发展自然的轻盈体态。”有的时候我看见一样雅致而朴素的首饰点缀那本来不需要修饰的妩媚。这里我看见她在向一个尊敬的牧师请教一桩关于某个贫苦家庭的不为人知的苦难的事；那里她又在援助或安慰一个悲伤的寡妇和被弃的孤儿。一会儿她在跟女伴们说说笑笑中把活泼爱闹的女青年带上智慧和优良风气的正道。有的时候，啊！请原谅，我甚至敢于看到你在关心我：我看见你那变温柔的眼睛在浏览我的一封信；我从那温柔忧郁的目光中看到你在勾画你幸运的情人的线条；我又看到你以如此亲切的感情在向你的表姐讲到他。于丽呀！于丽呀！我们莫非不能结合？我们的日子莫非不能一块儿过？我们莫非永远分离？不，愿这可怕的思想永远不会在我脑海里出现！顷刻之间，这思想把我全部柔情变成了狂怒：疯狂驱使我从一个岩穴跑到另一个岩穴；我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和叫喊；我象一头被激怒的母狮般咆哮；除了放弃你而外，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是的，为了占有你，要末就是死，我没有不能做的。

我的信就写到这里，我只等可靠的机会把它寄给您，却从锡翁收到了您在那里写的信。信中透露出的悲哀气氛倒抚慰了我的悲哀！您所说的我们分离两地而能心心相印，我看这真是明显的例子！我承认您的愁思是更有耐心的；我的愁思则更为急躁；可是同样的感情必须按性格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色彩，丧失更大者引起更大的痛苦，这是十分自然的。我说什么啦，丧失？嗨！谁能忍受这样的丧失？不，这您毕竟要知道，我的于丽；我们彼此相依为命，这是苍天永远不变的判决；这是必须听从的第一条法律；这是我们生活上必须

跟能使之变得惬意的人相结合所首先关心的。我看到，我慨叹你在你虚妄的计划里迷了路，你想越过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你忽略了唯一可能的方法；诚实的热情夺去了你的理智，那么你的德行只能是种妄想了。

啊！如果你能象现在这样永远年轻、光辉的话，我便只祈求苍天让我知道你永远幸福，让我一生中每年看见你一次、仅仅一次，而其余的日子只要从远处了望你的住所，在这些岩石中间崇拜你。然而可叹呀！望望那永不停止的星辰的迅速飞驰；它飞走，时间很快逃逸，机会不再来：你的美貌，甚至它也有尽期；它一旦也要衰谢和消失，正象一朵未经采摘也要凋落的鲜花一般；然而我呢，我哀叹，我痛苦，我的青春在泪水中衰老并在痛苦中枯萎。请想想，请想想，于丽，我们为了快乐已经有多年平白地过去了。请想想这些岁月永远不再回来；我们往后的岁月，如果我再让它们逃逸，也将象过去的一样。盲目的情人哟！你在为我们将不再存在那个时候寻求一种空想的幸福；你凝望着遥远的未来；你没看见我们在不断地日趋衰竭，而我们那被爱情和苦难所耗尽的心灵将消蚀和象水一般流失。回头吧，现在时间还不晚，我的于丽，从这可悲的谬误中回头吧。丢掉你的计划，做个幸福的人。来，我的灵魂呀！把我们存在的两半片结合在你情人的臂弯里；来面对苍天——我们私奔的指引者和誓言的证人——，我们宣誓我们俩生死同心。我知道你是用不着我来说服，你不畏惧贫困的。愿我们幸福又贫穷，啊，我们将获得怎样的宝藏！但我们决不要给人类丢脸，认为整个大地没有一个给两个不幸的恋人的庇护所。我有一双手，我很强壮；

靠我劳动挣得的面包，你吃起来会比筵席上的菜肴更味美。一顿由爱情烹调的饭食能是乏味的吗？啊！温柔的、亲爱的情人，我们即便仅仅只有一天是幸福的，没有享受到幸福，你就愿意抛弃这短促的生命吗？

我只有一点要对您说，于丽呀！您总知道古时习俗的朶加特峭壁*，那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情人的最后庇护所。这里有好些方面很象它：岩石是陡峭的，水是深深的，我又是处在绝望中。

* 朶加特 (Leucade) 是希腊伊奥尼群岛中一岛屿。面积 292 平方公里，首府亦名朶加特。按习俗，不幸的情人都从其峭壁上跃下自杀。——译注

第二十七封信

自格兰尔

我的痛苦几乎使我无力给您写信。您的不幸和我的一样，都到了极点。可爱的于丽生命垂危，也许没有两天可活了。她为了使您远离所作的努力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就您的问题而跟她父亲的第一次谈话给了她新的打击：最近另一些忧虑增加了她的激动，而您最后一封信更是火上浇油，她为此那么激动，经过一夜可怕的心理交战，以致昨天发了高烧，而且热度还在不断升高，终于说起昏话来了。在这状态下她不断地叫您的名字，而且激烈地说到您，这说明她一心想着您。大家尽可能不让她父亲近前；这足够证明我的姑母抱有怀疑：她甚至忧心忡忡地向我问起您是否回来了；我看出她女儿的危急暂时抹掉了一切其他的考虑，如果在这里看见您，她不会生气。

那么来吧，别再耽搁了。我故意雇了这条船给您送这封信；它由您吩咐，您就搭它回来好了，尤其不要丧失片刻时间，如果您要重见从所未有的最温柔可爱的情人的话。

第二十八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你的离开我使我的生命变得很苦，这生命是您使它复生的！什么样的康复呀！比寒热病和说昏话更可怕的激情使我濒于死亡。狠心的！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离开了我；你要离开我八天，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啊！如果你知道这疯子居然敢向我提出那种建议！……而且是那样的口气！我私奔！跟他！拐走我！……这倒霉蛋！……我抱怨谁？我的心，我那可耻的心对我说这样的话要多过他百把次……伟大的上帝！如果他全都知道了，那会怎么样？……他会因此发疯，我会被拐走，就得离开家……我发抖了。

于是我的父亲终于把我卖掉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做商品，当做奴隶！他牺牲我来还债！他拿我的命来抵他的！……因为我很明白，我从此难免一死。野蛮和不近人情的父亲！他能当得起……什么！当得起的！这是父亲中最好的；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同他的朋友结合，这便是他的罪过。可是我母亲，我那慈爱的母亲！她给我造成了怎样的不幸？……啊！多得很：她太爱我了，她葬送了我。

格兰尔，我该怎么办？我会变做什么人？汉茨老不来。我不知怎样把这信寄给你。在你收到它以前……在你回来以前……谁能知道？……女逃亡者，女流浪者，为人所不齿的……

完了，无可挽回了，祸到临头了。过了一天，一小时，一会儿，也许……谁能知道避免他的命运？啊！不管我在哪里活着或者死掉，不管在什么阴暗的庇护所里我在蒙耻偷生，格兰尔呀，你要记得你的朋友……唉！不幸和耻辱改变着人心……啊！假如有一天我忘记了你，那它一定大大地改变了。

第二十九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留着，啊！留着，决不要回来：你就是回来，也太晚了。我不应该再见你；我怎么受得了你的目光呀？

你到哪儿去了，我温顺的朋友，我的保护者，我的守护天使？你抛弃了我，所以我完蛋了！怎么！这要命的旅行是如此必要和如此紧迫吗？在我一生最危险的时刻你能撇下我，让我单独照顾自己？你由于这有害的疏忽造成了多少悔恨！它们将同我的眼泪一样永久。你的损失同我一样无法补救，想另外找一个对得起你的朋友，并不比想恢复我的纯洁更容易些。

我这该死的说的是什么呀？我既不能说话，又不能沉默。当悔恨在叫嚷时，沉默又有什么用？整个宇宙不在责备我的错误？我的耻辱不是写在所有一切东西上了？如果我不把我的心倾注到你的心里，我就得闷死。而你这随和而太信赖的朋友，你没有什么要自责的？啊！你那时怎么不泄露我的秘密？这是你的忠诚、你那盲目的友爱，这是你那倒霉的宽容断送了我。

什么魔鬼唆使你把他这个造成我的耻辱的狠心的人叫回来的？他那背信弃义的护理使我起死回生可不是为了使我成为可耻的人？这个野人，让他永远滚蛋！让他剩下一点儿怜

悯能感动他；让他别再来到我面前，以免成倍地加重我的痛苦；让他放弃观看我的眼泪的那种野蛮的快乐。我在说些什么，唉！他是完全没有罪过的；有罪的只是我一人；我的一切不幸都是我自作孽，我只能责备我自己。可是罪恶已经败坏了我的灵魂；它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教我们诿过于他人。

不，不，他决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他的有德的心灵并不懂侮辱他心爱者的那种卑鄙的技巧。哟，毫无疑问，他比我更懂得爱情，因为他更善于自我克制。我曾有百来次目击他这种斗争并取得胜利；他眼睛冒出欲望的火花，在盲目的激情的冲动下他向我奔过来，他又突然停步；仿佛有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包围着我，他那猛烈但是纯正的爱情从来不曾逾越过它。我过于大胆地观看着这危险的场面。对于他的激情我感到心神不定，他的叹息压迫着我的心；我分担着他的苦恼，只知道同情它们。我看到他在痉挛的激动中几乎要晕倒在我脚下。也许唯有爱情才能宽恕我；啊，我的表姐，是怜悯之心断送了我！

致命的激情仿佛用一切德行作伪装来引诱我。就在这一天，他以更大的激情敦促我跟他走：这足以使最好的父亲们悲伤，这是用匕首捅进母亲的胸怀；我抵抗，我恐怖地拒绝这项计划。看到我们的心愿永不可能实现；对这种不可能性还必须对他保守秘密；对如此服贴和温顺的情人既鼓励了他的希望在前，如今又要愚弄他，使我为此感到歉疚，——这些都抑制了我的勇气，增添了我的软弱，扰乱了我的理智；这里必须不是气死我那两位生命的创造者，便是让我的情人或者我自己活不成。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便选择了我自

己的不幸；我忘记了一切，只记住了爱情：就这样，一瞬间理智的丧失使我永远毁了。我掉进了女儿家决不能再出头的那耻辱的深渊；如果我活着，那只能更不幸。

我哀叹着想在地上寻找一点儿慰藉；我只能找到你，我可爱的朋友；不要剥夺我如此美好的支持，我恳求你；不要收回你温馨的友谊。我已丧失了这样要求的权利，但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它。愿怜悯代替尊重。来吧，我亲爱的，打开你的心扉倾听我的哀诉；来收受你的朋友的眼泪；如果可能的话，保护我免受我自己的蔑视，使我可以相信，我还没有完全丧失掉，因为我还保留着你那颗心。

第三十封信

复 信

不幸的姑娘！唉！你怎么搞的？我的上帝！你本来是那么聪明！在你这么可怕的处境和它使你陷入的忧伤中，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是否说些加重你那可怜的心的负担的话？或者送给你些我的心也不会接受的安慰的话？向你指出本来面貌的事物呢，还是符合于想象的事物？神圣和纯洁的友谊，把你那甜蜜的幻觉带给我的思想，并在你启发我的温柔的怜悯中把你再不能挽救的不幸首先来对付我。

你知道，我早就担心你现在哀叹的不幸了。我对你说了多少回，可你就是听不进去！……这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啊！现在这些话说也是白搭了。毫无疑问，我当时无疑会把你的秘密泄露出来，假如这样做能挽救你的话；但我对于你那太敏感的心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我看出它在受那吞噬一切而无法扑灭的火的煎熬。我感到在这颗激动着爱情的心里不是得到幸福便只有死亡，而当死亡的恐怖迫使你淌着那么多眼泪打发你那情人出走时，我断定不用多久不是你不再存在，便是他很快会被叫回来。可是当我看到你对于生活失去了兴趣并如此逼近死亡时，我简直慌了手脚！不要去责怪你的情人，也不要责怪你自己，这罪过的主要负责者是我，因为我预见到了而没有预防。

我的确是违背自己意愿而出发的；你知道我不得不服从；假如我当时认为你已濒临失足的危险时，即便把我粉身碎骨也不能使我们分离。我料不到失足得这么快。你还很衰弱和没精打采，一次非常短促的分手我觉得可以放心：我没有预见到你将面临的危险的选择；我忘记了你本身的衰弱已使那颗受苦的心不能抵制它自己。我因此要求自己的心灵原谅；对于当时救了你生命的错误我深为后悔；我没有那种铁石心肠让你抛弃我；我如果失掉你，我会忧伤得死去，所以我宁愿你哭泣着活下去。

可是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眼泪，亲爱的温顺的朋友？为什么要比过失更大的悔恨，以及这非你应得的自鄙自贱呢？心的弱点可以抹却所受那么多的牺牲？还有你遭受的危险，不是你的德行的一种证明？你只想到你的错失，却忘了它之前的所有艰难的胜利。如果你比那些作抵抗的女子更多进行战斗，你岂不是比她们有更多的荣誉？如果没有什么能为你辩护，你至少可以想想那能原谅你的。我多少知道一些人家所谓的爱情；我总能够抵抗它引发的激情；但对于类似你的那种爱情我大概会少抵抗些；所以虽然不曾战败过，我在贞洁方面还是比你差些。

这种话你听来也许觉得不入耳；但你最大的不幸却是使这些话成为必要的；只要能不说这些话，我可以豁出命去，因为我讨厌坏的格言更甚于坏的行为。^{*} 如果错误还没有犯，而

^{*} 这种感情是正确的，也是健康的。放荡的激情引起坏的行为；然而坏的格言腐蚀理性本身，使去恶从善不再可能。——卢梭原注

我坏到对你这样讲，你也坏到肯听我，那么我们俩都是坏透了的人。现在呢，我亲爱的，我应该对你这样讲，你也应该听我，不然你就得完蛋：因为你身上还保留着千百种优良品质，只有自尊才能保全，过分的自愧和随之而来的自贱必然会破坏这些品质；只有你确信自己还有价值，你才真的有价值。

因此你要慎防陷入一种危险的灰心丧气中去，它比你的脆弱更使你屈辱。真正的爱情是否为了使心灵变坏吗？爱情犯了一次错误，这决不会剥夺你那真与美的高贵的热诚，后者总是使你升高到你自身以上。

太阳上不是有黑子显现吗？一种德行虽然变了质，你还有许多的德行在着呢！难道你会因此变得较不和善、较少真诚、较不谦逊、较不乐善好施？总而言之，难道你会因此较不值得我们大家的尊敬？荣誉、仁爱、友情、纯洁的爱情在你心里难道都会因此较不珍贵？即使如果你将不再有的那些德行，你会因此而减少对它们的热爱？不会的，亲爱的、善良的于丽：你的格兰尔在怜惜你的同时崇拜你；她知道、她感觉到你心灵里依然具有一切珍贵的品质。啊！你要相信我，你即便再有多少品德会丧失，任何比你规矩的姑娘还是不及你的。

说到底，你要为我留下；我可以在一切方面安慰你，只要不失掉你。你第一封信使我战栗。它几乎使我迫切盼望第二封，若不是我在同时收到它。你竟想抛弃自己的朋友！打算没有我就逃走！你绝口不谈你的最大错误：就是这一点，你应当为此感到百倍的脸红。可是负心人只想到自己的爱情

……听着，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宰了你。

我以极端焦急的心情计算着我被迫远离你的时间；这时间残酷地延长着。我们在洛桑还得待六天，过后我便要飞向我唯一的朋友；我要安慰她，或者同她一起悲伤，擦拭或者分担她的眼泪。我要少用坚定的理性而多用温馨的友爱来消除你的痛苦。亲爱的表妹，我们应当共同叹息、相爱、沉默，如果可能的话，就以道德的力量来抹掉那不能用眼泪弥补的一桩错误。啊！我那可怜的夏依奥！

第三十一封信

致 于 丽

神妙的于丽，你倒是老天爷的什么奇迹？你用什么只有你知道的艺术把那么多各不相容的感情集合到一颗心里去的？为爱情和欢乐所陶醉，我的心在愁海中游泳，我在最高的幸福中间忍受苦痛的煎熬，我把我的过分的幸福当作罪恶来谴责。上帝呀！不敢完全沉浸于一种感情，不断地用这一种感情去攻击那一种感情，把痛苦和快乐联合在一起，这样搞是怎样可怕的痛苦呀！还不如做一个可怜虫倒要好一百倍。

呜呼！幸福于我有什么用处？现在我经受的已不再是我的不幸而是你的不幸，因而它们对我更为敏感。你徒劳地想对我掩盖你的痛苦；我从你眼睛所无法控制的忧苦和沮丧中看得出来：这双动人的眼睛能够隐藏对爱情的一些秘密吗？我看见，从你外表的宁静下我看见拶逼你的那隐蔽的苦恼，而你用安详的微笑掩饰的愁苦对于我的心更显得辛酸难受……

现在已经不要再对我有什么隐瞒了。我昨天到过你母亲的房间里，她走出去了一会儿；我听到了直穿我心的呻吟声：这现象我能不知道其来源吗？我走近仿佛从那里发声的那地方；我走进你的房间，我一直穿到你的书房。我稍微推开房门，瞥见了本应坐在宇宙的宝座上的那位竟席地而坐，脑袋靠在淌满了她的泪水的安乐椅上，我顿时变成什么啦？啊！如

果椅子上淌的是我的血，我会少痛苦些！顷刻之间什么样的悔恨撕裂了我！我的幸福成了我的苦难：我只有感到你的痛苦，我将用我的生命来赎买你的眼泪和所有我的欢乐。我想扑到你的脚下，我愿用我的嘴唇擦掉这些宝贵的眼泪，把它们收藏到我的心底，使它们永远消除或干涸。我听见你母亲回房来，我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地方：我把你的痛苦随身带走，还有那些悔恨，它们只能跟前者一起了结。

你的悔恨使我感到多么丢脸、多么屈辱！假如我们的结合使你蔑视你自己，假如我的日子是快乐的而对于你则是苦难的，那么我便是十分可鄙的人了！我的于丽，你对待自己要公正些；对于你的心所形成的神圣的关系不要用偏颇的眼光来看待。你没有遵从大自然的最纯洁的法则吗？你没有自由地缔结最神圣的约定吗？你干了什么为天上和人间的法律所不能和不应批准的事？除了公开宣布以外，我们缔结的纽结到底欠缺了什么？你只要成为我的，你就不再有罪了。啊，我的妻子！啊，我的当之无愧的和贞洁的妻子！啊，我生命的欢乐和幸福！不，决不是你的爱情的所作所为可以构成罪恶，而是你想除掉它，那才是罪恶：只有想接受另外一个丈夫你才有损令誉。为了无罪，要永远做你心灵的朋友。联结我们的链子是合法的，只有不忠实才敢于破坏它，那是要受诅咒的；从今以后，只有我们的爱情才是德行的保证。

如果你的痛苦确有道理，如果你的悔恨确有根据，那你为什么对我隐瞒着我应该知道的？我的眼睛为什么不能流你的一半的眼泪？你的苦恼没有一样是我不应该知道的，没有一种感情是我不应该分担的；我的心有嫉妒的理由，它谴责

你所有没有流在我胸怀里的眼泪。冷漠和神秘的情人，你说说看，你的心灵不跟我的相沟通的一切，是不是你对于爱情的一种盗窃行为？我们中间的一切是否应该是共同的？你说过的话现在记不得了？啊！如果你知道象我一样地爱，我的幸福就会使你安慰，象你的苦痛使我悲伤一般，而你将感到我的快乐象我感到你的悲哀一般。

可是我看得出你把我当做疯子似的蔑视我，因为我的理性在极乐之境里迷了路；我的激情叫你害怕，我的谰语引起你的怜悯，你感觉不到无限的幸福是超出一切人类力量的。你怎么能叫一颗敏感的心要有节制地品尝无限的幸福？你怎么能叫它一下子经受起那么多醉人的喜悦而不致出格？你难道不知道理性超过一定界限便会失控，世上也没有一个人的良知能经得起一切考验？因此你要同情，因为是你使我陷入的迷途，也不要蔑视因为是你造成的错误。我已经不由自主了，这我承认；我那神经错乱的心完全在你那里。我越清楚地感到你的痛苦，我越有资格分担它们。于丽啊！你不要自欺欺人。

第三十二封信

复 信

我可爱的朋友，曾经有个时期我们的信是轻松和漂亮的；信上的感情优雅而淳朴地倾泻着：它不需要矫揉造作，朴质无华是它的整个装饰。可叹这幸福时刻已不再存在，它不会再回来；一个如此惨痛的变动的最初结果便是我们的心已经中止互相理解了。

你目击了我的痛苦：你以为掌握了原因；你想用徒劳的言辞安慰我，然而你想欺骗我时，我的朋友，这正好是在欺骗你自己。要相信我，要相信你的于丽的温顺的心：我的懊悔与其是由于给予爱情以太多的东西，毋宁是由于让爱情丧失了它最大的媚力。德行的那种温和的喜悦有如幻梦般消失了；我们如火的热情失掉了使它在净化中炽烈起来的那种神圣的活力；我们寻求快乐，而幸福却远远地飞离了我们。你回想一下那个美妙的时刻：那时我们彼此越尊敬，我们的心也联结得越好；那时激情能从它过度的热烈中达到自我克制；那时天真纯洁的感情鼓励着我们自我约束；那时我们赞美荣誉，我们的爱情也从而变得更为高尚。如果拿原来如此可爱的状况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作一番比较的话，现在是多么惶恐不安！多么心惊胆战！多少痛苦的泪水！多少过度的感情失去了初时的温馨！智慧和诚实的那种热诚——爱情靠这种热

诚来鼓舞我们生命的一切活动，它又使爱情变得更甜蜜，——现在到哪里去了？我们从前的乐趣是恬静的、持久的；现在我们却只有狂暴的激情：这种丧失理智的幸福更象是一阵疯狂的发作而不象是温柔的抚爱。一股纯洁和神圣的烈火曾燃烧着我的心；现在我们的的心耽于感官的错觉，我们完全成了粗鄙的情人：如果苛求的爱情还想参与坏蛋们没有爱情也能欣赏的那种快乐，那就太幸福了！

我的朋友，这便是我们共同的损失，所以我为你哭泣的程度并不亚于为我自己哭泣；关于我的损失，我不想再多说；你的心肯定能感觉到。你看看我的耻辱，你如知道爱情，你就该哀叹。我的错误是无可挽回的，我的眼泪不会枯竭。啊！惹我流泪的你，切不要插手这如此正当的苦痛；我的一切希望在于使这些苦痛能永久化；我最大的不幸乃是获得安慰；同丧失贞操一起丧失爱它的那种感情，这是最大的耻辱。

我知道我的命运，我知道它很可怕，然而在失望之中我还存着一种安慰：它是唯一的，但却是温暖的安慰。我期待着它，它是从你那里来的，我可爱的朋友。自从我不敢注视自己起，我以更大的快乐注视我心爱的人。我把你从我这儿夺去的对我的一切尊敬都还给你，我本来应该痛恨的，你现在却变得更可亲了。爱情、我丧失了的这灾难性的爱情，它给了你以新的价值：我在贬值，你却在升值；你的心仿佛占了我心的贬值的便宜。因此今后你要作为我唯一的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为我的过错辩护的应该是你；用你那光明正大的感情来掩护它；让你的优点来消除我的耻辱；希望凭你的德行，使我因你而受的损失能获得大家的原谅。当我变成一

个不足道的人时，你要作为我整个的存在。我所剩的仅有的荣誉全在你身上；只要你值得人们的尊敬，我就不至于成为完全可鄙视的。

我的健康正在恢复，这不免有些遗憾，我不能再继续装病；我的气色会戳穿我的假话，我装出来的养病期已骗不了人。因此在我不得不重新从事我平时的工作之前，你得赶快按照我们商定的办法进行些活动：我清楚地看到我母亲已经起了疑心，她正在观察我们。我相信我父亲不会觉察：这位骄傲的绅士不会想到一个平民竟会爱上自己的女儿。但你毕竟知道他的决心；如果你不早为之计，他会先来对付你；那么你本想继续出入我家，却会被完全拒于门外。听我的话，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就去对我母亲说；假装有些事情使你不能继续教我书，并放弃常常来看我们的机会，以便我们至少还能有几次见面：因为假如人家拒绝你上门，你就不再能来此相见；可是如果门是你给自己关上的，那么你的拜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随你便宜行事，而且只要稍微机灵和会讨人喜欢些，你以后还可以来得更频繁些，人家也不会看出和认为有什么不好。我今晚将把我设想我们会面机会的其他方法告诉你，你会同意那位形影不离的表姐——从前她曾引起过那么多的怨言，——现在对于她不会离开的两个情人不是没有用处的。

第三十三封信

自 于 丽

啊！我的朋友，晚会对于两个情人不是个良好的庇护所！相会而又受拘束该多么痛苦！还是不相见倒要好一百倍。心里如此激动，脸上怎么能平静？怎么能做得跟自己两样？当心头只有一件事，却怎么能应付那么多的事？当着心在飞翔时，怎么能克制行动和眼睛？我生平从来没有感到象昨天我在戴尔伐尔夫人家仆人通报你来到时那样心慌意乱过。我把通报你的名字当作人们在对我谴责，我想象大家在一致观察着我；我不再知道我在干什么；当你出现时，我的脸红得出奇，以致在身边照顾我的那位表姐不得不凑过脸和她的扇子来遮掩，仿佛在同我耳语。我怕这样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人家会探索这悄悄话的秘密。总之我到处发现新的恐慌的因素；所以现在更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有罪的良心会授人以想不到的证据来对付我们。

格兰尔认为她注意到你的模样也并不更好些；她看到你好象有些举止失措，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办，进退失据，既不敢走近我，又不敢离开，你的目光在向四面扫视，据她说是来找机会转到我们身上来。我的激动稍稍镇定下来后，我相信自己也看到了你的目光，直到那位年轻的勃隆夫人跟你说

话时，你跟她谈着话坐了下来，这时你在她旁边才变得平静了些。

我的朋友，我感觉到这种给予那么多的束缚和那么少的快乐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并不好；我们太相爱了，因此不应该这么拘束。这种当众的会面只适合于不懂得爱情而待在一块儿确是好人，或者可以用不着秘密的人；我的忧虑太厉害，而你的轻率又太危险；我不能总是留一个勃隆夫人在我身边，以便有需要时用来作牵制。

让我们回头，让我们转回到那个孤寂和宁静的生活——是我不妥当地把你从那儿拉回来的——中去。是它产生和培养了我们的激情；这激情在更散漫的生活方式下也许会减弱。一切巨大的激情都在孤独中形成；世上没有跟它类似的处所，那儿的事物有时间能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儿许许多多的兴趣能激发出感情的力量。这种状况也更适合于我忧郁的感情；它跟我的爱情靠同样的养料来维持：你的可爱的形象支持着这二者，我更喜欢在我心坎里看到你那种亲切和多感的模样，而不喜欢晚会上看到你那种拘束和心神不定的模样。

此外，我也许以后不得不到一个更孤寂的处所去；但愿这渴望的时刻早些来临！通情达理和我的癖好同样要求我及早采取符合于需要的习性。啊！如果能从我的过错里产生补救的方法，那该多好！美妙的希望，有朝一日能……我心头酝酿的计划本不想说的，可是无意之中却几乎说出来了。原谅我这个秘密，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心决不会有你听了会不痛快的秘密。然而这个秘密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现在我只

能告诉你的是，造成我们不幸的爱情将由此得到补救。你可以在你脑子里随你心意去理解和评说；但对于这个问题我禁止你问我。

第三十四封信

复 信

*Nó, non vedrete mai
Cambiar gl' affetti miei,
Bei lumi onde imparai
A sospirar d'amor. **

这位美丽的勃隆夫人，为了她提供我的快乐，我应当爱她！神圣的于丽，请原谅我这一点，我居然有一会儿能以你温柔的焦虑为乐，而这一会儿是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刻之一。这些偷偷地朝着我们看、又为了避开我的目光而迅速低垂、焦虑和好奇的目光，是多么可爱！那时你那幸福的情人在做什么？他在跟勃隆夫人谈话？啊！我的于丽！这你能相信吗？不，不，无与伦比的姑娘；他忙得更有意义。他的心那么甜滋滋地跟踪着你的一举一动！他的眼睛以怎样贪婪的急躁情绪望着你的倩影！你的爱情，你的美貌充满着、陶醉着他的心；那么些美妙的感情使他的心乐不可支。我唯一遗憾是我的情人竟不能分享我体会的那些快乐。在晚会整个那段时间里，勃隆夫人对我说的话我听进去了没有？我知道我答复她的那些话吗？我们谈话那时我自己知道吗？她自己也知道吗？她能

* 不，不，教我叹息的那美丽的眼睛，你们决看不到我爱情的改变。（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理解一个没有思索便信口胡言、没有听清楚便信口乱答的人的言辞的点滴内容吗？

Com' uom che par ch' ascolti, e nulla intende. *

因此她对我的态度极端傲慢。她对大家、可能也对你说我没有常识，更糟的是没有一点儿智慧，说我象我的那些书同样愚蠢。她怎么说和怎么想，与我有什么关系？不是只有我的于丽一个人才能决定我的存在和我想具有的地位吗？让地上其他的一切要怎样看我都随他们便，我的全部价值都由你评定。

啊！你要相信，不管勃隆夫人也好，不管一切比她更美的美人也好，她们都不能得到象你所说的消遣解闷，也不能使我的心和眼睛离开你一会儿。如果对我的真诚抱有怀疑，如果你对我的爱情和你的媚力作这样致命的辱骂，那么请你说，有谁对你周围发生的一切能记得一清二楚？难道我没有看见你在那些年青的美人中间象太阳在它周围显得暗然无光的星辰中间发着灿烂的光辉？难道我没有注意到骑士**们集合在你的椅子周围吗？难道我没有看到他们不顾你的女友们的反感，都在赞扬你吗？难道我没有看见他们殷勤的敬意、他们的崇敬、他们的奉承？难道我没有看见你以那种谦逊和淡漠——这比骄矜更得体——的神态接受这一切吗？难道我没有

* 他仿佛在听，他却什么也没听见。（意大利语）

** “骑士”（cavaliers）是个现在不再使用的旧词儿；现在大家说“男士”（hommes）。我认为应该对外省人作这重要诠释，这至少对读者有点儿用处。——卢梭原注

看见当你脱下手套用点心时，你那裸露的手臂对观众所产生的作用吗？难道我没有看见那个年轻的外国男子捡起你的手套送还给你时想亲你那可爱的手吗？难道我没有看见一个更鲁莽的小子——也那热烈的眼睛吮吸着我的血和我的生命——，当你注意到他的目光时，你不得不在你的头巾上加了一枚别针？我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马大哈；我看到了这一切，于丽，但我并不嫉妒，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我非常明白它不是那种能爱上两次的姑娘们的心。你会指责我是这样的心吗？

那么让我再回到那我本来不愿离开的孤独生活去。不，世界的喧嚣不能给心灵以养料；虚假的快乐使心灵更痛苦地感到剥夺了真正的快乐，所以它宁愿受苦而不愿虚假的满足。不过，我的于丽，在我们强制的生活里既有着、而且可以有更扎实可靠的东西，这一点你似乎忘记了！什么！我们彼此相隔很近地生活了整整十五天，却没有见面，也没有说一句话！啊！你叫一颗燃烧着爱情的心在整个世纪那样漫长的时间里怎么办？即便是长别离，也没有这么惨痛。过分的审慎不能预防不幸，却更使我们不幸，这种审慎又有什么用？延长生命同时延长了痛苦，这有什么好处？仅仅在一刹那间能见面一百次，然后立刻死去，岂不是更好些吗？

我毫不隐瞒，我温柔的朋友，我渴望洞悉你对我保守的那可爱的秘密：它对于我们一定是最息息相关的；但我白费心思去猜测它。不过我会遵照你的吩咐保持沉默，并满足于不识相的好奇心；可是在尊重这如此可爱的计划的同时，我能否至少保证它能得到说明！谁知道，也许你的计划还不是

建立在幻想上面的？啊！我生命的宝贵的灵魂，至少让我们好好地着手实现这计划。

附言：我忘了告诉你，洛庚先生提出要我在他为萨丁国王招募的一个团里带一个连。我对于这位好军官对我的重视非常感动；我向他表示感谢，同时对他说我是近视眼，不宜于服役，而且我钻研学问的兴趣跟如此活动的生活也配合不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决不牺牲爱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但不该为不相干的王公效命，更不应该出卖自己，并把世上最高尚的职业变成卑贱的雇佣职业。这些是我父亲的原则，我将十分荣幸能在地对于义务和祖国的热爱方面仿效他。他决不愿为任何外国王公效劳；可是在一七一二年战争*中他为祖国光荣地拿起了武器；他参加过许多战役，其中有一次他受了伤；在维尔美根的战役中，他当德·萨高耐将军**的面荣幸地夺得了敌人的一面战旗。

* 瑞士在1712年发生了新教的苏黎士、伯尔尼诸州和天主教诸州间的战争。当年7月在维尔美根近郊战役中，伯尔尼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天主教徒把巴塞尔、拉贝斯维尔等城市割让给了胜利者。——俄译注

** 德·萨高耐 (Général de Sacconex, 1646—1729)：伯尔尼州军队的统帅，在维尔美根近郊两次受伤。——俄译注

第三十五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关于勃隆夫人，我只说了两个字开开玩笑，竟值得你如此认真地进行解释。费了那么大的劲为自己辩护，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成见；对于鸡毛蒜皮的事的注意，正好使事情变得很重要。这种情况在我们之间肯定不会发生：因为在热恋着的心灵里是不大会斤斤计较的，而情人之间对芝麻大的事发生争吵，总是有比表面更真实得多的根据。

然而这种小事提供机会交谈一下关于嫉妒问题，这我不会生气；这个题目不幸对我是太重要了。

我的朋友，我认为由于我们心灵的素质和我们兴趣相同的倾向，爱情将是我们生活的大事。当爱情一旦深深印入了我们的灵魂，它必然要使其他感情趋于熄灭或者被它吸收；它如果有一点儿冷却，那对于我们将立刻引起致命的忧郁；一种顽强的厌恶、一种永远的烦恼将继续熄灭了的爱情之后袭来，于是我们在不再相爱后无法长久活着了。我尤其特殊，你一定清楚地知道，我只有发疯似的激情才能掩盖我现在处境的恐怖，我必须激烈地爱，否则只有痛苦得死掉。你看，我之所以要严肃地讨论有关我今后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这样的问题，是有根据的。

就我对自己作判断说，我虽然有时似乎过于敏感，可是

我不大陷于冲动。我的痛苦要在我心头酝酿很久，我才敢对造成痛苦的人指出来；又因为我确信人们不是有心这样做是不能触犯人的，所以我宁愿承受一百个抱怨而不愿作一个解释。类似这样的性格会产生严重后果，尤其如果带有嫉妒的倾向，因此我在自己觉得有这危险倾向的时候会十分担心。这并非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只有我而没有别人。但一个人可以被自己所欺骗，把暂时的兴趣当做一种爱情，因出于荒唐念头做出可能为了爱情而做的同样的事情。因此，假如你能自认为没有恒心，虽然实际不是这样，那么我更可以错误地责备你不忠实。然而这可怕的怀疑可以毒害我的生命；我内心痛苦而不会抱怨；你虽仍然爱我，我也会得不到慰藉而死去。

我恳求你让我们防止一件我想到了就要战栗的灾难。我温顺的朋友，现在请你对我发誓，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因为誓言只有当它是多余时人家才遵守；而是以你如此尊敬的荣誉的神圣的名义，说我永远是你心中的密友，而且无论发生什么变动，我始终是最先的知情者。你不要对我强调你会有什么可告诉我的事；这我相信，也希望这样；但你要防止我的极度的惊慌，并在使我不会惊慌的诺言中让我现在能够永远安宁。我从你那里得知我真实的不幸，要比不断受到想象的不幸的折磨较少抱怨；我至少可以享受你那良心的谴责；假如你不再分享我的激情，你还将分担我的痛苦，我流在你的胸口的眼泪也将减少它的苦味了。

我的朋友，因此我在这里要双倍庆幸我的选择：既庆幸使我们结合的那甜蜜的纽结，又庆幸给纽结作保证的你的诚

实。这就是智慧这种法则在纯感情的事件中的运用；这就是那严峻的道德怎么能排除温馨的爱情的那些苦难的道理。如果我的情人是没有原则的，即使他能永远爱我，我能从哪儿找到这种坚定不变的保证？我有什么办法摆脱我不断的怀疑？我又怎样能确信没有受他的伪装或者我自己的轻信所欺骗？然而你，我真正的和可敬的朋友，你既不会装假，又不会掩饰，我知道你将永远对我保持你准备答应我的那真诚。承认不忠实的羞恶之心，决不会在你正直的灵魂里战胜你那守信的义务；如果你不能够再爱你的于丽，你会对她说……是的，你可以对她说：“于丽呀！我不……”。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写出这个词来的。

你对我的办法有什么意见？我确信这是能够连根拔掉我心中一切嫉妒的感情的唯一办法。有一种非言可喻的微妙的感觉鼓舞着我把你的爱情交给你的良知负责，并使我不再去琢磨你自己不会告诉我的不忠实。我的亲爱的，你瞧，这便是我加于你的义务的可靠的作用：因为我可以认为你是个用情不专的情人，但不会是个骗人的朋友；我可以对你的心抱有怀疑，但决不能怀疑你的真诚。采取这里这些无用的措施来防范我明知不可能有变化的迹象，我感到多么愉快！跟一个如此忠诚的情人谈论嫉妒问题，那是多么惬意！啊？如果你不再是忠诚的情人，你可别相信我会对你说这些话。我可怜的心对困苦不会如此明智，很小的不信任感就会立刻消除我那防护的意志。

我极为尊敬的老师，这便是今晚讨论的资料：因为我知道您那两位谦恭的弟子将在形影不离的表姐的父亲家里有幸

跟您一起用晚餐。你在报章上的那些博学的评论很博得他的赏识，所以不用费许多手段来邀请您。他的女儿已叫人调好了她的羽管键琴，父亲浏览了朗倍蒂*的著作；我呢，我也许要复习克拉朗的小树林的功课。通晓各科的博士啊，您到处有吃得开的学问！陶尔勃先生也没有被忘掉，正如您想得到的，他为了对那不勒斯王的未来的臣服宣誓而开始一篇聪明的论文，也有话要说，在这期间，我们三个人可以到表姐房里去。我忠诚的朋友，在那儿，您可以跪在您的心上人和情人面前，握着她双手，当着她的首相的面，向她宣誓不怕任何考验要永远效忠于她；不要说什么永恒的爱情——坚持它或者割断它，不是人所能作主的诺言；——而要说不可违背的真实、诚意、坦率。您不必宣誓永远臣服，而是决不犯背叛的行为，并在动摇这约束之前至少要对它宣战。这样做了，您便实行了骑士授与仪式，被承认为唯一的臣仆和忠诚的骑士了。

再见了，我的好朋友；想到今晚的晚餐，我感到很高兴。哟！我能与你分享这种高兴，在我是多么甜蜜呀！

* 朗倍蒂(Lamberti, 1660—1742)：瑞士的外交家和史学家。——俄译注

第三十六封信

自 于 丽

你要亲吻这封信，并为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消息而高兴得跳跃吧；不过你要知道，我并不跳跃，也没有什么可亲吻的，但我并没有减少我的高兴。我父亲为了他的诉讼案件不得不去伯尔尼，从那儿又为了他的养老金而去梭吕尔，他建议我母亲作一次旅行，她接受了，希望换一下空气，这样对于她的身体有一些促进健康的作用。他想讨好我，也要带我去，我认为不便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可是安排车辆的困难终于使这个计划被放弃了，于是他们因为我不能参加而设法安慰我。我必须装作很懊恼的样子，但我违心扮演的假角色却被内疚所引起的我的真懊恼，几乎解脱了我假装的懊恼。

我双亲不在家时，我没有留在家里当一家之主，人家把我送到表姐的父亲的家去，以便在这段期间我真的能跟“形影不离的”形影不离了。此外，我母亲更喜欢身边不带侍女，她把巴琶留给我当女管家；这种百眼巨人并不危险，既不能腐蚀其忠诚，也不能把他们变成心腹，但只消给他们一点儿快乐或好处，有必要时是容易打发开的。

你会理解我们在这十五天里会面将多么方便；但正是在这里必须以审慎来补充约束，而且在过去我们被迫不得不克制，现在则要自觉地给自己作同样的克制。当我在表姐处时，

你切不要比过去更频繁地前来，以免连累她；我甚至希望用不着叮嘱你要考虑到对她那样女性所需要的尊重，也要照顾到殷勤款待的神圣法则。一个诚实正派的人也用不着人家教导他尊重那出于爱而给予庇护的友情。我知道你的火暴性子，但我也知道你那不可侵犯的界限。你以前从没有违背过礼仪，今天你也决不会违背它。

哪儿来的这不高兴的脸色和这忧郁的眼神？为什么对责任所规定的准则嘀咕？让你的于丽来设法使它们平和些。你可曾因为顺从地听了她的话而后悔过？在那魏韦河流过的繁花似锦的山坡附近有个幽僻的小村子，它有时成为猎人的庇护所，大概也充当情人们幽会之所。在属于陶尔勃先生主要住宅周围，散布着几个夏栏，* 它们相隔相当远，它们的茅草屋顶可以掩护爱情和欢乐，它们是乡村简朴的朋友。富有朝气和审慎的送奶姑娘们懂得为别人保守她们自身也需要的秘密。穿过草地的条条小溪都镶着可爱的灌木和小树林。更远处的茂密的树林提供了更荒芜和更阴暗的庇护处。

Al bel seggio riposto, ombroso e fosco

Ne mai pastori appressan, ne bifolci. **

没有一处会碰得到人工的或人们的手制造的烦人的照料；人们到处只见到共同的母亲的温柔的关心。我的朋友，人们在

* 山里的一种木房子，那里制作干酪和各种不同的乳制品。——
卢梭原注

** 牧人和庄稼人从来不走近遮盖着这些可爱的庇护所的浓厚的树荫。（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那儿只处于她的庇护之下，而且只听到她的法律。由于陶尔勃先生的邀请，格兰尔已说服她爸爸，使他想到带他的朋友们到这州去进行两三天打猎，并把形影不离的人都带到那儿去。这些形影不离者中还有别的人，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一个代表房主，自然能为来客增光；另一个增光较差些，却能为他的于丽给简陋的夏栏增些光彩；为爱情所照耀的夏栏对他们将是尼德神殿。^{*} 为了幸福地和肯定地实现这美妙的计划，只需在我们之间很容易地共同商定出一些安排，而这些安排本身也是它们应该产生的快乐的一部分。再见了，我的朋友；我必须立刻打住，以免发生意外。同时我感到你的于丽的心未免过早地飞到夏栏去定居了。

附言：一切经过很好地考虑之后，我认为我们几乎可以安全地每天相见，即：两天中在我表姐家见面一次，另一次在散步时。

^{*} 尼德神殿：古希腊供奉爱神维纳斯的神庙。——译注

第三十七封信

自 于 丽

这位慈爱的父亲和这位无与伦比的母亲在给他们钟爱的、但太辜负了他们一片好心的女儿以最温馨的抚爱之后，于今晨出发了。我呢，我以稍微抽搐的心抱吻了他们，而自己胸中的这颗忘恩负义和变质的心却闪烁着可耻的快乐。唉！当时我一刻不停地在他们眼皮底下度着天真和乖乖的生活，我只有紧贴在他们胸口才觉得舒服，只要离开他们一步就会感到苦恼的那种幸福的时光，如今到哪儿去啦？现在自己感到有罪并害怕，我想到他们时会战栗，想到自己时会脸红；我的一切好的感情变坏了，我陷入徒然和空洞的悔恨里日见消沉，以致鼓不起真正忏悔的情绪。这些苦楚的回想引起了一切愁思，这在我跟他们离别初时也未曾体会过。在亲爱的父母出发后，有一种隐秘的苦恼窒息了我的灵魂。当巴琶在收拾行李时，我机械地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见她有几件旧衣服还零乱地放着，我淌着眼泪一件接一件拿起来都吻遍了。处在这激发起来的感情里，我稍觉轻松了些，我感到大自然祥和的活动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熄灭，因而得到了某种慰藉。啊，你这暴君！你徒然想完全制服我这温柔和太软弱的心；它不管你，也不管你魅力的影响，它至少还留有一些合法的感情；它还能尊重和珍爱比你更为神圣的法则。

我的温顺的朋友，原谅我这些不由自主的倾诉，也不要怕我把这些思虑扩大到想入非非的程度。我们现在的时刻大概是我们爱情最自由的时刻，我很知道它不应当是抱怨的时刻：我不愿意隐藏我的痛苦，也不愿意把这痛苦加到你身上；应当让你知道这次痛苦，不是要你来负担，而是要你使它缓和。如果我不敢把我的眼泪倾泄在你的胸口，那么我又能向谁倾泄？你不是我的温柔的安慰者吗？支持我动摇的勇气的不是你吗？在我心灵里培养品德——即使在我丧失它以后——的志趣的不是您吗？没有你，没有那同情的手经常擦拭我泪水的可爱的女友，我不知有多少次早已在致命的忧闷中死去了！可是你们亲切的照料支持了我；只要你们还尊重我，我就不敢作贱自己，我满心喜欢地对自己说，如果我只配受人鄙视的话，你们俩不会那么爱我。我要飞进这亲爱的表姐、或者不如说这个温柔的亲姐姐的怀里，把那讨厌的愁苦放到她的心底。而你呢，今晚就来把我丧失的欢乐和安宁还给我的心。

第三十八封信

致 于 丽

不行，于丽，象我昨晚看到你那样，使我不能不每一天都要见到你了：象你这样妩媚，我的爱情就得继续不断地增长；你是我简直想象不到的新感情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怎样的一个难以想象的夜晚！你让我的心灵感受到了怎样一些从未体验过的快乐！迷人的忧思啊！一个多愁善感的心灵的愁闷啊！你远远胜过那喧嚷的乐趣，胜过那轻佻的快乐，胜过那狂暴的欢娱，胜过由无限热情引起情人们的无节制的欲念的一切激情！平静和纯洁的享乐跟感官的快意迥然不同，你那生动的回忆在我心坎里永远永远不会磨灭！天啊！看到两个如此动人的美女亲切地拥抱着，这一个的脸低偎在另一个的胸口，她们温和的眼泪流在一起，浸湿了那可爱的胸口，仿佛天上的露水滋润着一朵新展瓣的百合花，这是多么优美的景象，或者不如说多么令人心醉神迷！对这样亲密的友爱我很嫉妒；我有些抱怨自己不能给你以同样亲切的安慰，也无法以我的激情来加以干扰。不，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激起象你们互相体贴的那种快乐的感受；我认为两个情人的场面也不及它那样美妙。

啊！假如那时没有于丽，我大概会钟情于这位可爱的表姐了！可是不对，这是于丽本人把她那无敌的魅力扩散到了

她周围的一切。你的连衣裙、你的打扮、你的手套、你的扇子、你的口红，总之所有你周围吸引我目光的一切，都使我的心醉，也唯有你，才能造成这一切的魔力。够了，我温顺的女友啊！由于你加重我的醉意，你便剥夺了我感知它的快乐。你使我感受到的已经接近于真正的狂热，所以我担心最终会丧失掉理性。至少让我体会一种可使我幸福的迷糊状态，让我品尝比我认为爱情的所有概念更崇高、更强烈的新的狂欢。什么！你居然自认为卑贱！什么！激情也会剥夺你的理性？我呢，我认为你是凡人中最完善的；要不是那吞噬我的那爱情之火把我和你结合在一起，并使我感到我们是同样的人的话，我会想象你是个更高洁的生物。不，世上没有人了解你，你也不了解你自己；只有我的心能了解你、感知你并赏识你。我的于丽！啊！如果你单单受人爱慕，你将丧失多少尊崇！啊！如果你仅仅是个天使，你的优良品质将丧失多少！

告诉我，象我这样的激情怎样才能增长。我不知道，可是我经受到这件事。虽然你无时无刻不在我面前出现，但特别最近几天来，你那比平时更美丽的形象在追逼着并折磨着我，随时随地都不肯放松；我相信你把我跟你的形象留在这所夏栏里，而你在写完最后一封信后就离开了。自从开始谈起这乡间会面问题时，我已三次出城；每一次我的脚总走向同一个方向，而且每去一次，那甜密的幽会的希望使我觉得更为愉快了。

Non vide il mondo si leggiadri rami,

Ne mosse' l' vento mai si verdi frondi. *

我发觉田野日见欢笑，绿茵日见鲜美和生动，空气日见清静，天空日见晴朗；鸟的歌声似乎更为柔和和欢愉；泉水的絮语引起一种更缱绻的忧郁；开着花的葡萄园从远处散发出最甜密的芬芳；隐隐的魅力美化了一切，也迷住了我的感觉；仿佛大地这样盛妆起来，是为了给你那幸福的情人形成一张对得起他所崇拜的美人和使他憔悴的爱情之火的结婚新床。于丽啊！我那亲爱的和宝贝的半拉子灵魂啊！让我们这一对忠贞的情人赶紧登场以补齐这春天的装饰。让我们把快乐的爱情带到那只提供空洞的形象的地方去，我们要使整个大自然生动活泼起来，因为没有爱情之火，它只能死气沉沉。怎么！要等待三天！还要等待三天！为爱情所陶醉，被激情所煎熬，我以苦楚的焦急等候着这迟到的时刻。啊！如果老天爷能把隔开这时刻的一切讨厌的间隔从生活里去掉，我们该多么幸福呀！

* 世人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小树林，和风从未拂动过如此翠绿的树叶。（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第三十九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好朋友，你没有一种感情是我的心所不分享的；但当比我们更有价值的人们在痛苦、在呻吟而对于他们的痛苦我要自责时，你不要再对我提到欢乐了。你读读附去的信，如果办得到，你可以无动于衷；但认识写这信的那个可爱和善良的姑娘的我，读它时不能不流泪和感到同情。我那有罪的疏忽所引起的懊悔直穿我的心，在苦恼的不安中，我发现忘记了自己主要的义务，我也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我曾答应照顾这可怜的女孩；我曾把她放在我母亲身边保护她；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处在我照顾之下；但因为我还不知道照顾我自己，我把她丢掉，不再记得她，使她处于比我遭受到的更大的危险之下。我一想到两天以后我的被保护者可能会倒霉，贫困和诱惑会使一个规矩和聪明的、将来可以成为家中出色的母亲的姑娘堕落时，我感到浑身颤抖。啊，我的朋友，世界上怎么竟有那类坏蛋，他们居然能从苦人儿那里收买那只应当由心来付给的奖品，并从一张挨饿的嘴巴上接受爱情温馨的亲吻呀！

告诉我，对于我那个方勋的孝心、她那真挚的感情以及那无邪的天真，你能不感动吗？对于那个为了减轻他的情人的痛苦而自己卖身的情人的那难得的爱情，你能不感动吗？如

能促成如此协调的纽结，你不觉得很幸福吗？啊！假如我们对于有人想拆开的两颗结合的心不寄予同情，他们还能期待谁的同情？就我而论，我决心不管任何代价，对他们俩弥补我的过失，努力使这两个年轻人缔结良缘。我希望老天爷祝福这一善举，并希望这对于我们是个好兆头。我以我们友谊的名义建议和请求你，如果办得到时，今天或最晚明天早晨就出发到新城堡去。去跟德·麦尔凡依原先生商谈，准那个老实的小伙子休假；要不惜哀求和金钱；请把我那方勋的信随身带着，此信一定能感动富于同情的心。总之，无论我们为此费多少周折和金钱，你必须带着葛劳德·阿奈的休假证回来，否则爱情将不能给我片刻纯粹快乐的日子。

我知道你的心一定有许多反对意见要对我说；不过你以为在你之前，我心里就没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还是要这样坚持：因为道德这个词必须不只是个空洞的词儿，要末就得为它做些牺牲。我的朋友，我的真正的朋友，错过一次会面，可以补偿一千次；几小时愉快会象闪电般消失，便不再存在；可是如果有一对正直的情侣的幸福掌握在你手中，你要想想你准备要做的事。请相信我，使人幸福的机会要比所想象的为少；丧失这种机会的惩罚在于再也找不到这种机会；我们应用这种机会的结果所留下的永久感情不是满意，便是悔恨。请原谅我热中于这种多余的言辞；我这种话对一个正直的人说已觉太多，而对于我的朋友就更是百倍地多余了。我知道你多么痛恨使我们对别人的不幸变得冷酷无情的那种残忍的享乐。你不是千百次地对自己反复说：“那个不愿为人类的天职牺牲一天快乐的人必将有祸了。！”

第四十封信

方勋·尔格儿致于丽

小姐，

请您原谅一个陷于绝望的可怜的小姑娘，她已经不知怎么办，所以敢于再次乞援于您的仁慈：因为您对于苦人儿是从来不会倦于给他们安慰的，而我又是这样的不幸，我的悲诉只有您和慈悲的上帝才不致感到冒犯。我离开了您为我安插的学手艺的工作感到非常苦恼；但因为我不幸这个冬天丧失了母亲，我便不得不回到我可怜的父亲身边，他由于风瘫而一直躺在床上。

我并没有忘记您给我母亲的劝告，要她设法物色一个能照顾家庭的诚实的男子跟我结婚。您的父亲让他退役回来的葛劳德·阿奈是个诚实的小伙子，人很规矩，手艺娴熟，一心希望我好。您对我们已经周济了那么多，我不敢再使您为难，所以是他在这整个冬天养活我们。这个春天他就要娶我；他一心放在这场婚礼上；可是为了偿付到复活节满期的三年房租，使我十分苦恼，我不知道哪儿去筹措这么多的钱，这可怜的小伙子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就重新应募参加了德·麦尔凡依原先生的部队，并把他入伍得到的钱给了我。德·麦尔凡依原先生在新城堡只待七、八天，葛劳德·阿奈必须要在三四天内跟上征兵队伍；这样我们就没有时间和金钱结婚，他

也没有留给我生活费。如果靠了您或者男爵先生的面子，你们能为我们弄到至少五六星期的缓期，人家就可以设法在这段时间里为我们安排婚事，或者把钱还给那可怜的小伙子；但是我很了解他，他决不会把给了我的钱重新收回去。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很有钱的先生，他答应给我许多的好处；但多亏上帝照应，我拒绝了他。他说明天早晨再来听我最后的决定。我对他说，请他不用白费心，他已经知道我不同意。愿上帝指引他！明天他将收到今天一样的答复。我本来很可以依靠救济金；可是这很丢脸，还不如受苦；而且葛劳德·阿奈太骄傲，他不愿娶接受救济的姑娘。

请原谅我的不客气，我仁慈的小姐；我认为您是我能对之诉说我痛苦的唯一的人，我的心是如此难受，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您的最卑微和忠诚的女仆。

方勋·尔格儿。

第四十一封信

复 信

我缺乏记忆力，你缺乏对我信任，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俩都有大错误，但我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至少要努力补救。给你送这封信的巴琵，我派她赶紧去援助。她明天早上回来为了帮你辞却那位先生，假如他再来的话；午饭以后我的表姐和我将去看你：因为我知道你不能离开你那可怜的父亲，我还要亲自了解你小小的家务的情况。

至于葛劳德·阿奈的事，你不必为难：我父亲不在家；但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将尽力把事情办好；你可以相信我既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这老实的小伙子。再见，我的孩子：愿仁慈的上帝安慰你！你不去求助于救济金，这样做很好；只要善人们的钱包里还有余钱，就不要那样做。

第四十二封信

致 于 丽

我收到了您的信，我就立即出发了：这便是我的全部答复。啊！狠心的，我的心完全没有象你所想象那样可恨的、同样也是我所深恶痛绝的那种德行！但是必须服从您的吩咐。我即便因此死去一百次，也要受到于丽的尊敬。

第四十三封信

致 于 丽

我昨天早晨到达新城堡；我得悉德·麦尔凡依原先生去了乡下，我赶到那里去找他：他正在打猎，我等他一直等到晚上。当我向他说明我此行的目的，并请他对于葛劳德·阿奈的离职提出价钱时，他给了我许多困难。我想自己提出一个相当大的金额来排除困难，因他不同意而不断加码，可是毫无结果，我不得不退了出来；想今天早晨再去找他，决心用金钱或锲而不舍的精神，或者其他可以采用的方法以达到我来此求他的目的。我因此起身特别早，正准备上马，却收到了急件送来的德·麦尔凡依原先生的便条，连同给那个小伙子的符合格式的离职许可证：

先生，现在送上您前来请求的离职许可证；我曾因您要出钱买而拒绝发给您，现在因您慈善的动机而把它发给您，并请您相信我对于善行是不索价的。

试想一下：当我知道这幸运的结果时我的快乐，您听了这消息也一定高兴。这快乐为什么必须不象它应该的那样完美？我不免要去感谢和补偿德·麦尔凡依原先生；如果这次拜访使我推迟一天动身，这是我所担心的，那么我是否应该说他对我很慷慨？这不要紧，只要您感到高兴，我就这么办，

什么牺牲我都可以忍受。一个人能很好地为所爱者服务并能同时兼顾爱情和德行，该是多么幸福的人！于丽啊！我向你承认，我出发时心里充满了焦急和忧虑。我那时责备您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同情，而对于我的不幸却不当一回事，仿佛世上唯有我是您不屑一顾的。在引起我那么甜蜜的希望之后，却又并无必要地剥夺了你自己答应我的好处，这我认为不近人情。所有这些怨怼之辞现在都消失了；我觉得在我心灵深处，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新生出一种未知的喜悦：我已经体验到了您对我预期的补偿，您说做好事的习惯能锻炼人从其中得到很多乐趣。您的思想具有何等的威力，以致您让困苦能跟快乐同样甜蜜，对人家为您所做的，能跟他为满足他自己同样觉得愉快！啊！我已经说过一百次，你是上帝的天使，我的于丽！对于我的心灵具有如此威力的你的心灵，无疑是天上的而不是人间的。既然你的统治是天上，那怎么能不永远忠于你？如果必须永远崇拜你，又怎么能不再爱你？

附言：据我计算，距妈妈回家，我们至少还有五六天：在这段时间里到夏栏去作一次朝圣是不可能的吗？

第四十四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不要那么抱怨这次的提前回来了；这对我们比想象的更为有利；如果我们靠机智来做，比起我们现在靠善行做的效果不见得更好些。回头看看，如果我们只凭我们的幻想行事，将会有什么结果：我会正好在我母亲回城前一天晚上到乡下去；在还没有安排好我们的会面就会有急使来找我；于是我必须立刻动身，可能来不及通知你，让你处于莫名其妙的困境里，而我们的分离将正当最痛苦的时候发生。加之人家也许会知道我们俩都在乡下；虽然我们很留意，人家也会知道我们在一起；至少要猜疑，这就够了。眼前不审慎的贪心将使我们丧失将来一切的机会，而忽视一桩好事引起的懊悔会使我们痛苦一辈子。

现在来比较一下这种状况跟我们实际的处境。首先你的不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的阿尔居斯不会忘记告诉我母亲说，人家很少看见你到我表姐家去：她知道你的旅行和目的；这就另外多了一条尊敬你的理由。谁会想到相处很融洽的人们当有机会毫无阻碍地可以相会时，却自愿选择分离的？为了给自己避免受人正当的怀疑，我们采取了什么计谋呢？我认为对于诚实的人们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要诚实到使人不相信的地步，以致人家把努力行善看做是漠不关心的行为。我

的朋友，用这种方法掩盖的爱情对于品尝它的人们的心一定很甜蜜！再加上懊恼的情人们能结合起来，以及使两个本来应当幸福的年轻人真正变得幸福的那种快乐。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个方勋；你说，她不可爱吗？你为她所做的一切，她岂不是受之无愧吗？以她这样美丽又这样不幸而始终嫁不了人岂不冤枉？再说那个葛劳德·阿奈，经过三年服兵役而奇迹般仍保留住优良品质，如再过三年他是否还会不象所有其余的人那样变成一个无赖？但结果并不如此，他们互相爱恋并将结合；他们贫苦并将得到帮助；他们是诚实的人，并将始终如一：因为我父亲已答应照顾他们成家立业。你出于好意为他们也为我们做了多大的好事，更不消说我应当多么感激你了！我的朋友，这便是人们为善行作出的牺牲的肯定的效果：假如牺牲得付出高的代价，但这样做了后总会感到很甜蜜，也从来不曾看到有人因做了好事而后悔的。

我并不怀疑你援形影不离者的例，也把我称做女布道者，的确，我说的话并不比真正的布道者高明。如果我的说教比不上他们，至少我愉快地看到这些说教并不象他们的那样空口白说。我可爱的朋友，我决不想为自己辩护；我是想在你的德行之上增添我那因自己疯狂的爱情而丧失了同样多的德行；我既不能再尊敬我自己，我还要在你身上尊敬我自己。你只须完全地爱我，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看到爱情必须支付的义务日见增加时，你心头该多么快乐！

我的表姐已知道你跟她父亲谈了陶尔勃先生的问题；她为此很感动，仿佛我们对她给予我们的那种友爱的帮助，我们不应当报答似的。我的上帝！我的朋友，我是个多么幸运

的姑娘！大家多么喜爱我，这样被人所爱，我觉得多么惬意！父亲、母亲、女友、情人，我周围的这些人，无论我怎样热爱他们，我总是觉得他们对我的爱赶上并超过我。世界上一切最温馨的感情仿佛都在不断地向我的心中挹注，可惜我只有一颗心来享受我的全部幸福。

我忘记通知你，明天早晨有个英国绅士蓬斯冬阁下要来会见，他从日内瓦来，他在那里待了七八个月。他说从意大利回来时曾在锡翁见过你。他那时觉得你很忧郁，还附带说了些关于你的话，都符合我的看法。昨天在我父亲面前很好地和很及时地称赞你，为此我也预备称赞他。事实上我在他的谈话里发现有很多聪明、风趣、热情。在讲到一些伟大事业时，他就好象能从事这种伟业的人似的，他的声音变洪亮了，眼睛也炯炯有光了。他也津津乐道优雅的艺术，尤其谈论到意大利的音乐，对之大为颂扬；我觉得耳朵里还回响着我可怜的哥哥的声音。此外，他的谈话热情胜于优美，我还发觉他的思想有点儿粗犷。再见了，我的朋友。

第四十五封信

致 于 丽

我刚刚把你的信读第二遍的时候，爱多阿尔·蓬斯冬阁下就来了。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对你讲，我的于丽，我现在哪能对你讲到他？当两个人的心中只有对方时，还能想到第三者！不过既然你好象有这样的希望，我就把我所知的告诉你。

越过了散不隆山口，他来到了锡翁，他赶到了原来预备把他从日内瓦载到勃利格城去的马车的前头；一个人闲着无事，就会变得好说话，他便来跟我结交。于是我们便象一个天性不大热情的英国人跟一个一心只想孤独生活的人所能达到的亲密程度那样相识了。但我们感到我们彼此是能合得来的；在开始那时就能看出心中有某种一致的东西；所以八天内我们成了朋友，但要达到一辈子，那就象两个法国人在八小时内要达到永不分手那样情况了。他开始对我谈他的旅行经历，我既知道他是英国人，我相信他会给我讲建筑和绘画。不久我高兴地看到绘画并没有使他忽略对风俗和对人的研究；然而他谈起美术来却很有鉴别力，而且很有分寸，也很谦虚。我觉得他的那些见解来自感情多于来自科学研究，来自印象多于来自规律，这使我相信他有一颗敏感的心。我觉得他象你一样非常喜欢意大利的音乐；他还叫我加以欣赏，因

为他带着一名演奏的好手；他的听差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自己拉大提琴也还过得去。他为我挑选了好几支他认为很感人的曲子；然而不是因为那如此新颖的音调要求我具有更训练有素的耳朵，便是在一种深沉的悲哀里把那忧郁中如此柔和的音乐媚力给冲掉，以致我对于这些曲子感觉不到多少快感；我认为歌曲是悦耳的，但是有些奇怪，而且没有表现力。

也谈到了我的问题，他关切地问到我的境况。我对他讲了他必需知道的一切。他建议我到英国去旅行，提出了一些到一个没有于丽就不可能有幸福的国家去的计划。他对我说，冬天他要在日内瓦过，明年夏天在洛桑，在回到意大利以前要来魏韦：他对我是守约的，于是我们以新的快慰再次见面了。

讲到他的性格，我认为它是激烈的和暴躁的，但却是正直的和坚毅的；他醉心于哲学和我们从前谈起的那些原理。有的情况他以为是一种方法上的问题，我却认为其实是一种气质上的问题；他把自己的一些行为看作带有斯多噶学派的色彩，实际上却是以聪明的议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意欲而已。当我知道了他在意大利曾引起过一些麻烦，而且曾多次跟人殴斗时，我不免感到有些难过。

我不明白你在他的态度上怎么会发现粗犷的；他的态度的确并不和蔼可亲；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虽然他的态度并不象他的心地一样开朗，而且往往不拘小节，但在在我看来，他不失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他并没有仅仅表现在外表上的那种做作的和审慎的殷勤，那是我们的青年军官们从法国带给我们的，但他却具有合乎人性的殷勤，它不

在于一眼就能区分官衔和等级，而在于能一般地尊敬每一个人。要我对你坦白地承认吗？不会献殷勤是妇女们所不能原谅的缺点，即使对有优点的也一样；我担心于丽一生中会有一次这样看人。

既然我已开始坦白真诚说话了，我美丽的女布道者，那么我还要对你说，想欺骗我的权利是没有用的，而饥饿的爱情靠说教是满足不了的。你要想想你答应和欠下的报酬：因为你对我灌输的全部道德都非常好，但不论你怎么说，那夏栏却还要更好些。

第四十六封信

自 于 丽

行了，我的朋友，你总是提起那个夏栏！夏栏那个历史疯狂似地压在你心头；我很知道必须费很大的劲使你明白夏栏的问题。然而你从来不曾到过的地点，是不是对你亲切得叫人家不能换别处来补偿你呢？而且在沙漠深处建造了阿尔米德宫殿*的爱神不会为我们在城市里造一个夏栏呢？你听我说：我那位方勋就要出嫁了；我父亲本来就喜欢节日和排场，他愿意为她举行婚礼，要我们大家都参加；这次婚礼一定会很热闹。有的时候，秘密会在乱哄哄的快乐和宴会的嘈杂中间张下它的罗网。我的朋友，你会懂得我的意思：我们为婚礼费的力气，使我们从中找回快乐，这岂不是很甜蜜吗？

我觉得你因为对爱多阿尔阁下的辩护似乎过于热心而使自己激动了，我对他远没有坏印象。再说，对一个只有在下午见过一次面的人，我怎么能判断呢？而对于一个只结识几天的人，你自己又怎么能判断呢？我只有凭猜测才这样说，你

* 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叙述女魔法师阿尔米德用魔法在沙漠中建造一所华丽的花园宫殿。——译注

也不见得能更深入：因为他为你提出的那些设想都是泛泛的建议，外国人对这常常是慷慨的，因为这种建议看起来很有份量，但到后来总是很容易被抛置不管。但我知道你平常很机灵，还有你那种对人几乎初一见面就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倾向；不过他向你提的建议等到有空时我们再来考虑。假如爱情有利于我所关心的那计划，那么它对于我们也许是最好的计划。啊，我的好朋友！忍耐是苦痛的，但它的果实则是甜蜜的！

再回过头来谈谈你的英国人，我对你说过，我觉得他具有崇高和坚强的心，在他头脑里聪明多于讨人喜欢。你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其次，还有那种男性的优越感，但从来不抛弃我们温顺的崇拜者，你责备我平生曾一度是属于我的性；仿佛一个女人应该终止为女人似的！你还记得在阅读你那本柏拉图的《共和国》时，我们曾对男人和女人的精神的区别有过争论吗？我坚持我那时的意见，不能够想象一种对于两种如此不同的生物的完善的共同典型。进攻与防御、男人的勇敢、女人的腼腆，都不是象你的哲学家们所想的那类的协定，而是自然的规范，它们的意义很容易确定，一切其他精神的区别都很容易从此推断出来。此外，自然界的规定不是一样的，他们的倾向、观点和感受应当由每一方按照其见解来指导。为了耕种土地和给孩子哺乳，根本不需要同样的趣味，也不需要同样的组织。身材的高矮、声音的高低、线条的粗细，对于性的区别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外表的变化表明创造者在精神变化方面的意图。一个完美的女人和一个完美的男人不应当在精神上比在容貌上有更多的相似。

无端作性的方面的模仿是极端不合理的；它为智者所笑，爱情见了也会逃遁。最后，我觉得至少要有五尺半的身高，有低音部的嗓子，脸颊上长有胡子，人家才不致分不清他是个男人。

你瞧，情人们是多么拙于辱骂呀！你责备我犯了我并不曾犯的错误，或者说，你跟我一样也犯了的猎误，你把我引以自豪的事当作是错误了。你愿不愿我以开诚布公来对待你的开诚布公，坦白地对你说出我对你的开诚布公的想法？你对于我所说的一切总是加以热情夸奖，你用这种表面的坦白来为自己辩解，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很精致的吹捧罢了。我的那些所谓的完美，使你眩惑到盲目的程度，以致为了否定你暗中责备自己的偏心，你就没有勇气来扎实地责备我了。

你放心，你不必让自己对我说关于我的真话，这任务你一定完成得很坏；爱情的眼睛虽然非常敏锐，它们能看得出缺点吗？这得依靠正直无私的友谊来担当，你的学生格兰尔在这方面要比你高明一百倍。是的，我的朋友，你颂扬我，称赞我，说我美丽、可爱、完美；你的赞美使我高兴而不能迷惑我，因为我看得出，它们是错误而不是虚伪的，你在欺骗你自己，但并不想欺骗我。啊！爱情的幻觉是多么可爱呀！它那奉承话里确有真实的意义；理智默不作声，但心却在说话。情人赞美我们所没有的美，他的确看到了他心目中的我们；他在说谎话的时候并没有骗人；他阿谀奉承并没有使自己成为卑鄙小人，人们可以不相信他，但至少尊重他。

我不无有些心跳地听到说，已经邀请两个哲学家明天来

吃晚饭：一个是爱多阿尔阁下；另一个是个智者，他的重心有几次在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脚下有点儿错乱；您认识他吗？我请您劝告他，要他明天能比平常更好地保持哲学家的礼节。我将同样劝告那位小姑娘把眼睛低垂着，并尽可能变得少美丽些。

第四十七封信

致 于 丽

啊！坏蛋！这就是你答应我的谨慎？你照顾我的心灵的安宁和隐蔽你的美貌，就是这样干的吗？这跟你诺言差得多么远呀！第一，你的装饰，因为你一点儿也没有装饰，而你很知道，你不加装饰却是更为危险；第二，你的举止如此温和、谦逊、潇洒，充分显示了你的优雅；你的谈吐比平时更少、更审慎、更聪慧，使我们大家更留意地倾听，不让漏掉每个词儿；那支歌曲你是低声唱的，这使它显得更柔和，它虽然是法语，但爱多阿尔阁下也很喜欢听；你那羞怯的目光和低垂的眼睛，它突然的闪光引起了我不不可避免的骚动；最后，还有我不知怎么来表达的、你那仿佛无意地泛滥于你全身、因而使大家不加思索地转过头来的迷人丰姿。我呢，我简直不知道你怎么是这样的；可是如果这便是你尽可能少美丽些的方法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比要使一批智者围着自己打转更厉害得多呢。

我非常害怕那位可怜的英国哲学家也多少有点儿感到同样的影响。我们把你的表姐送回去之后，因为大家的兴致都还很高，他便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听音乐和喝潘趣酒。当有人去召集他的仆役时，他不停地向我们谈论你，他那种热烈劲儿使我感到不快，我从他嘴里听到对你的赞扬并没有象你听

到我的赞扬一样地愉快。一般地说，我承认，你的表姐除外，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谈论你；我觉得每一个词夺去了我一部分秘密或快乐；而且不管人家能谈些什么，所谈的里面都带有可疑的利益，而且会远离我所感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只爱听我自己的。

这并非因为我象你一样有着嫉妒的倾向。我较好地理解你的心；我得到的保证甚至不容许我设想你可能会发生变化。在你作的一些保证以后，我不再对你提及其他的一些追求者；可是这一个，于丽啊！……一些适合的条件……你父亲的成见……你十分知道这与我性命攸关；因此关于这件事你要对我说一个词：于丽的一个词儿，这样我就永远放心了。

我听了并参加了一夜的意大利的音乐，因为有了二重奏，因此我得硬了头皮参加一份。我还不敢向你讲关于它对我产生的印象；我害怕、我确实害怕昨天的晚饭的印象会超过我所听的，还把你的诱惑力的作用当作是音乐的魅力。在锡翁，那同样的原因能使我懊恼，为什么在这里，不能在相反的境况下使我愉快呢？你岂不是我心灵的一切感情的第一源泉吗？我岂不是处在你的魔力之下吗？如果音乐的确能够产生那种魔力的话，它便会使所有听到它的人都发生作用；可是当这些歌曲使我狂喜时，陶尔勃先生却在圈手椅里安安稳稳地睡大觉，而且正当我非常兴奋的时候，他的全部赞扬只限于问起你的表姐懂不懂意大利语。

这一切到明天会变得清楚些，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举行新的音乐会：爱多阿尔阁下想使音乐会更完善，他已经从洛桑邀请了一位第二小提琴手，他说这人相当有名。我负责

搞一些脚本、法国的康塔塔，我们到那时看。

我回家时感到很累，因为我不大习惯于熬夜，但在给你写信时疲劳消失了；不过还得努力睡上几小时。随我来吧，我可爱的朋友，在我睡眠时不要离开我；然而是你的倩影扰乱了睡眠呢，还是促成了睡眠，在睡眠中梦见了方勋的婚礼呢，还是没有梦见，一个不能逃避我并为我准备的甜蜜的时刻，那便是我在觉醒时感到很幸福。

第四十八封信

致 于 丽

啊！我的于丽，我听见了什么？多么动人的声音！是怎样的音乐呀！是感情和快乐的怎样的源泉呀！来马上动手；把你那些歌剧、康塔塔、法国的音乐小心地集拢来；笼起一堆融融的火，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进去，注意把火拨旺，使那么些冰块燃烧起来，使它至少有一次发出热来。把这赎罪的牺牲奉献给审美之神，来抵偿你和我亵渎了你的声音于这笨拙单调的歌曲，并抵偿长久把一种只能使耳朵感到厌烦的声音当作心灵的语言的罪过。啊！你那可敬的哥哥多么有理！直到如今我不理解这种美妙的艺术的创作，那是多么奇怪的谬误！我曾觉得它们很少起作用，而把这看作是它们的贫乏；我曾说：“音乐只是一种空虚的声音，它只能悦耳，只能简接地和轻微地作用于心灵：和音的作用纯粹是机械的和物理的；它对感情能有什么作用呢？我又为什么要希望一个优美的和音必须比色彩优美的协调更强烈地感动人呢？”在应用于语言音调的旋律的曲调中，我看不出激情跟声音那种强烈和奥秘的汇合。我不理解人的充满感情的语言的模仿会给歌声以惊心动魄的力量，而歌唱时造成的精神活动的那种富于表情的情景乃是对于听众的真正的魅力。

爱多阿尔阁下的演唱者对我就这样指出过。他作为音乐

家，对于他的艺术的确讲得相当好。他对我说：“和声在拟声的音乐里只不过是次要的附属品；按本义说的和声里根本没有什么模拟的原则。它的确可以保证音准；它保证它们的准确；在使转调变得更为敏感时，它在表现上增添了活力，在歌唱上增添了优雅。但只有旋律才是产生激情曲调的那种无敌的力量；一切音乐作用于精神的力量就是从它那里出来的。你们组织最美妙的成串的和音，如果不把旋律搀和进去，不出一刻钟你们就会感到厌倦。没有一点儿和音的好歌曲，听久了也不觉厌倦。最简单的歌曲如果有感情的音调衬托，它们就会令人感到兴趣。反之，一个什么也不表达的旋律，它总是坏的，单靠一个和音是不能向心灵说话的。”

他继续说道：“法国人关于音乐的力量的见解就错在这里。他们的语言没有音调，他们的诗歌是装腔作势的，从来不知道自然的诗歌，因而没有、也不能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旋律，他们想象的效果只在于那些不是使声音更悦耳而是使之更喧闹的和谐；他们的要求很可怜，甚至他们自己寻找的那种和声都没有找到。他们为了要达到目的，便不再加以选择，也不再考虑其效果，他们只顾进行填充，他们使耳朵变坏，他们敏感的只是声音，以致在他们听来，最好的声音只有唱得最宏亮的声音。这样一来，因为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便只能从远处很费劲地追随我们的模式；于是从他们著名的吕黎，* 或者不如说是我们的吕黎开始，他只是模仿他那个时候已经充斥于意大利的那些歌剧，人们经常看到它们，追踪

* 吕黎（1632—1687）：原籍意大利的法国作曲家。——译注

了* 三十或四十年，照抄、污损我们的老作家们，作出跟我们音乐差不多的东西，就象其他民族按他们的模样作出的那样。当他们夸耀他们的歌曲时，他们却是在宣布他们自己的判决；如果他们知道歌唱感情，他们不见得能歌唱精神；但因为他们的音乐什么也不说明，所以它更适合于歌曲而不适合于歌剧；又因为我们的音乐是充满激情的，它就更适合于歌剧而较不适合于歌曲。”

接着，他对我背诵了几场没有歌曲的意大利的戏剧，他使我懂得在宣叙调里音乐与歌词的关系，在乐曲里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而且感到准确的节拍段与和音的选择，到处都能给表情加强力量。最后，我把语言方面原有的认识跟尽我所能掌握的富于表情和悲壮动人的音调的本质相联系起来，即不用词儿说话就能作用于听觉和心灵的那种艺术，经过这样的联系之后，我再去听这十分动人的音乐时，我凭它对我引起的感动的程度，立刻感觉到这艺术具有比我想象的更高超的力量。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快乐的感觉在不知不觉地控制着我。这已不再是象在我们的一些宣叙调里的一组空虚的声音。每个句子就有几个形象进到我的脑海里，或者有几个情感进入我的心里；快乐绝不停留在耳朵里，它一直侵入到灵魂；以一种美妙的轻松感并毫不费力地进展着；所有参加演奏的人

* 现代的一些版本把肯定是卢梭的用语“à la piste de trente ou quarante ans”（追踪了三十或四十年）代之以“l’ espace de trente ou quarante ans”（在三十或四十年间），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改善”，但我们只举出这一条作例子。——原书编者注

仿佛都被同样的精神所鼓舞，那歌手随心所欲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毫无困难地发出歌曲和歌词所要求他的一切；因此我特别获得很大的欣慰，既感觉不到那些沉重的节奏，也感觉不到声音的那些困难的努力，也感觉不到我们那里给予音乐家的那种节拍与歌唱的永恒的斗争，因为这二者永远不能协调，因而使听众和演奏者同样感到厌倦。

可是在一组悦耳的曲调之后，接着响起了充满了表情的大块文章，它们能够刺激和描绘那些强烈激情的混乱情景，我每时每刻都丧失了音乐、歌曲、模仿的概念。我觉得好象听见了痛苦、激情、失望的声音；我仿佛看见了哀诉的母亲、受骗的情人、疯狂的暴君；而在我不得不经受的激动里，我很难安坐在座位上。于是我明白为什么这种过去感到厌倦的同样的音乐，现在却激动得全身发热的道理：这是因为我已开始理解它了，而且只要它发生作用，它就会充分发挥作用。是的，于丽，这一类印象人们不能只部分地体会；它们不是过分，便是全无，决不是少量的或是中庸的；要么完全无动于衷，要么就是过度地激动；要不是一种人们听不见的语言的空响，便是迅猛袭击你的一种感情，而且精神对之是无法抗拒的。

我只有一点遗憾，却又摆脱不了它，那便是使我如此感动的那些声音，不是出自你而出自另一个人，而表达爱情的最温柔的词语，竟从一个卑劣的 *castrato* * 之口说出来的。啊，我的于丽！有权利要求属于感情的一切的，难道不是我们吗？

* *castrato*：阉人。（意大利语）

一个体贴的心应该说的和应该感觉的一切，又有谁能比我们更好地感觉和表述呢？谁能以更动人的声音发出“cor mio, I' idolo amato?”* 这句话呢？假如我们共同歌唱那些可爱的、使人流淌如此甜蜜的眼泪的二重奏时，心灵会有多少激情投入音乐中来呀！首先，我要求你不是在你家，便是在你那形影不离者的家里聆听一次这种音乐演奏。如果你愿意的话，爱多阿尔阁下可以把全班人马带来；以你那样多情善感的听觉和对于意大利的朗诵艺术比我更内行的知识，我确信在一次音乐会后，你一定会达到我现在的水平，并使你能分享我的喜悦。我还要向你建议和请求你趁演奏大师在这里的机会向他学习，就象我今天早上已经开始做的一般。他教导的方法很简单明了，实践重于空谈；他并不说应该怎样做，而是实际去做；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榜样胜过规则。我已经看到，问题只在于服从节奏，能很好地感知、琢磨和细心地分清每个音乐的音节，同样要衬托那些声音而不去增强它们，最后要能祛除声音里的噪音和一切法国的装饰音，使声音变得正确、富有表现力和柔和；你天赋有那么轻盈和柔和的嗓子，一定会容易掌握这新的方法；凭你的聪明，你很快就能掌握使意大利音乐取得生命力的那种力量和精神。

E' lcantar che nell' anima si sente. **

那么把那讨厌和可悲的法国歌曲永远扔到一边去吧，与

* cor mio, i' idolo amato: 我的心，我恋爱的偶像。（意大利语）

** 灵魂里也感觉到了歌曲。（彼特拉克的诗句）（意大利语）

其说它象激情的冲动，毋宁说它更象肠痛时的狂叫。学习养成感情启示于你的那种神圣的声音吧，它是最配你的嗓子的，最配你的心灵的，它也常常能表达感情丰富的性格的优美和热情的。

第四十九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你一定知道我只能私下给你写信，而且常常有被发觉的危险。在有可能给你写长信的情况下，我只得就你信中最主要的话作答复，或者对于我跟你当面讲的、跟写信一样不便直截了当说的话作些补充。今天我特别要就爱多阿尔阁下的问题说几句，这样，我就把你信上其余的话都忘记了。

我的朋友，你害怕失掉我，便跟我谈起歌曲来了！这倒是彼此不太了解的情人们之间闲扯淡的好题材。你的确不妒忌，这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现在我自己也不会嫉妒了，因为我已深入了解到你的心，在别人感到你冷漠的地方，我只感到你的信任。啊，来自一个完美无缺的结合的感情的安全感，真是甜蜜和亲切的安全感！我知道，靠着它你从你自己的心里汲取我心忠实的良好证明；我的心也是靠着它来证实你的心；假如我看到你处于心神不宁的状态时，我将认为你不太热恋我了。

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爱多阿尔阁下对我除了象一般男子对于我这样年纪的姑娘的关心之外，有没有更大的关心：问题不在他的感情而在于我父亲和我的亲属的感情；他们对于他的态度也象对于其他的所谓求婚者的态度一样，而对于这

些人你说过你是无话可说的。如果排除他跟排除他们一样能使你放心，那你尽可放心便了。这样高贵人物的垂青虽然对我们是种荣誉，但父亲和女儿都不会同意，于丽·岱当惹决不会成为蓬斯冬贵夫人的。这一点你可以记在心头。

你不要以为我们曾谈过爱多阿尔阁下的问题；我确实相信在我们四个人中间，只有你认为他是喜欢我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我是知道我父亲的意思的，虽然他既不曾对我，也不曾对任何人说起过；如果他对我正面宣布这事，我也不会了解得更清楚。为了消除你的恐惧心理，这已经足够，就是说你应当知道的不必再多了。其余的部分对于你是纯粹的好奇心，你知道我决定不来满足这种好奇心。你没来由地责备我这种克制，并认为对于我们共同的利益是不相宜的：假如我一直有这种克制的话，今天它对于我便不见得那么重要了。假如没有把我父亲那番话不审慎地报告你知道，你在梅耶利也不致感到懊恼；你也不会给我写那封使我倒霉的信，我便会天真无邪地生活，也还可以希冀幸福。你判断一下，仅仅由于一次不审慎，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怕以后再犯其他不审慎的事；你往往过于激动，因此你不能审慎从事；你较能克制你的激情而不能把它掩饰。稍一惊惶，就能使你勃然大怒；一丝有利的光辉就会使你深信不疑；人家在你的灵魂里看得出我们的全部秘密。由于你的热诚，你会毁坏我努力的全部成果。因此请你把爱情的操心事留给我处理，把一些快乐留给你自己；这种分工你感到有困难吗？你不觉得对于我们的幸福你能效力的，就是不要为它设置障碍吗？

唉！这些来得太迟的审慎今后对于我能有什么用呢？是

否有时间在深渊的底下再来加固自己的脚步并预防已经落到头上的灾祸呢？啊！可怜的姑娘，侈谈幸福的该是你！幸福能否就在那羞辱和悔恨所支配的所在呢？天哪！既不能忍受她的罪过，又不能忏悔；被成千种恐惧所围攻，又被上千种空洞的希望所欺骗，甚至更不能享受失望的可怕的安宁，那是多么残酷的处境呀！我今后只有一任命运的摆布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力量和德行，而是幸运和谨慎；问题不在熄灭我那本应持续终生的爱情，而在使它成为无罪或有罪而死。我的朋友，请考虑这种处境，并看看你能不能相信我的热忱。

第五十封信

自 于 丽

昨天跟您分手时，我完全不想向您说明您责备我所以忧愁的原因，因为那时您不能听我的话。虽然我讨厌解释，但我应当向您解释，我已答应这样做，我要实践诺言。

我不知道您是否记得昨天晚上您对我说的那番奇怪的话，还有说话时的那种姿态？至于我呢，为了您的名誉，也为了我的安宁，我要把它们尽快忘却，但不幸我为此太气愤了，以致不能轻易忘掉。这类差不多的说法我在港口附近经过时有几次曾刮到我耳朵里来；可是我不相信这类话能从一个规矩人的嘴里说出来；我至少能肯定这类话决不会进入情人们的词汇，我也万万想不到它们能够在您我之间使用。唉，上帝！您的爱情如果靠这样来增添乐趣的话，那么它是种什么样的爱情？不错，您那时是从宴席上出来，我也知道，人们在这地方有些出格的行为是应该原谅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同您谈这事。您要知道，假如您在清醒的状态下想跟我作这样的对话，那将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但在这件事上使我焦虑的，是因为一个喝醉酒的人的行为，往往只不过是他在内心深处隐秘思想的暴露而已。我真能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自制力的情况下，您会显示您的本来面目吗？如果您在没喝酒时心里想着您昨晚说过的那些话，我

会怎样？我与其忍受那样的蔑视，宁可熄灭那如此粗鲁的情焰，并丧失一个不能尊重他的对象的情人，因为他是很不配受我尊敬的。您是珍视高尚的情操的，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已掉进了那残酷的错误里去了，因此决定在幸福的爱情里不必再顾惜廉耻，也不必再对他本来敬畏的心上人保持尊敬了？啊！假如您老抱着这种想法，那么您就不会再令人害怕，我也不会如此不幸了！您可不要搞错了，我的朋友；对于真正的情人们来说，人们的偏见是最最危险的；那么多的人都在谈爱情，但知道爱情的人却如此稀少，多数人把下流关系的一些卑劣准则当作是爱情的纯洁和甜蜜的法规，而对这种关系很快感到厌烦后，便乞灵于想象和堕落的恶魔来维持。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误会了；但我觉得真正的爱情是一切关系中最纯洁的一种。是它，是它那圣洁的火才能净化我们自然的习性；把它们集中到爱这个唯一的目标上去；是它，使我们避免各种诱惑，它使得除了唯一的对象以外的异性对于这一性来说，不再成为异性。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一个男人永远是一个男人；但是在一个爱着的心看来，除了她的情人之外，再没有别的男人了。我说什么来着？一个情人不也是一个男人吗？啊！我说他是远为崇高的生物！在恋爱的女人心目中根本没有男人：她的意中人高于男人，一切其他人则低于男人，她和他是他们同类里的唯一的两员。他们没有邪念，他们相爱。心不跟随着感官，而是引导着它们；它用一张美妙的幕遮盖着他们的迷误。是的，只有放荡和它的粗野的语言才是猥亵的。真正的爱情总是庄重的，它不会用厚颜无耻的手段来攫取它的欢心，它是羞怯地争取到的。神

秘、沉默、怯生生的羞惭刺激和掩盖着它的温柔的激情。它的火焰表彰和净化它的一切抚爱；即使在享受快感之中，端庄和诚恳也不会离开它，而且只有它懂得把这一切同欲望协调起来而丝毫不破坏羞耻心。啊！您是懂得真正的快乐的，您说，无耻的放肆怎么能跟爱情联系在一块儿？它怎么能不排除它们的喜悦和它们的一切魅力？它怎么能不玷污人们喜欢凝视他们心爱的对象的那完美的形象？我的朋友，您要相信我，放荡和爱情是不可能并存不悖的，甚至也不可能相互补偿的。当人们相爱时，心灵得到真正的幸福，而当他们不再相爱时，什么也不能代替幸福了。

然而不幸，您居然喜欢起这不光彩的语言来，您怎么会想到如此不适当地使用它，并对您所珍爱的人采用这种作为一个规矩人本来不应该知道的声调和态度的呢？使所爱的人伤心而自己却反而以此为乐，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拿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快乐来享受，这又是什么野蛮的快乐呢？我并没有忘记我已经丧失了受人尊敬的资格；可是假如我一朝忘记了，给我提醒的难道应该是您吗？对此加重处罚的应该是造成我错误的人吗？正好相反，他应该为此而安慰我才对。所有的人都有资格鄙视我，但您不在其内。是您使我陷于屈辱的境地，您对我是负了债的：我对我的弱点流了那么多眼泪，因此您有义务使我的痛苦的感觉有所缓解。我既不是正经的，也不是珍贵的。唉！我远不是那样的人，我甚至不是聪明的！我这颗温柔的心对于爱情不知道予以拒绝，这一点您是太清楚了，忘恩负义的人。但这颗心如果要是有所让步，它也只能对爱情让步，您很好地教会了我以它的语言，现在怎

么可以拿如此不同的语言来代替它。咒骂、打击给我的凌辱要比类似的抚爱更好受些。要么抛弃于丽，要么就该懂得被她尊敬。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知道没有廉耻的爱情；如果失掉您的爱情，我心头会感到很沉重，但用这样的代价来求得保持它，那对于我就更加沉重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许多话要讲；但必须结束这封信了，所以我等下次再说。当前，您要考虑关于酗酒的错误观念的两个结果。您的心是无辜的，这我十分相信；但您却伤了我的心；您不知道您自己所做的事，您仿佛逗乐似地折磨了这颗太容易惊慌的心，而这颗心对于您做的一切都不能无动于衷。

第五十一封信

复 信

您的信里没有一行文字不使我的血冻结；我读了二十遍以后，很难相信它是对我而发的。是谁？是我？我？我会冒犯于丽？我会亵渎她的形象？我一生的每时每刻都把赞美奉献的那个人，她会成为我侮辱的目标？不，在我萌生那如此野蛮的企图之前，我会把我的心刺穿一千次。我这颗心，它崇拜你，它飞着跪拜在你每一步的脚下，它愿为你创造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赞辞，啊，你对我这颗心未免太不了解了，于丽啊，你对它太不了解了。你竟谴责它对于你甚至连一个庸俗的情人对于自己的情妇那种普通和一般的尊敬都没有！我不相信自己既冒失又粗暴，我憎恨那种不道德的言谈，生平也没有踏进过人们教讲这类话的地方；即使我是人们中间最邪恶的人，即使我小时候是在坏人队伍里度过的，即使可耻的快乐可以在你统治的心里占有地位，难道我能当你的面说那样的话，让我加强你理所当然的愤慨吗？啊，告诉我，于丽，天上的安琪儿，告诉我，人家不能在所爱的人面前放肆无礼，我怎么能在你面前这样做。啊！不，那是不可能的。只消你一个眼神，我的嘴唇就会平静；我的心就会净化。爱情能用你的端庄的魅力来控制住我激烈的欲望；爱情可以制胜它而不会侮辱它；在我们灵魂的甜蜜的结合中，它们唯一的

妄念本来会产生感觉的错误。我号召你自己来作证。请你说，在过度的激情的整个疯狂里，我可曾为此不再尊敬我那迷人的对象吗？如果我获得了我的激情应得的奖励时，请问，我是否滥用过我的幸福来羞辱你温柔的羞怯？如果那热烈而怯生生的爱情以一只腼腆的手侵害了你的妩媚时，请问有没有一种粗暴的莽撞敢于亵渎那妩媚？当一个审慎的冲动偶尔揭起了它们的罗幕，可爱的腼腆有没有立刻起来代替了它自己的？你那圣洁的服装当再没有其他服装的时候，它可曾有片刻抛弃过你吗？象你那不可败坏的有德的灵魂，我的灵魂的全部烈焰可曾把你变坏过？这如此感动和如此温柔的结合对于我们的洪福还不足够吗？我们生活的一切幸福不是它单独造就的？世上除了爱情所给予的欢乐以外，我们还能举出什么别的欢乐？我们还想知道其他的欢乐吗？你以为这魔力可以破坏吗？哪里会！我也可能有一会儿忘记诚实、我们的爱情、我的幸福和我一直对你的不可战胜的敬重，即使也许不会崇拜你时也如此！不，你别相信这一点；我决不会冒犯你；我不曾有过这种记忆。即使我有一时的错误，我会永远受良心的谴责。不，于丽，一个人的命运太幸运时恶魔就会产生嫉妒，它便打了我的幌子来干扰它，给我留下了我的心，使我变得更为悲惨。

我厌弃、我憎恨我犯下的、为你所指责的一项错误，但我的意志没有参与这错误。我厌恶这种要命的酗酒，我本来以为它可以促进衷心的流露，它却无情地驳斥了我的希望！我向你发下坚定的誓言，今天起我终生弃绝饮酒，把它当作致命的毒药；这种致命的液体将永远不会干扰我的感官，它将

永远不污染我的嘴唇，它那可怕的魔力将不再能趁我不备时使我犯错误。假如我违背了这庄严的誓言，爱神呀，你就处以应得的惩罚：可以叫我的于丽的倩影立刻永远飞出我的心头，使它处于冷淡和绝望的境地便了。

你不要以为我用这样轻松的惩罚来抵偿我的罪过；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种惩罚；我等待着你给我以应得的惩罚，我恳求你减轻我的悔恨。愿受到损害的爱情进行报复并平静下来；惩罚我而不要恨我，我将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你要公正而严厉：必须这样，我也同意；可是假如你愿意留下我的生命，那么可以剥夺我的一切，但不要剥夺你的心。

第五十二封信

自 于 丽

怎么样，我的朋友，为了他的情人而戒酒！这就是所谓一种牺牲！啊！我认为在四个州里未必有人比你更为多情了！我不是说在我们青年人中间有的法国化的小先生出于气派而喝水；而是说你是由于爱情而喝水的第一人；这是瑞士的雅事录里值得写进去的一个例子。我甚至还知道你的行动，而且吃惊地获悉，你昨天在德·魏叶朗先生家吃晚饭时，你让全桌在饭后喝了六瓶酒，自己碰都不碰，当客人们喝高特酒时你喝同样杯数的水。然而这种戒酒是在我写信后继续了三天，而三天至少有六餐饭：那末，遵守誓言的六餐之外，可以加上因为恐惧的另外六餐，还有因为羞耻的六餐，还有因为习惯的六餐，还有因为固执的六餐。有多少理由可以延长这困难的节制，其中只有爱情将独享光荣！但不属于它的光荣，它愿意接受吗？

请看我开的恶劣的玩笑比你对我说的坏话还更多些；现在该是刹车的时候了。你天性是认真的；我注意到长时间的开玩笑会使你发热，正象长时间的散步使一个胖子发热一样；

但我向你报仇有些儿象亨利四世* 向德·马耶纳公爵** 报仇一般，你的女王要仿效那位最好的国王的宽大为怀。而且我担心由于你作了忏悔和自责之后，终于使你得到了善于补过的奖励，所以我要赶快把它忘掉，生怕如果我等候太久了，那就会变得不是宽大而是忘恩负义了。

至于你永远戒酒的决心，这在我心目中并没有象你想的那样了不起；就热烈的激情来说，这小小的牺牲何足挂齿，而爱情用殷勤是满足不了的。此外，想从不确定的未来获得当前的利益，这方面有的时候机智多于勇敢，因此就透露出，永远戒酒，是希望预先得到奖励，而戒酒一事必要时可以放弃不戒。唉！我的好朋友，一切能取悦于感官的事，过度是否跟享乐的目的必不可分？嗜好酒是否一定必须达到酒醉？还有哲学这门学问是否虚妄或冷酷到不是教人以有节制地享受乐趣而只教人把乐趣完全屏弃的地步？

假如你坚持你的誓言，你便会剥夺一项无害的快乐，而且因为改变了生活方式而冒影响你健康的危险；假如违犯了誓言，那你便会加倍冒犯了爱情，你的荣誉甚至也会因此受损害。所以这里我要使用我的权利；我不但要让你免除一个无效的誓言（它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我还要禁止你遵

*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589至1610年在位。——译注

** 马耶纳公爵(1554—1611)：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于1589年被刺后，他与亨利四世争夺王位，1596年归顺亨利四世。他是个胖子。亨利四世拉着他快速跑着散步，使他喘息不止。国王笑着对他说，他的报仇仅止于此，并赏了他很多封地和金钱。——译注

守它超过我所规定的期限。星期二我们这里将举行爱多阿尔阁下的音乐会。在吃点心的时候，我将给你一杯半满的清冽的和滋补的美酒；我希望你能当我的面和照我的心意把它喝下去，在喝酒之前先洒几滴酒向美惠女神赎罪。然后我的忏悔者在用餐时将恢复有节制地饮酒的习惯，用晶莹的泉水稀释喝的酒；正象你那善良的普鲁塔克*说的：跟水中神女相亲来调和酒神巴克科斯的热情。

关于星期二的音乐会，那位冒失鬼雷齐阿尼诺不知怎么会认为我已经能唱一支意大利的歌曲，而且甚至能跟他唱二重唱。他希望我同你唱这二重唱，为了使他的两个学生摆在一起。可是在这二重唱里有着这类象 *ben mio*** 的字眼儿，这当着心里明白的母亲的面说出来是危险的；还是把这个尝试搁到将在“形影不离的”家里举行的第一次音乐会时较好。我之所以那么容易地对这种音乐感兴趣，我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哥哥引起了我对意大利诗的兴趣，而且我常常跟你谈论它，所以我很容易发现诗歌的节奏，据雷齐阿尼诺说，我对音调掌握得相当好。我在每课开始时先念塔索***的几首八行诗或梅塔斯塔塞的几场折子戏；然后他教我念并伴奏宣叙调；于是我仿佛觉得在继续说和朗诵，这我在法语的宣叙调里是肯定不会遇到的。在这以后，我必须保持均匀和正确的声音的节

* 普鲁塔克(约 46/49—约 125)：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译注

** 我的心肝。(意大利语)

*** 塔索 (1544—1595)：意大利的诗人。——译注

拍，这种练习在习惯于一连串爆发音的我，觉得相当困难。最后，我们转到了抒情调；于是我发现声音的正确和柔韧、悲怆的表情、加强了的声音，以及一切的段落都是歌曲的优美和节拍的正确的自然结果；因此我本来认为最难学的，现在简直用不着再去钻研了。旋律的性质对语言的声音有那么大的关系和一种转调的如此大的纯正性，所以只须听低音并知道念，就可以容易地理解歌曲的意义。一切激情在歌曲里都有尖锐的和强烈的表现；同法国歌曲的单调缓慢和费劲的音调完全相反，它那总是柔和而轻松、但活泼而动人的音调，只要费一点儿劲就能表现很多东西；总之，我觉得这种音乐激动人的灵魂并能使肺部休息；这正是我的心和胸腔所需要的。那么星期二再见，我可爱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忏悔者，我的使徒：唉！你怎么不是我的呀？为什么独缺所有一切权利都属于它的那头衔呢？

附言：你是否知道将举行一次有趣的水上漫游，象两年前同可怜的夏依奥一起举行过的一样？我那狡猾的老师当时是何等胆怯！他在伸手拉我离船时是那么哆嗦！阿！是个伪君子！……他改变得多了。

第五十三封信

自 于 丽

现在看来，我们的计划都给打乱了，我们的期望都落空了，老天爷本该褒奖的情焰却给辜负了！我们成了盲目命运的恶作剧的玩具和受嘲弄的希望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们将一直不能达到那逃离我们但又永远引诱我们的快乐吗？我们徒然梦想的那婚礼本应当在克拉朗举行的，但却给恶劣的天气扰乱了，它要改在城里举行。我们本来安排在那儿会面的；现在要小心行事了，因为警惕的眼睛在背后窥探着我们俩，我们在一块儿时瞒不了他们，即使如果我们中有一个有幸悄悄地躲过他们的目光，但另外一个却不会跟着给滑过去的。但假如成功的机会终于降临，我们也不可能利用这种时机，世上最厉害的母亲们之一能把时机剥夺去，于是两个不幸者不但得不到幸福，这时刻却反而会断送他们！然而一切障碍不会使我沮丧，倒反而更会激励我。新的不明的力量鼓舞着我。真的，我觉得自己有一股前所不知的勇气。如果你今晚也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今夜，就在今夜多半可以履行我的一切诺言，并一下子偿还你爱情的宿债了。

这一切你要好好想想，并且要看到你的生活是何等的甜蜜，因为我向你建议的办法会使我们俩全部走向死亡。假如你害怕，那就不必看完这封信；但如果宝剑的尖端今天不会

使你害怕，正象从前在梅耶利的深渊没有使你丧胆一样的话，那么我的心也能冒同样的危险而不致动摇。你且听着：

那个巴瑟，她平时睡在我房里，三天前她病了；虽然我非常愿意看护她，人家却不管我反对而把她搬到别处去了。不过因为她病好些了，她也许明天就会回来。大家吃饭的地方远离着通向我母亲和我的房间的楼梯。当晚饭的时候，除了厨房和饭厅以外；整所房屋都没有人影。最后要说的是在这季节，夜里这个时候已经相当昏暗；夜幕可以很容易地掩蔽过路人，你对屋子里的人都是很熟悉的。

我说这些已经够明白了。今天下午你要到方勋家里来，我将把其余的话对你讲清楚，还要给你作些必要的说明。如果届时办不到，我就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放在我曾预告你的藏我们信件的那个秘密地方，你就会找到这封信，因为这信里的事太重要了，所以我不敢交给别人送去。

啊！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你的心在怎样跳跃！我从中看出你的狂喜，我也非常愿意分担这种喜悦！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是的，不领略到一瞬间的幸福，我们决不放弃这短促的生命；但你也要想到这一瞬间是被一些死亡的恐怖包围着的；接近它的道路上有上千种意外事故，快乐的地方充满着危险，隐伏着非常的祸害；假如有人发现了我们，我们便会完蛋，为了免于危险，我们必须十分幸运，我们不能图侥幸。我深知我的父亲，我不怀疑他将亲手立刻刺穿你的胸脯，他甚至会先从我开刀，因为他肯定不会对我更宽大些；假如我不明确分担这种危险，你相信我会让你冒险吗？

你还要记住不得有勇敢的表现；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甚

至特意禁止你不要带任何自卫的武器，连你的剑也不要带；反正它对你完全没有用；因为我们如果被撞见了，我的设想是，我赶快扑到你的怀抱里去，使劲将你搂抱在我怀里，就这样去接受那致命的一剑，以便从此跟你永不分离，我死后将比活着更幸福了。

我希望为我们保留的是一个较好的命运；我觉得它至少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命运之神对我们不公正将感到厌倦了。那么来吧，我的心的灵魂，我生命，来，使你跟你自己结合吧；来吧，在温柔的爱情的庇护之下，接受因你服从和牺牲而得的奖励吧；来，即使在快乐的怀抱里，承认只有心灵的结合才能获得他们最大的魅力。

第五十四封信

致 于 丽

我来时心头充满着激情，踏进这爱情的庇护所时这激情在增长。于丽！看，我来到了你的房间；看，我来到了我的心对一切都崇拜的圣地。爱情的火把引导着我的脚步，所以我经过时没有被人觉察。可爱的地方，幸福的地方，你过去曾看到那么多抑制着的温柔的目光、那么多压低着的灼热的叹息；你曾看到我最初的激情的萌生和滋长，你第二次将看到它们获得犒赏；我那永久的恒心的证人，你要当我幸福的证人，并永远掩盖人们最忠诚和最幸福的人的欢乐！

这神秘的居室何等的可爱！这儿的一切抚慰和促进那吞噬着我的热情。于丽啊！这屋里充满了你，我的欲望的火焰扩散到你留存的一切东西上面：是的，我全部感觉在这儿一下子都被陶醉了。这儿到处散发出我不知道是什么清淡的幽香，它比玫瑰更芬芳，比虹彩更轻盈。这儿我仿佛听到你那优美的声音。你到处乱放的服饰的每一件在我的想象中描绘出你的倩影：这用以掩盖你那浓密的金发的轻便的帽子；这幸运的头巾，我至少有一次没有发出怨言；这雅致而简单的便服，它充分表示穿着它的人的情趣；这双如此娇小的高跟拖鞋，纤小的脚穿起来十分方便；这如此合身的胸衣，它接触和环抱……多么美妙的躯体！……前面两个隐隐的圆形轮

廓……令人神往的陈列！……鲸须留下了束腰的痕迹……美妙的标记，我吻了它千百遍！……上帝！上帝！如果……那时将会怎样……啊！我仿佛已经感觉到这颗温柔的心在一只幸福的手底下跳动着！于丽！我亲爱的于丽！我到处看见你，到处感觉到你；我连同你呼吸过的空气一块儿呼吸着你；你渗透到了我整个的存在。你的闺房对于我是多么灼热和难忍！它对于我的耐心是可怕的考验。啊！快来，快飞来，不然我就要死了！

多大的幸运让我找到了墨水和纸张！我把我所感觉的表白出来以抑制心头过度的激动，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借此欺骗了我的激情。

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莫非是你那凶暴的父亲？我自信不是胆小鬼……然而在这时刻死去，我认为是可怕的！我的绝望将同烧毁我的激情一般强。天哪，我要求你再给我一小时的生命，我可以把其余的时日交给你处理。啊！欲望！啊，恐惧！啊，难忍的战栗！……有人开门了！……有人进来了！……是她！是她！我朦胧中瞥见她，我看见她了；我听见门又关上了。我的心，我的脆弱的心，如此剧烈的颤动你支持不住；啊！鼓足力量来承担起向你压下来的鸿福吧！

第五十五封信

致 于 丽

啊！我们死吧，我可爱的朋友！我们死吧，我心灵的爱人！我们已汲尽了青春的一切欢乐，这平淡的青春今后还有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办得到的话，请给我解释明白我在这不可思议的夜晚所感受的；对这样经历过的一种生活希望你能给我以启示，要不然就让我离开那种我刚刚跟你一起经历过而现在已不再留下什么的生活好了。我尝到了欢乐，并认为体会到了幸福。啊！我只感觉到一个虚幻的梦，也只想象到一个儿童的幸福。我的感官愚弄了我那粗鄙的灵魂；我只在它们那里寻求最高的幸福，而我发现它们衰竭的欢乐只是我的欢乐的开始。啊，自然的唯一的杰作！神圣的于丽！获得你的心是多么大的幸福，最热烈的爱情的欢乐也无从同它比拟！不，那最使我感到遗憾的，决不是这些热情：呵！不是的，如有必要，你尽可以把这些我为之可付出千百次生命的、醉人的恩惠收回去；但是要把比这些恩惠超过一千倍的东西还给我。还我以你曾向我预示过、而且你曾给我如此美妙地体味过的那种灵魂的紧密结合；还我以我们心心相印的美妙的欢乐；还我以我在你怀里寻觅到的迷人的美梦；还我以这更为美妙的觉醒，还有这些断断续续的叹息，还有这些甜蜜的眼泪，还有那愉快的忧郁让我们慢慢地品尝的亲吻，还有

当你把那生来为了与你结合的心贴到你心上去时如此柔和的呻吟。

告诉我，于丽，按照你的敏感，你一定能很好地判断别人的感情，你认为我从前感到的确是真的爱情吗？你不要怀疑，我的感情从昨天起，性质有了改变；它们不知怎么变得较不猛烈而是更甜蜜、更温柔和更动人了。你可记得，我们曾平心静气地谈论我们的爱情和关于我们模糊而可怕的未来，并因之而使我们对于现在更多感触的那整个时刻吗？你可记得这可叹地飞逝的时光，它那淡淡的忧愁的痕迹使我们的谈话变得如此令人感慨吗？我那时是平静的，但我就在你身旁；我崇拜你，却什么欲望也没有；我除了能够永远象现在这样感到你的脸儿就在我的旁边，你的呼吸拂及我的脸颊，你的手臂围着我的脖颈之外，我甚至没有想到过另一种幸福。我的全部感觉里多么平静！多么纯净、持续、彻天彻地的快乐！乐趣的媚力就在灵魂中；它不会再从那里逸出，它会永远持续下去。爱情的疯狂跟这种恬静的情景有多么大的区别！这是我有生以来在你身边第一次体会到的；然而你自己来评论我体会到的变化；这是我生平所有的时刻里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也是我唯一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于丽，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以前是否完全没有爱过你，或者现在我已不再

* 轻率的妇女，您想不想知道人家是否爱您？观察一下温存以后您的情郎。爱情啊，如果说我对于逝去的享乐的年华表示惋惜的话，那不是对于快乐的时刻而发，而是对于其后的时刻而发的。——卢梭原注

爱你了。

仿佛我现在不再爱你了？怎样的疑心病呀！莫非我不再存在了？或者我的生命不再象存在在我的心房里一样存在在你的心房里了？我觉得、我感到你对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高贵一千倍。我在精神困乏时得到新的力量来更温柔地抚爱你。的确，我对你的感情变得更平静了，但它们却更为深刻，性质也更不同了；它们既没有减弱，却反而更增强了：友情的温馨缓和着爱情的激烈，我几乎想象不出有哪种恋情不把我跟你结合在一起的。我至美的爱人呀！我的妻子，我的姊妹，我的可爱的朋友！我用尽了人们心中所有最亲切的名词之后，我依然不能表达出我所感觉的！

虽然我自觉很害臊和屈辱，但我得向你承认，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你比我更好地懂得爱情。是的，我的于丽，我的生命和存在的主宰确实实是你；我以我的灵魂的全部能力崇拜你，但你的灵魂更为多情，它更深入地为爱情所渗透；人家能看到它、感觉到它；是它增进了你的优雅风度，它掌握着你的言谈，给予你的眼睛以敏慧的温馨，给予你的声音以如此感人的音调；是它，只要你一出场，人就不知不觉地将你心中柔和的情感传导给其他人的心，我距离这自我满足的美妙境地多么遥远！我要的是欢乐，而你要的是爱；我有奋激之情，你则有热情；我的一切激情抵不上你那动人的娇懒，而你的心赖以滋养的感情是唯一的最高幸福。只有昨天我才领略到这种如此纯净的欢乐。你给我稍稍留下了你灵魂中这不可思议的美妙的东西，我觉得，连同你甜蜜的呼吸一起，你启发了我一个崭新的灵魂。为此我要敦促你赶快完成

你的业绩。请你把我灵魂中所有剩下的东西都拿走，而完全用你的来填补原来的位置。是的，我的美丽的天使，天界的灵魂，只有像你的那些感情才能使你的美丽显得彰明较著；唯有你才有资格启发人以完美的爱情，唯有你才适合于体会它。啊！我的于丽，为了象你所应得地爱你，把你的心给予我。

第五十六封信

格兰尔致于丽

我亲爱的表妹，我要把一件与你有关的事通知你。昨天晚上你的朋友同爱多阿尔阁下发生了一场将会变得严重起来的纠纷。他们发生争吵时，陶尔勃先生也在场，他为这事的后果担忧。今天早晨他来我处对我讲起。下面就是他所讲的经过。

他们两人都在爱多阿尔阁下家里吃晚饭；听了一二小时的音乐以后，他们开始谈话和喝潘趣酒。你的朋友只不过喝了一杯兑了水的酒；其他两人并不太节制；虽然陶尔勃先生不同意自己喝醉了，但我保留在另一次机会就这事对他说明我的意见。他们的谈话自然落到了你身上，因为你一定知道爱多阿尔阁下只喜欢谈你的问题。你的朋友不喜欢这种不愉快的谈论，所以听到这些话时不大顾到礼貌；被潘趣酒和对方生硬态度所刺激的爱多阿尔阁下，终于不客气地指责你的冷峻，说这种态度并不象人家所认为的是一般的，又说不这样议论的人们里只有他受到这么坏的待遇。你是知道你的朋友火爆性子的，他立刻带着侮辱性的激动发了一通言论，受到了反驳，于是他们拔出剑打起来了。半醉的蓬斯冬阁下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便不得不坐下来。他的腿立刻肿了，这要比陶尔勃先生进行排解的一切努力更有效地使纠纷平静了

下来，但因为陶尔勃先生一直留意着事情的发展，他看到你的朋友退出去时走近爱多阿尔阁下，听到在后者的耳朵边低声说道：“一等到您能走动时，请就把您的消息告诉我，或者让我自己来打听。”爱多阿尔带着讥讽的微笑对他说：“您不必费心，你会相当早地知道。”于是你的朋友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等着瞧”，便离开了。陶尔勃先生在交给你这封信时，会把详情告诉你。怎样启发你以消弭这个不幸的事件的办法，以及怎样吩咐我从旁协助你该做些什么，那就得靠你的明智了。现在，送信的人将听你吩咐；你交代给他的一切，他都可以照办，你可以相信他能保密。

我亲爱的，你会遭殃的；我的友爱必须这样提醒你；你们现在那种关系在我们这样的小城里是不能长时间不被发觉的；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两年多以来，你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幸运的一个奇迹。如果你对此再不注意，你很快就会那样；若不是大家都爱护你，大家早已经议论开了；但普遍厌恶说你坏话，所以这样做的人不受欢迎而肯定只会被人讨厌。然而凡事都有个限度。我很害怕你爱情的秘密的限度是否也达到了，而爱多阿尔阁下的怀疑很有可能来自被他偶尔听到的一些坏话。这些你得好好想想，我亲爱的姑娘。前些时候有个巡逻说曾看见你的朋友在早晨五点钟从你家出来。幸亏他是最先知道这消息的，他赶快跑到那人家里，找到了使他沉默的秘密方法；可是这样的沉默能算什么沉默，还不是使谣言暗地里传播的一种办法吗？你母亲的怀疑也是与日俱增；你知道她已经对你暗示过不知多少次，她也对我讲过，态度相当严厉；如果不是害怕你父亲的狂怒，她肯定已

经对他本人讲了；但她同样怕他责备她是主要的罪人，因为你们的结识是由她引起的。

我不能过多地向你反复唠叨，你要想到你自己，现在还不晚；在人们议论之前，把你的朋友打发走，慎防滋长的疑窦，只要他不在，怀疑就会消退，因为人们毕竟可以相信他在这儿干什么。也许过六星期、过一个月，可能已经太晚。假如有一点点风声吹进你父亲的耳朵里，那么一个因自家荣誉而固执起来的老军人的愤怒，同一个暴躁的、完全不懂得容忍的青年人的急性子之间所产生的结果，真会使人不寒而栗；但我们首先应该用某种方法解决爱多阿尔阁下方面的问题，因为假如在纠纷结束之前你对你的朋友谈他的离开，你只能激怒他而遭到他对你的正当的拒绝。

第五十七封信

自 于 丽

我的朋友，我已详细获悉您和爱多阿尔阁下之间发生的事件；您的女友根据对事实的正确的认识，按照您宣扬的感情，她对此认为您并非徒托空言，所以现在想跟您研究一下您在这事件里应该怎样行事。

我不知道您是否熟悉剑术，也不知道您觉得能够抵御这样一个人，他在欧洲有精于剑术的名声，历来跟人厮杀过五六次，而且总是杀死或者击伤对手，或者缴人家的武器。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处境，人家是不考虑他的技巧而是考虑他的勇敢的，也能理解对一个侮辱您的勇士进行报复的好方法是使他杀死您。我们且不谈这种如此明智的格言。您将对我说，您的荣誉，还有我的荣誉，您都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么现在应当就这个原则谈谈。

让我们先从与您有关的事谈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在一次只涉及我一个人的谈话里，使您本人感到受到侮辱的是什么？假如您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为我辩护，这一点等一会儿再来谈，现在您不能否认争吵于您个人的荣誉完全无关，除非您把人家怀疑我爱着您看做是一种侮辱。我承认您受了侮辱，但那只是在您自己首先严重地侮辱之后；而我呢，我们这一族有很多军人，我听到过这类可怕的问题的争论，我知道一

个侮辱去回答另一个侮辱是决不能消除它的，也知道人家首先侮辱的那个人是唯一的被侮辱者，对于一件意外的战斗，也是这种情况，那里的侵略者是唯一的罪人，为了自卫而杀人或伤人的人则不算犯有杀人罪。

现在我们再来看我的问题。姑且认为我被爱多阿尔阁下的话所侮辱，虽然这些话是正确的。您可知道，您那么热烈和鲁莽地为我辩护时，到底做了什么吗？您加剧了他的侮辱，您证明了他是有理的，您为了一种假的荣誉而牺牲了我的荣誉，您为了最多也只能得到一个勇于斗士者的名誉而破坏了你的情人的名誉。我倒要请您指出，在您为我洗刷所用的方法和我真的清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您真以为如此热心地为我辩护可以充分表明我们之间毫无关系，还足以让人看到您勇于表明您不是我的情人吗？您应当明确知道爱多阿尔阁下说的一切话还不如您的行为足以证明我的不利；唯独您一人凭您这番壮举把事情公开了出来并加以证实。至于他么，他很可能在厮杀中逃过您的剑，可是我的名誉以及我的生命却不可能逃过您对它们那致命的一击。

上面说的都是很过硬的道理，您是无法可以反驳的；不过我预料您会用惯例为理由进行争辩；您会对我说，有种命定的趋势迫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这样；您会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辟谣也是可以的；还会说，事情既然闹到这步田地，就不能不决斗，否则就要丢脸。我们现在来看看对不对。

您记不记得从前有一次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您告诉我要划分真正的和表面的荣誉的区别吗？那么我们把今天说的归到二类中的哪一类呢？在我说来，我看不出这怎么甚至会成

为问题的。在杀死一个人这种光荣和一个正直人的荣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别人空洞的意见对于植根在你内心深处的真正的荣誉又有什么价值？什么！一个人真正具有的品德会在一个毁谤者的谎言底下垮台吗？一个醉汉的咒骂值得人们的注意吗？一个明智的人的荣誉会操在他偶尔遇到的什么人的手里吗？您也许会对我说，一场决斗可以证明这个人是英勇的；这一举就可以消除所有其他罪恶的耻辱或谴责？我要问您，提出这样决定的到底算是什麼荣誉，如果为这样的决定辩护，那又是种什麼理由？这么说来，骗子手只消跟人决斗，他就不再是骗子手；说谎者的谎话只要有剑来支持就可以变成真理了；如果有人指摘您杀了人，为了证明这不是事实，您便去杀第二个人。这样一来，德行、罪行、荣誉、耻辱、真理、谎言，一切都可以在战斗里解决问题。一所演武厅便是一切正义的审判厅；除了武力，没有别的权力；除了杀人，没有别的理性；对于被侮辱者的一切补救办法便是杀死他们，而一切侵犯都可以在侵犯者或被侵犯者的血泊里同样会很好地被洗刷干净。您说说看，假如狼知道说理，它们能有其他的格言吗？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您自己来判断，关于荣誉的问题我是否过度夸张了？这些对于您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在您事实上说谎的情况下得到了被揭穿的结果。那么您是否想把真理连同那因为说了真话而您想惩罚的人一同杀死？您想在听从决斗的命运时，召唤老天爷对谎话作证明，而且您敢于对决斗的裁判者说：“来支持这不公正的事业，并使谎言获胜？”这种渎神的话一点儿没有使您害怕？这种荒唐话一点儿也没有引起您的愤怒？唉！上帝！不怕罪行而只怕谴

责的荣誉，是何等可怜的荣誉，它不准您忍受别人的谴责，虽然您自己的心从前也曾谴责过。

您要人家从读书中使自己受到益处，那么您自己也应当从阅读中受益，您可以从书上去寻找：从前遍地英雄的时代可曾有过一次决斗的号召？古代最英武的男子可曾想到过用特殊的争斗来报复他们个人遭受到的侮辱？凯撒对加东*、或者庞贝对凯撒可曾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受到过那么多的侮辱而发出过决斗书？还有希腊最伟大的统帅**因为被人用棍子相威胁而感到丢了面子？我知道，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俗；但现在的一切风俗是否都是好的？还要请问，每个时代的风俗是否都是不可动摇的荣誉所要求的那种风俗？不，这种荣誉是决不会变的；它既不以时间，也不以地点，也不以成见而变化；它既不能消逝，也不能再生；它在正直的人的心里，也在它的义务的不变的法则里有它永久的源泉。假如世上最文明、最勇敢、最有道德的民族都不知道决斗，那么我说决

* 加东（公元前 93—46）：罗马政治家，共和国的保卫者。——译注

** 指古代雅典著名统帅菲米斯托克尔（公元前 525—460）有一次在统率雅典舰队抵御波斯入侵时，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主张立即出击，而与希腊联军指挥官埃弗里巴特发生争执，后者向他挥起棍子，菲米斯托克尔对此答道：“你可以打，但要听我的话。”——译注

斗并不是一种荣誉的制度，而是一种可怕的和野蛮的风尚*，是和它的残忍的起源适应的。还须知道，如果问题涉及他的生命或别人的生命时，正直的人应否按风俗行事，假如他不按风俗而敢于反对它，他是否算得上是真的勇敢？在一些相反的风俗统治的地方，那愿意服从这风俗行事的人，您认为该怎么办？在梅西纳或那不勒斯，人们在街的转角处窥伺敌人，从背后给他刺一刀，在那个地方这叫做勇敢；而荣誉不属于让敌人杀死自己的人，自己去杀死敌人才算勇敢。

因此切不要把荣誉这神圣的名字跟那把一切德行放在刀尖上、并只对于造就凶悍的坏蛋有利的野蛮的偏见等量齐观。这种观点也许可以说能对荣誉提供一种补充，但荣誉居统治的地方这种补充能有什么用？对于使自己冒生命危险却因而证明自己行为不端的人，该怎么来看？您没有看见那些耻辱和荣誉都阻止不了犯罪，却被假耻辱和害怕指责所掩盖和增多了吗？害怕使人变得伪善和说谎；是它使一个朋友为了一个本应忘怀的、不审慎的字眼儿，为了一个应得的却接受不了的谴责而流血；是它使一个受骗和惊慌的姑娘变成可怕的疯子；是它，全能的上帝啊！它能够武装起母亲的手来对付嫩弱的胎儿……一想到这可怕的思想，我就感到我的灵魂发憊，我至少得感谢试探我们灵魂的人，他使我的心离开了这

* 决斗滥觞于古代日尔曼人和法兰克人，即所谓“野蛮人”。卢梭对于决斗的道德方面的问题颇感兴趣。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其他许多思想家（施蒂尔、阿迪生、孟德斯鸠、伏尔泰、普雷涅等）亦然。——译注

可怕的荣誉感，因为它只能使人做错事，使人性战栗。

请您回过头来想想，您是否可以故意地谋害一个人的性命，并且为了满足一种野蛮和危险的、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狂想而把您的性命置于不顾？象这样的情况下流了血的惨痛回忆是否能教流这血的人的内心停止复仇的叫喊？您知道其他跟预谋杀杀人罪相等的罪行吗？如果一切道德的基础是人性，那么我们对敢于谋害同类者的嗜血成性和道德败坏的人该怎么看？您可记得您反对为外国人服兵役而自己对我说过的话。您曾说，公民的义务是以身许国，不得法律许可不得自己自由行动，尤其不得违反它的禁令，这些话您有没有忘掉？啊，我的朋友！假如您真诚地爱好德行，那您就要学会服膺它的风尚而不是服膺人们的风尚。我愿意为此忍受些不方便之处；道德这个词儿对于您只不过是个空洞的词儿？难道您只有当它毫无价值可言时才有道德吗？

可是这些不方便之处到底是些什么呢？那些寻找拿人们的不幸来取乐、同时老是希望有些消息可以传播的游手好闲者和坏人的嘀嘀咕咕，这的确是可以相互掐死的重大理由！哲学家和智者是人生一些最大的事件中如果以无数人的荒唐的言辞为准绳，那么他实际上不过是个庸人，那么所有这种研究机构还有什么用。因此您为了责任、尊敬、友爱的感情而不敢牺牲复仇感情，是害怕人家会指摘您怕死吗？我的好朋友，您把事情衡量一下，就可发现在害怕指摘里要比怕死本身有更多可鄙的成分。吹牛家、懦夫竭力想充当勇士；

Ma verace valor, ben che negletto,

*Edi se stesso a se freggio assai chiaro **

假装毫无惧色地面对死亡的人，他是在骗人。所有的人都害怕死，这是有感觉的生命的重大规律，没有它，所有生物类会很快绝灭。这种恐惧是自然界的简单的运动，它不但无害，而且实质上还是好的，也是符合于事理的，它之所以变成可耻和值得非难，是因为它妨碍我们的善行和履行责任。假如怯懦不成为善行的障碍，它就不成为恶事。任何人关心自己的生命比关心自己的义务更重时，我认为这个人不会是真正有道德的。您自认为有理智的，那么请您给我解释，冒生命的危险去犯罪，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当一个人因拒绝决斗而的确引起别人的蔑视时，是因行善而引起别人的蔑视可怕呢，还是因做坏事而引起自己的蔑视可怕？请相信我，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是不太感觉到别人不公正的蔑视的，他只怕公正的蔑视，因为善与正直并不以人们的判断为依据，而以事实的性质为依据；因为即使所有的人赞许您将做的事，您未必见得因此减轻惭愧。然而因为道德的考虑而不去做那事的人是不会引起人家的蔑视的。一个一生没有缺点并从来没有怯懦的表现的正直的人，他一定会拒绝杀人以玷污自己的手，他因此更会受人尊敬。随时准备为祖国服务、保护弱者、完成最危险的任务、为一切正当和正义的事不惜流血牺牲来保卫他最珍贵的东西，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从事，如果没有大智大勇那是办不到的。他的心地

* “但真正的价值并不需要别人的证明，它自身表现出光辉来。”
(意大利语。)

非常平静，他昂首前进，既不躲避、也不寻求敌人；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不畏惧死而畏惧做错事，他怕罪行而不怕危难。如果有什么卑劣的偏见忽然起来攻击他时，他那可敬的生活经历能充分予以驳斥，人们从他一贯的品行中凭一切其他行为来判断其中的一项。

然而您可知道，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要克制自己会那么困难？那是因为不容易适当地坚持克制；也是因为这以后必须不犯任何会受谴责的行为。因为假如对于做坏事的恐惧在当前情况下不能制止他，那么为什么能假定在另一种更自然的动机下能制止他？于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制止不是由于道德而是由于怯懦；于是人们有理由讥笑那种遇到危险时产生的顾虑。您是否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如此胆怯和轻易提出挑战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极不正直的人，他们生怕人们敢于公开表示大家对他们的蔑视，便竭力用一些荣誉的事件来掩盖他们整个卑劣的生活。难道您想模仿这类人吗？我们且把职业军人放在一边，他们为金钱而出卖他们的血；* 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地位，用他们的利益来计算该得的荣誉，他们计算他们的生活锱铢必较。我的朋友，让所有这些人去厮杀好了。他们如此大叫大嚷的那荣誉是最不荣誉的；那不过是一种荒谬的习俗、一种道德的虚假的模仿，是用最大的罪恶装饰起来的。象您这样的人的荣誉决不是靠别人的；它是在它本身而不在旁人的意见；它不靠剑和盾而靠正直的和无可指摘的生活来保护的；而这决斗比别的决斗需要更大得多的

* 当时的瑞士人大批外出充当外国军队的雇佣军。——译注

勇气。

我经常赞赏真正的勇敢，我也一直蔑视虚假的勇敢，您应该用这些原则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我喜欢勇敢的人们，我不能容忍怯懦的人；我会跟一个见了危险就逃避的胆小的情人断绝关系，我也象所有的女人一样认为勇敢之火能激发起爱情之火。可是我认为价值要在合适的场合表现出来，而不要急于在不适当的场合拿勇敢作为虚伪的装饰，仿佛生怕在需要时再找不到勇敢似的。有的人努力作一次勇敢的表现，为了以后可以毕生把自己隐蔽起来。真正的勇敢更为恒久而较少一时的冲动；他总是如他所应该的那样；既不需要刺激它，也不需要克制它；正派的人随时随地不离开它，在决斗中用它对付敌人，在团体中捍卫缺席者的荣誉和真理的利益，在卧病时对付疾病和死亡的攻击。鼓励勇敢的那精神力量是永远起作用的；它总是把德行置于事件之上；问题不在决斗，而在于无所畏惧。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常常赞许的、也希望在您身上看到的那种勇敢。其余的只不过是鲁莽、胡闹、残暴；屈服于这些，那简直是卑鄙。我蔑视寻找没有意义的冒险的冒险家，我同样蔑视逃避本来应该面对危险的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对您指出过，在您跟爱多阿尔阁下的纠纷中并没有牵涉到您的荣誉，但您在诉诸武力时却损害了我的荣誉；您这种举动既不公正，也没有理，也不能容许；它跟您所主张的观念不相一致；它只适合于那些把勇敢当作补充自己所没有的德行的不正派的人，或适合于那些决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利益而厮杀的军官；真正的勇敢在于蔑视决斗那样的方法而不是去采用它；一个人拒绝决斗时自

己感到的不愉快，是完成真正的义务时不能避免的，而且这种不愉快是外表的而不是真实的；最后，最急于运用决斗的人们总是那些在正直方面最可怀疑的人。从这里我得出的结论是：您如果提出或接受挑衅，就意味着您放弃理性、道德、荣誉和我。我的意见您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您可以堆砌许多诡辩，但结果终究是勇敢的人决不会是懦夫，好人不会是没有荣誉的人。这么说，我好象已经向您证明了：一个勇敢的人蔑视决斗，好人厌恶决斗。

我的朋友，我认为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只能诉诸理性，并向您确确实实地把问题如实摆出来。如果我想把它们描写得象我所看见的那样，并使感情和人性来说话，那我将用另一种十分不同的语言了。您知道我父亲在青年时代曾不幸在决斗中杀死过一个人：这人是他的朋友；他们决斗并非出于本心，荒唐的荣誉感驱使着他们。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的那致命的一剑同时也永远剥夺了另一人的安宁。从此以后，悲惨的悔恨没有离开过他的心，大家常常听见他在独自一人时哭泣和呻吟；他仿佛仍然觉得自己残酷的手把剑刺进自己朋友的心中；在夜色朦胧中他看到他那苍白、流血的身体；他战栗着凝望那致命的创口；他想止住正在流着的鲜血；恐怖攫住了他，他叫喊；这可怕的尸体不停地纠缠着他。他丧失了自己姓氏的亲爱的继承者和自己家族的希望，这已经过了五年，而他至今对于他的死亡还在责备自己，认为这是上天降给他的正当的惩罚，因为他夺走了不幸的父亲身边的独生子。

这一切连同我天性对于残暴的厌恶，引起了我对决斗非

常的恶心，以致我把它看做是人类能达到的野蛮的极致。满心喜欢地去决斗的人在我心目中不过是一只竭力要把另一只撕成碎片的粗暴的野兽；如果在他们心中还存留些微的感情的话，我认为战胜者要比受害者更可怜。请看这些对流血司空见惯的人们，他们窒息了自然的声音，他们一步步地变得残忍、麻木不仁；他们拿别人的生命当游戏；丧失人性的惩罚的最后结果便是完全丧失人性。在这情况下他们怎么样呢？你来回答，你愿不愿意变成这样？不，你决不是生就的这样丑恶的蠢货；你要警惕可以引向那条路的第一步。你的灵魂还是纯洁和健康的；可不要以一种没有道德的努力、没有快乐的罪行、没有理性的荣誉的冒险去使它变坏。

我还不曾对你提到你的于丽；她无疑能使你的心来说服你。一句话，唯一的一句话，我就会让你向着它。你有时尊我以“妻”这个亲切的称呼；这时我也许可以当得起母亲的称呼了。你是否想在那神圣的纽结使我们联结前让我守寡呢？

附言：在这封信里，我使用了一个高尚的人从不反抗的权威性。如果您拒绝服从，我再没有话可对您说了，但请先考虑一下。请用八天时间对这重要问题好好想想。我不是以理性的名义提出这个期限，这是以我的名义提出的。您当能记得我在这方面使用了您自己给予我的权力，这权力至少可以扩展到这里。

第五十八封信

于丽致爱多阿尔阁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完全不是抱怨您，阁下：您侮辱了我，那我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对您不起的地方。怎么能设想一个正直的人要没来由地羞辱一家可尊敬的人家？如您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就请实行您的复仇好了；这封信给您一个轻易的方法去毁掉一个不幸的姑娘，他因冒犯了您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并愿意把您想剥夺她的那荣誉一任您来处置。是的，阁下，您的指责是正确的；我有一个心爱的情人，他是我心灵的、也是我本身的老师；只有死才能割断如此甜蜜的纽结。这个情人也是以您的友谊引为光荣的；他对此当之无愧，因为他敬爱您，他为人也有道德。然而他将在您的手中丧生；我知道为了受辱的荣誉就得流血；我知道他那勇敢本身将使他毁掉；我知道在一场在您是毫不足惧的战斗里，他那无畏的心将毫不恐惧地寻找那致命的一击。我希望能阻止这鲁莽的行动，我诉诸他的理性，唉！我虽写了信，却感到毫无用处，我虽对他的道德表示倾敬，但我不能期望他能明智到解脱一个虚假的荣誉感。您尽可以预先享受您即将刺穿您朋友的胸腔的快乐；但野蛮人呀，须知您至少不会享受到我的眼泪，也不会欣赏到我的失望的。我以在我心灵深处呻吟着的爱情保证，您可以做并非徒托空言的誓言的见证人；我

不会比我为之而生的那人多活一天；而您将有一剑把两个不幸的情人送进坟墓的光荣，他们对您丝毫没有存心对不起的地方，而希望使您荣耀。

阁下，人家都说您有高尚的灵魂和善感的心灵，假如它们让您平静地品尝一件我不能理解的复仇并造成不幸者的甜味的話，当我已不在尘世时，但愿它们能启发您稍稍照顾一双无可慰藉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仅存的一个孩子的死亡将使他们永世感到悲哀！

第五十九封信

陶尔勃先生致于丽

小姐，我按照您的吩咐，赶快向您报告您交托给我的差使。我刚从爱多阿尔阁下家里回来，我看见他还因扭伤而痛苦，只能拄着拐棍在房间里行走。我把您的信交给了他，他急急忙忙地拆开；我觉得他读信时很受感动：他沉思了一阵子；后来他以更明显的激动把信读了第二遍。在读完后他对我这样说：“先生，您知道荣誉的事情有它们的规则，那是大家不能放弃的。您昨天看见了我们中间发生的事；这得照章办事。请您找两个朋友，明天早晨劳驾带着他们一同来这里；那时您会知道我的决定。”我告诉他说，事情发生于我们之间，还是用同样的办法了结的好。他断然地对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把您的两个朋友带来，否则我没有什么可跟您谈的”。这时我便告退，脑筋里徒然想猜度他那古怪的想法究竟是什么。虽然如此，今天晚上我将有幸看见您，明天我将实行您交我办的事。假如您认为我带着随行人员去践约是适当的话，我便去组织我认为有把握应付一切的人手。

第六十封信

致 于 丽

停止你的眼泪，亲爱的于丽；在刚刚过去的那事件上，你要明白并分享我所体会到的感情。

当我收到你来信后，我心头充满了愤慨，竟无法如所应当地细心阅读它。对此我虽能声辩，但盲目的愤怒毕竟超过了一切。我对自己说道：“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决不能教我让人蔑视你。我即使会失掉你或是负咎而死，我也忍受不了人家不对你表示应有的尊敬；我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一切接近你的人都必须象我在心底里一样尊崇你。”然而对于你向我提出的八天的限期我不会动摇；爱多阿尔阁下的扭伤以及我对你的服从都使这延期成为必要的。我决心按照你的命令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你来信提出的问题，我要不断地读这封信并反复思考，但不是为了改变我的感情，而是为了证明我的有理。

今天早晨我又拿起了这封我认为太明智和太合理的信，正在忧心忡忡地读它时，忽然有人叩我的房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爱多阿尔阁下没有带剑，支着拐杖走进房来，有三个人跟在他后面，其中有我认识的陶尔勃先生。我对这不速之客的访问感到惊讶，便沉默着等待事情的发展，这时爱多阿尔要求我给他短暂的陈说，不要打断他的行动和说话。他说

道：“我为此请您答应我；这几位先生都是您的朋友，他们的在场可以保证您不会鲁莽从事。”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他。我刚刚说完话，忽然惊讶地——这是你可以想象到的，——看到爱多阿尔阁下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如此奇特的行动使我很吃惊，我便想马上扶他起来；但他提起了我方才的诺言，接着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先生，我现在来公开地收回我酒醉时当您的面说过的那番侮辱性的话：它们的不公道使之对于我比对于您更有侮辱性，所以我应该正式收回。我接受您愿意加给我的一切惩罚，我相信我的荣誉只有当我的错误得到补救之后才能恢复。无论什么代价，我要求您能原谅我，并把您的友谊还给我。”我立即对他说道：“阁下，现在我认识您的高贵和宽宏的心灵了；我也知道在您身上正确地把您那出自肺腑的话跟当您不由您自主时说的话加以区别；让我们把那些话永远忘掉吧。”我马上帮着他站起身来，我们互相拥抱着。这以后，爱多阿尔阁下转身向着那几个目击者，对他们说道：“先生们，我感谢你们的好意。”他又以高傲的神色和激动的声调补充道：“象你们这样正直的人都知道这样改正他错误的人对于任何人的错误都不能忍受。你们可以把所看到的公开讲给大家所”。然后他邀请我们四个人当天晚上吃晚饭，于是这些先生便离开了。

等到我们单独留下时，他又以更亲切和友好的态度过来拥抱我；后来他拿着我的手坐到我旁边来，大声说道：“幸运的人，享受您应得的幸福吧！于丽的心是属于您的；那么你们俩……”“阁下，您说什么？”我打断他说，“您丧失理智了吗？”他含笑答道：“不，不过差一点快丧失了，若不是使我

失去理智的她把它归还了我的话，我就糟了。”于是他交给我一封信，我看出这信是由一只除了给我以外从来不曾给别的男子*写过信的手写的。我读信时我的心多么激动！我看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情人为了救我而愿意自己丧生，于是我再度认出了于丽。可是当我读到她发誓不会比世间最幸福的那男子更多活一天时，我为我曾冒的危险而战栗起来，我为自己过于被爱而悄悄地嘀咕起来，我的恐怖让我想到你毕竟也是个会死亡的人。啊！请你把你剥夺去的我的勇敢还给我；我曾为了只威胁我一人生存而有藐视死亡的勇气，但如果要和你一起死亡时，我却没有勇气了。

当我心里正在进行那些痛苦的回忆时，爱多阿尔滔滔不绝地对我谈着，我起初不怎么留意听，但由于他讲到你，我才注意起来，因为他谈到了我心坎上，而且不再激起我的嫉妒了。我觉得他因为干扰了我们的爱情和你的宁静而感到很后悔。你是他世上最敬重的人；因为他对你不便象对我那样表示歉意，所以要求我以你的名义接受并向你转达。他对我说：“我把您当做是她的代表，我恭敬地对她所爱的人说话，我生怕有损她令名，所以不便跟她直接面谈，甚至不敢叫她名字。”他承认对你怀有人们看到你时很难克服的那感情；但那是种温情的赞美而不是爱情。这种感情决没有引发什么企求或奢望；一当他知道了内情后，他便把它全部贡献给了我们的感情，而出于他嘴里的坏话乃是潘趣酒而不是嫉妒引起的结果。他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爱情，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凌

* 我认为她的父亲必须除外。——卢梭原注

驾于激情之上：在我看来，（也许我错了，）他已经体会过一种爱情，所以不能使另一种在他心里深深地生根发芽。他认为不再动心，是由于理智的控制，然而我很知道，爱上了于丽而又放弃她，这不是一个人的美德。

他希望详细知道我们爱情的经过和反对你朋友的幸福的原因；我认为在你那封信以后，再对他半真半假是有害的，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完全坦白告诉他，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证明他态度的真诚。我不止一次注意到他的眼睛变润湿和他的心受到感动，我尤其注意到德行对他灵魂的一切胜利的强烈印象，于是我觉得为葛劳德·阿奈争取到了一个热心不亚于你父亲的新的保护人。他对我说：“您对我讲述的里面既没有什么奇遇，也没有什么惊险故事，但它吸引我的程度远胜于一部小说，你们的感情远胜于小说的情景，你们正直的行为远胜于小说中辉煌的业绩！你们的灵魂是如此的不平凡，人们不能用常规来衡量。你们幸福的道路和性质都跟一般人的不同。一般人只寻求权力和别人的看法，你们却只寻求温情和宁静。你们的爱情里还有使你们变得崇高的德行的竞赛联系着，如果你们不是彼此相爱，你们的价值就会逊色。爱情是会过时的，”他居然补充说（我们要原谅这句亵渎神明的话，他因对他心灵的无知才这么说）；他又说道：“爱情会过时，德行则长存！”啊！但愿德行也能象你的爱情一样长存，我的于丽，老天爷不会要求更多的了。

最后，我觉得哲学的和民族的严厉在这个可敬的英国人身上并未改变他那自然的人性，他也很关心我们的不幸。假如声望和财富能够对我们有用，我相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

他。但可叹呀！为使心灵幸福，权力和金钱能有什么用呢？

我们没有计算时间的这次谈话，一直继续到吃饭的时候。我点了一道子鸡，饭后我们仍继续交谈。他对我讲起了今天早晨的活动，我对于他那么认真和不太顾到分寸的举动不免表示有些惊讶；但他除了已经向我说过的理由以外，还进一步说，在荣誉问题上，不彻底的道歉不配做个勇敢的人，要么全部，要么没有，否则只能自贬声誉，无补实际，人家对你违心的不情愿的道歉看作怯懦。他补充道：“此外，我的名声已经确立，我可以公正而不受胆小鬼的嫌疑；可是您还年轻，初次踏进社会，在第一次纠纷里必须有漂亮的结果，便不会再有人来挑动第二次。滑头的懦夫到处都是，他们正如大家所说的，在摸索他们的敌人，那就是说，想发现比他们更怯懦的人，他们拿这个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希望一个象您这样可敬的人避免没有荣誉地惩罚一个那样的人的必要。如果他们需要教训的话，我宁愿由我而不是由您来教训他们。因为对于已经决斗过多次的人并没有什么丧失；然而决斗过一次的人总是一种污点，而于丽的情人不应该有这种污点。”

上面便是我同爱多阿尔阁下长时间谈话的简述。我认为应当让你知道，以便你可以吩咐我对待他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现在你总该可以安心了，为此我要求你把几天来萦绕在你心头的悲愁的思虑驱走。你现在情况的不稳定，所以我要求你考虑作些安排。啊！如果你马上能使我的存在增加三倍！如果马上有一种爱的保证——希望已经太使我失望了，你还要来欺骗我吗？……欲望呀！恐惧呀！困惑呀！我心中迷人

的女友，愿我们为彼此相爱而生，其他一切听候上帝安排。

附言：我忘记告诉你，爱多阿尔阁下把你的信交给了我，我也爽爽快快地接受了，因为觉得这样的寄存品不应当留在第三者手里。我们下次见面时我就把它交还你，因为它对于我已经没有用了，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心底，所以我已没有必要再去反复读它。

第六十一封信

自 于 丽

明天你把爱多阿尔领来，我要象他跪在你脚下一样跪倒在他脚下。多么高尚！多么宽宏大量！啊！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你要象你眼睛里的瞳孔一样保持这珍贵的朋友。假如他喝酒更有节制，那也许反而没有现在崇高；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会有这么大的德行吗？

上千种各式各样的忧虑使我灰心丧气；你的信重新鼓舞起了我已经熄灭的勇气；它消除了我的恐惧，从而使我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些了；现在我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来受苦了。你活着，你爱我；你的鲜血、你朋友的血都不曾流，而你的荣誉也没有受损害；因此我不是完全不幸的。

不要忘记明天的约会。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见到你，而能长久见到你的希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渺茫。再见，我亲爱的和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你说的“愿我们为彼此相爱而生”并不太好。啊！应当这样说：“我们为了生活而彼此相爱。”

第六十二封

格兰尔致于丽

可爱的表妹，我对你莫非永远必须只能尽友谊的最悲苦的义务？在我苦痛的心里，莫非永远必须拿残酷的消息来伤你的心？唉！我们的一切感情都是相同的，这你明白；我只能把我已经感觉到的新的痛苦告诉你。我怎么能向你隐瞒你的不幸而不使不幸增加！亲密的友爱怎么没有象爱情那样温馨！啊！但愿我能迅速地消除我给你的一切愁思！

昨天在音乐会后，你的母亲由你的朋友搀着，你由陶尔勃先生搀着回家，我们的两个父亲同爱多阿尔阁下留着谈论政治，这个题目我很感厌烦，我便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半小时以后我听见好几次提到你朋友的名字，声音相当激烈，我知道谈话转换了题目，于是我提起了耳朵听。从谈话的过程中，我猜测出爱尔阿尔阁下自告奋勇地建议使你跟你朋友（他坚决地称他为自己的朋友）结亲，而且他以朋友的身分提供一种适当的安排。你的父亲轻蔑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在这问题上谈话开始激烈起来。爱多阿尔阁下对他说道：“您要明白，不管您抱什么成见，他是众人之中最配得上她的，而且也许最能使她幸福的。他具有一切不依赖于人而得之自然的天禀，再加上他自身求得的一切才能。他年轻、高大、漂亮、强健、机灵；他饱学、善良、正直、勇敢；他才思敏捷、

心地善良；这么看来，要得到您的同意，他还缺少什么呢？缺少财产吗？他会有的。我的三分之一的财产就足够使他成为伏州* 最富有的人；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把财产分给他一半。贵族身分吗？这在一个它的害处多于益处的国家里是种无用的特权。不过您不必怀疑，那种身分他还是有的，它不是用墨水写在贵族证书上，而是用不可磨灭的字刻在他心底的。总而言之，假如您爱好理性胜于爱好偏见，而且假如您爱自己的女儿胜于爱您的爵位，您就应把她嫁给他。”

这时你的父亲勃然大怒。他把这种建议看做是荒谬的和滑稽的。他说：“什么！阁下，象您这样有荣誉的人居然认为一个名门望族的小姐可以辱没门庭下嫁给一个无家可归并靠人家周济的无名小卒？……”爱多阿尔阁下打断他说道：“请您住口，您在说我的朋友，请记住，当我面说的一切侮辱他的话，我认为都是对我说的，而对一个有荣誉的人发出的咒骂，对于说这话的人倒更合适些。这样的无名小卒要比全欧洲所有的贵族更可尊敬，我相信您未必找得到比获得人家尊敬和友谊更为光荣的方法去发财致富。如果我建议的女婿象您一样把一整串多少有些暧昧的祖先不算的话，他将是他家的基础和光荣，正象您的始祖成为基础和光荣一般。那么您家的家长的联姻您将认为有辱门庭，而这蔑视能不影响到您自身吗？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由一个可敬的人开始的名字的话，那么有多少响亮的名字将被人家忘却！用现在来判断过

* 伏州：瑞士西北一州名，南滨莱芒湖，西与法国接壤。——译注

去，每天总有上千个坏蛋为他们家夸耀门楣，而只有两三人用诚实的手段扬名；那么这种为其子孙引以为如此值得骄傲的贵族头衔，除了他们祖宗的盗窃和卑鄙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我承认在平民里有许多不道德的；但我可以打赌，二十个贵族中间肯定有一个是骗子手的子孙。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不去谈出身，让我们衡量个人的优点和作用。您曾在一个外国亲王那里当兵；他的父亲则为祖国无报酬地当兵。如果您服务得好，您得到了很多酬劳；不管您在战争里获得了荣誉，一百个平民却比您获得的更多。”

爱多阿尔阁下继续说道：“那么您如此引为骄傲的贵族出身有什么光荣？它对于国家的荣誉或人类的幸福有什么用？法律和自由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它大放光彩的那些国家的大多数，除了专制的势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之外，还能产生什么呢？在一个共和国里，您敢于以毁灭道德和人性的阶层、以每人夸耀奴隶制和羞于做人的阶层为光荣吗？请看看您国家的年鉴**：您的阶层对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在它的解放者中间有哪些是贵族？费尔斯特、退尔、斯托法歇***等人都是贵族

* 贵族证书在本世纪已很稀少，据所知，似乎至少有过一次。至于用金钱获取和人们用捐税买到的贵族头衔，其中最可尊敬的我认为是不被绞死的特权。——卢梭原注

** 这里有许多不正确之处。伏州从来不是瑞士的一部分；它是伯尔尼人的战利品，它的居民既不是公民，也不是自由人，而是臣民。——卢梭原注

*** 他们都是十四世纪初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争取瑞士独立的战士，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卢梭原注

吗？那么你们大吹大擂的那荒谬的光荣到底是什么呢？它只服务于一个人，而对国家则是个负担。”

亲爱的，你看，这个诚实的人本意是想为朋友的利益服务，却由于不识大体的粗鲁而帮了倒忙，我看了真痛心。果不其然，被虽属一般却十分尖刻的抨击所激怒，你的父亲便开始用人身攻击作反攻。他明白无误地对爱多阿尔阁下说，象他这样身分的人决不会说出方才那样的话来的。他以粗暴的声调补充说道：“请不必徒劳地为别人的事辩护，不管您是多大的大人物，我不相信您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能成功。您替您那所谓的朋友为我的女儿做媒，却不知道您自己对她是否有好处；我相当熟悉英国的贵族身分，根据您的谈吐，我对您那种身分却不敢恭维。”

爱多阿尔阁下说道：“得了！不管您把我看做什么人，我都无所谓，但使我非常遗憾的是，除了那五百年前已死了的人的价值而外，我没有其他可以证明我的东西。如果您知道英国的贵族身分，您就会知道它是欧洲最开明、最有教养、最聪明和最英勇的；此外，我不需要去探讨它是不是最古老的，因为在谈论它现在的情况时，那就与它过去无关。的确，我们决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他的友人；不是人民的暴君，而是他们的长官。我们是自由的保证、国家的栋梁和王位的支柱，我们成为人民和国王之间不可战胜的平衡力量。我们第一个责任是对于民族的，第二个责任是对于它的统治者的，但我们考虑的不是他的意志而是我们参议的他的法制。贵族院里的司法大臣们，有时甚至那些立法者本人，既对人民同时也对王国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我们决不承认人家所说：上

帝是我的宝剑，但是我们仅仅承认：上帝是我的法律。”

他继续说道：“先生，这便是我们的贵族身分的可贵之处，它是古老的，但更可贵之处是在它的功绩而不在它的祖先，您虽谈论它而并不了解。我在这著名的行列里决不是最后的一名，不管您怎样瞧不起，我相信我在一切方面都不会不如您。我有个待字的妹妹，她出身贵族，她年轻、可爱、富有；她只有在您当作无所谓的精神品质上不如于丽。那个人钟情于于丽，假如能将他的目光和心灵转移到别人身上去，那我将万分荣幸地把这个一文不名和建议把他作为您的女婿并提供我一半财产给他的人作为我的妹丈”！

从你父亲的反驳里，我知道这场谈话只能使他激怒；我虽然对于爱多阿尔阁下的宽宏大度的襟怀充满了敬意，但我觉得象他这样态度生硬的人，只能使他经办的谈判彻底遭殃。因此在事情没有闹到不得开交前，我赶快回到那里。我一走进去，他们的谈话就中断了，过一会儿后大家相当冷淡地分别了。至于我的父亲，我认为他在这场争执里表现得很好。起初他热心地支持那建议；可是当他看到你父亲对此完全听不进去而争论开始激烈起来时，他理所当然地转到他内兄一边，并及时用调解的话来打断他们俩的话，使谈论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如果让他们俩单独相对，很可能会超过这范围。当客人们走后，我父亲把经过的情形对我讲了；因为我预见到事情将来发展的结果，便对他说，事情既已到了这地步，再不宜让当事人如此频繁地跟你在我们家会面，假如这对于作为他的朋友的陶尔勃先生不成为一种冒犯，那干脆不要再来；不过我可以请他少带他来，还有爱多阿尔阁下也一样。我的亲

爱的，为了使他们俩不致在我家完全吃闭门羹，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一切。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看到了对于你的危机，迫使我回到我以前的意见上来。爱多阿尔阁下和你的朋友的纠纷正如大家所料，在城里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虽然陶尔勃先生保守着争执原因的秘密，但太多的迹象使秘密无法继续隐藏不暴露。人家在怀疑，在猜测，在提起你的名字；看守人居埃的泄露没有很好地堵住，所以人家还在提起，你也能明白，在群众眼睛里怀疑的事实总是近乎确凿的事实了。所有可以告诉你并叫你安慰的是，大家一般都赞成你的选择，并且乐于看到一对如此可喜的配偶的结合，这就为我证明，你的朋友在这儿人缘很好，大家几乎跟你一样喜欢他。然而舆论对于你那顽固的父亲有什么用？所有那些流言正在传到、或快要传到他那里，因此我为它们可能产生的结果深感害怕，如果你不赶快防备他的发怒。你必须从他那里期待一场为你自己的可怕的解释，也还可能对于你朋友的更糟的解释；我倒不是认为他那样的高龄会愿意跟一个他不认为值得与他决斗的年轻人较量，但他在城里掌握着提供给他的权力，只要他高兴，他将有上千种方法对你的朋友不利，而且还要怕他的忿怒将使他存心要收拾他。

我亲爱的朋友，我跪着请求你多想想包围着你的危险，它的险情正在时时刻刻增长。在这一切中间至今有种出奇的幸运拯救了你。当时间还来得及，小心隐藏起你的爱情，也不要过度信赖幸运，以免它把那造成幸运的反面拖你进不幸中去。相信我，我的天使，未来是不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许许多多的事件可以提供出乎意料的办法；但是就现在说，我已对你说过而现在更要对你重复强调说：离开你的朋友，否则你会完蛋。

第六十三封信

于丽致格兰尔

我亲爱的，一切你所预料的全都实现了。昨天，我们回来一小时以后，我的父亲走进我母亲房里，他眼睛闪着光，满脸通红，总之那模样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不是跟人家吵过架，便是想找人吵架，于是我激动的心马上使我全身颤抖起来。

他先激烈地指责一般家庭的母亲们随便招请一些没有地位、没有名声的年轻人到家里来，认为跟这些人来往只能使听他们话的人蒙受耻辱。后来看到这还不能使一个被吓怕了的妇女答腔，他便不加隐讳地举出自从有人引进一个所谓有好思想的、实际却是信口雌黄的、对教坏一个听话的姑娘比给她良好教育更擅长的人到我们家里来所发生的问题作为例子。这时我母亲看到沉默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当他说到“教坏”这个词时就打断了他的话，并问他所说的那个正直的人在行为或者在名声方面有什么问题和谁让他产生这种怀疑的。她还说道：“我不认为聪明和优点可以作为排斥出交际的理由。如果才干和德行不能进入您的家门，那么什么人才可以被接纳呢？”他气忿地答道：“体面的人，夫人，那些能挽回姑娘名誉被他们冒犯过的人们。”她道：“不对，应当是完全不会冒犯她的人们。”他又说道：“您要知道，没有资格可

以获得而贸然要求联姻，那是有辱一家荣誉的。”我母亲答道：“我认为那远不是辱没，却反而是尊崇的一种证明。此外，我可并不知道您对他发怒的那人曾向您这样做过。”“他已经做了，夫人。如果我不采取措施，他还会做得更坏；不过请您不必怀疑，我将把您管得如此糟糕的事好好地管起来。”

于是开始了一场危险的口角，这使我明白我的双亲并不知道你所讲的城里的那些流言，但当时你这丢脸的表妹简直感到无地自容。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最善良和最受蒙蔽的母亲对她有罪的女儿大加赞扬，而且赞扬（天知道！）她一切已丧失了的德行，使用最体面的语词——说得正确些，是最令人害臊的语词——赞扬她；再设想一个被激怒的父亲，他不惜用侮辱的语言破口大骂，但他虽然十分激怒，却没有露出对悔恨穿心而当他面感到羞惭的她，有怀疑的表示。啊！一颗对于怒气和愤懑都不曾表示怀疑的罪恶所引起的自责的卑鄙的心，有多么难以置信的痛苦！一种为内心偷偷地拒绝的不真实的赞扬和尊敬，又是多么沉重和难受的负担！我感到心头压得如此难受，为了摆脱这样凶猛的苦难，如果我的父亲给我以时间，我就准备全部招认；但他那抑制不住的强烈愤怒使他把同样的事反复说了百来遍，而且随时在变换话题。他注意到我低沉、惶恐、屈辱的态度，这是我悔恨的表示。如果他没有从中猜测到我的过错，却猜测到了我的爱情；于是为了使我因此感到羞耻，他以如此丑恶和轻蔑的用语来诋毁那目标，虽然我竭力克制，也不能容忍他不被打断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和怎

样的神经错乱时刻，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分寸；我突然敢于打破了毕恭毕敬的沉默，你立刻就会看到，我因此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我对他说道：“以老天爷的名义，请您息怒；一个值得您如此咒骂的人，对于我决不会是危险的”。我父亲听到这些话，立刻认为受到了责难，他的疯狂劲儿只等着一个借口，这时便扑向你可怜的朋友来了。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一记耳光，而且还不止一记；于是他一任狂怒所左右，尽他可能的粗暴而毫无顾忌地折磨着我，虽然有我的母亲投身到我们两人中间，并用她的身体遮挡着我，她也挨到了几下本该我挨到的打击。我在躲闪开挨打时跨空了步子而摔倒了。我的脸撞上了台子的脚而流了血。

怒气的逞威到此结束，天性跟着开始得到了胜利。我的摔倒、我的血、我的泪水，还有我母亲的眼泪，都感动了他；他以忧虑和着急的神色搀我起来；又扶我坐到椅子上，他们俩仔细察看我有无受伤。我只在前额有点轻微的挫伤和鼻子出血。然而我从我父亲的神态和声音的改变看出他对自己方才的行为感到不愉快。他没有到我跟前来抚慰我，父亲的尊严不允许他这样突然的改变；可是他对母亲表示了温柔的歉意；我还从他偷偷地投向我的目光里清楚地看到他整个歉意的一半是间接给予我的！是的，我的亲爱的，再没有比自觉自己错误的心爱的父亲所显示的惶惑更令人感动的了。做父亲的心所感到的是生来为宽恕人而不是从别人接受宽恕的。

已经到晚餐的时候；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平静，延迟了开饭的时间；我父亲不愿让仆役们看到我的仪容的不整，他

亲自为我拿来了一杯水，我母亲给我洗了脸。唉！我那可怜的妈妈，她本来体弱多病，经过了这场难受的争吵，也象我一样需要别人的关怀呀。

在饭桌上他没有跟我说话；但这沉默是由于难为情而不是由于蔑视我；他有意认为每一道菜都好吃，因而对我母亲说要让我吃；最使我感动的是我注意到他总在寻找机会把我叫做他的女儿，而不是象平时那样叫我于丽。

晚饭过后天气很冷，母亲叫人在她房里生上了火。她坐在炉子的一头，我父亲坐在另一头；我正要去端把椅子坐到他们中间去，他拉住了我的裙子，一声不响地把我拉到他身边，把我坐在他膝头。这一切发生得很快，而且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行动，以致一会儿过后他仿佛有些后悔。然而我已经坐在了他膝上，他再也无法改变了；而更糟的是他必须在这拘拘束束的状态下把我抱着我才能坐稳。这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但我不时感到他的手臂压着我的肋部，同时带着相当闷气的一声叹息。我不知道什么不正确的羞愧之心在阻挠这慈亲的胳膊作这种亲密的拥抱。某种大家不敢摆脱的庄严，某种大家不敢克服的羞惭，使父亲和女儿之间产生出这美妙的尴尬情况，正象一对情人之间所产生的腼腆和爱情一般，而那个慈爱的母亲则偷偷地注视着这一幕如此甜蜜的情景而欣喜若狂。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感在心里，我的天使，我心中的激荡使我无法继续支持。我装做要滑倒；为了坐稳，我把一只手臂搂住我父亲的脖子；我把脸俯到他可敬的脸上，顷刻之间他脸是盖满了我的亲吻并流满了我的眼泪；我感觉到他流出的眼泪减轻了他心头沉重的痛苦；我的母亲也过来分

担了我们的激情。温柔与和平的天真呀，我心里需要的正就是你，有了它，这自然流露的一幕就会成为我一生最甜蜜的时刻！

今天早晨，由于疲乏和摔交的影响，我起床晚了些，我还没有起身，我的父亲就到我房里来；他坐在我床边亲切地问起我的身体怎样；他握住了我一只手，俯身亲了它好几遍，叫我好女儿，并对昨晚的发怒表示后悔。我呢，我对他说也这样想：如果我每天挨打而得到同样的代价，我将感到非常幸福，而且任何严厉的处置，只消他稍加抚慰，就会从我心底里消除。

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以较庄严的声调又向我提起昨天的问题，并用和气而坚定的措辞对我说道：“您要知道，我为您相定了一门亲事；我一回家就向您宣布了，在这一点上我的意图是决不会改变的。至于爱多阿尔阁下对我讲的那个人，虽然我对于大家所发现的他的优点不来争论，我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异想天开要跟我结亲，或是有什么人可能给他以启示；然而即使我心目中沒有中意的人，而且即使他拥有英国的全部钱财，您必须明确知道，我是决计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女婿的。为了他的安全，也同样为了您的荣誉，我禁止您，您必须一辈子不要看见他和跟他说话。我对他本来一直没有什么好感，我憎恨他，尤其是现在，因为他使我走了极端，我的粗暴也因他而起，所以我决不原谅他。”

说到这儿，他不等我的答复，而且几乎象他方才责备自己时同样的严峻态度走了。啊！我的表姐，败坏最优美的心灵并使自然每时每刻都噤若寒蝉的这些偏见的，是地狱里怎

样一些魔鬼呀！

我的格兰尔，你早就预料到的，以及直到收到你的信我才从中知道原因的这番表白，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没法对你说清楚我内心所起的变化，可是从这时起我发觉自己是改变了；我仿佛感到我在以更惋惜的心情把目光转向我在自己家庭范围内度过的那平静和快乐的生活，还更深切地体会到我的错误和由此引起的损失。狠心的人，你说，如果你敢于说，那么告诉我，恋爱时期对于我是否过去了，是否不应当再见他了？啊！难道你不感到这痛苦的思想里的一切阴暗和可怕吗？然而我父亲的严命是坚定不移的，我情人的危险是明显的。你可知道有那么些非常矛盾、似乎彼此互相排斥的感情在我心里集中着吗？一种使我灵魂几乎变麻木的愚昧状态，它使我失去了对激情和理智的控制。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你曾这样对我指出，我也这样感觉到了；然而我从来不曾这样失去自持。我曾二十次试图给我情人写信，我每写一行都几乎要晕过去，以致不能连续写上两行。我现在只剩下你一个，我亲爱的朋友。你要代我思考、代我说话、代我行动；我把我的命运交付给你；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我都预先同意；我把爱情以过高的代价售给我的那可怕的权力交给你，一劳永逸地将我自己给我分离开，如果必须叫我去死，就把死给予我，可是不要强迫我亲手来刺穿我的心。

我的天使哟！我的保护人！我交给你多么可怕的任务！你有没有执行它的勇气？你能不能减轻那野蛮性？唉！需要撕裂的不单单是我一颗心。格兰尔，这你知道，这你是知道的，他多么爱我！我甚至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该抱怨的。

我求求你，用你的嘴巴来替我的心说话；让你的心贯透着对我情人的温馨的同情；来安慰一个不幸的人；对他反复说一百次……啊！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不管所有一切偏见、一切障碍、一切逆境，但上天创造我们俩彼此相依为命，这一点你不相信吗？是的，是的，对此我确信不疑，上天命定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不可能丧失这种思想，放弃由此而产生的希望，在我是不可能的。

告诉他，叫他不要丧失勇气，叫他不要失望。切不要随便以我的名义要求他的爱情和忠诚，尤其不要从我这方面向他承诺这些东西；这类保证不是在我们灵魂深处吗！我们不感觉到它们是不可分的，我们今后已经合二而一了吗？那么只须告诉他，让他抱住希望，如果命运播弄我们，让他至少要相信爱情，因为，我的表姐呀，我知道它无论如何总会治愈我们那为它所引起的痛苦的；而且不管老天爷对我们作怎样安排，我们将来不会长期分离着生活的。

附言：写好信之后我走进我母亲的卧室，我在那里感到很不舒服，我不得不回房躺到了自己的床上；我甚至觉察到……我担心……啊！我的亲爱的，我担心我昨天的跌倒会发生比我所想到的更为悲惨的后果。这样看来，我的一切都完了；我的一切希望同时都弃我而去了。

第六十四封信

格兰尔致陶尔勃先生

我父亲今晨对我讲了他昨天跟您谈话的内容。我高兴地看到一切都是向着您喜欢称之为您的幸福的方向发展的。我希望，正如您知道的，其中也有我的幸福；您获得了我的尊敬和友谊，还有我心中怀有的一切最美好的感情也是属于您的。可是您也不要误会：我这样的女子是属于怪物一类的，我不知道会怪到我心里的友谊会超过爱情。当我告诉您说，我的于丽在我心里比您更为亲爱；您一定会哈哈大笑；然而这确是事实。于丽很清楚地感到这一点，所以她为了您比您自己更妒忌，因此当您感到满意的时候，她总觉得我还不够爱您。而且还不仅如此，我对于您所珍贵的一切都非常眷恋，所以在我心中对于她的情人和对于您几乎放在同一地位上，虽然性质有所不同。我对他只抱有友谊，但是一种比较生动的友谊；对于您，我似乎有了点爱情，但是一种比较稳重的爱情。虽然这一切显得相当地等量齐观，因此使善妒的人不能平心静气，然而我不认为您平静的心会受到干扰。

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跟我们大胆享受的那甜蜜的宁静有多大的差距！当朋友们处在失望的境地时，我们的满意是多么不合时宜！没有办法了，他们必须分手了；现在也许就是他们永别的时候了；音乐会那天我们怪他们那悲伤的神色，可

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相会的预感。然而您的朋友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不幸：在他泰然的心里，他还在享受着他已经失去了的幸福；在失望的时刻，他思想上还在品尝虚幻的洪福；他又象死亡突然落到身上的人，这不幸者还想活着，却看不见死神就要来抓他。唉！他将挨到的这可怕的一击竟出诸我的手。啊，神圣的友谊，我心灵的唯一的偶像呀，用你神圣的残酷来鼓舞我的心！给我以充当野蛮人的那勇气，并在如此痛苦的任务中出色地为你效力。

在这方面我指望您能帮助我，即便当您爱我爱得差些时我也指望您：因为我是深知您的心的，我知道每当问题关乎仁爱的时候，它是用不着爱情的热忱的。现在问题首先在于明天早上要邀您的朋友到我家来；不过要注意什么也不要提醒他。今天我有空，下午我上于丽家去；请您设法去找到爱多阿尔阁下，只带他一个人来，在下午八点钟等候我，以便共同商量决定必要时让这个不幸者出逃，还要防止他的失望。

我对他的勇气和我们的照应抱着很大的希望；我还更对他的爱情寄予希望：于丽的意愿、她的生命和荣誉受到威胁，都是他无法抗拒的理由。不过虽然如此，我现在告诉您，如果于丽得不到安宁，如果我的女友的眼泪会浸湿那将把我们结合起来的纽带的话，那就谈不到我们的婚礼了。就这么着，先生，如果您真正爱我，您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是同您的宽宏的度量相一致的；所以这里不仅仅是别人的事，而且也是您自己的事。

第六十五封信

格兰尔致于丽

一切都妥了，虽然办得很不审慎，但我的于丽已经安全了。你心里的那些秘密已埋进神秘的黑暗里了；你依然处在你的家庭和本乡的怀抱里，被抚爱，被尊重，领略着没有污点的名声和普遍的尊敬。你要战战兢兢地回顾一下耻辱或爱情使你过多或过少地遭到的那些危险：要懂得不要再把一些各不相容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太盲目的情人或太畏缩的姑娘，你还要感谢上苍赐予你以只有你独享的那种幸福。

我为了不使你太伤心，本来想略而不谈那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必要的起程的细节。但你希望知道细节，我也这样答应过你；我要以我们共有的坦率和只凭真诚不凭利害的原则来实践我的诺言。那么读吧，亲爱的和不幸的朋友，既然必要，那就读下去；但要鼓起勇气并坚强起来。

我所采取的而且昨天已对你讲过的措施都已经丝毫不爽地实行了。我回到家里就遇见了陶尔勃先生和爱多阿尔阁下在那里；我开始对后者说，我们已知道了他的光明磊落的壮举，并向他表示我们俩都深为感动。接着我就向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尽快让你的朋友离开的强有力的理由，以及我预见到实施它的一些困难。爱多阿尔阁下对此充分理解，并对他由于他过度热心而造成的结果感到十分痛苦；他们同意重要的

是要催促你的朋友出走，并要抓住他同意的时机，以防止新的犹豫不决，也要防止他继续在当地逗留的危险。我想委托陶尔勃先生瞒着他做些适当的准备工作；但爱多阿尔阁下把这当作他自己的事，愿意自告奋勇。他答应我把他的马车在上午十一点时准备好，还补充说，他可以陪他到任何远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并建议先用别的借口带他走，认为这样更便于决定。这个办法我认为对于我们和对于我们的朋友都不够真诚，我也不愿把他放得离我们太远，那时如果他因失望而第一次发作时，爱多阿尔阁下的眼睛比我更不易觉察到。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没有接受由他自己跟他谈并征得他同意的建议。我预料到这项谈判将是很微妙的，所以我只愿意由我独自反驳承担：因为我有把握地掌握他心中敏感的地方，我也知道男人总有一种生硬态度，只有女人才能更好地使之软化。然而我同意爱多阿尔阁下的照料，对于我们的准备工作不是没有用的；我看得出有一个相信他只不过是哲学家的敏感的人的议论对一个正直的心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以及一个朋友的声音能给予一个聪明人的推理以怎样的热力。

因此我请爱多阿尔阁下陪伴他一个晚上，绝口不谈谁对他的处境有直接关系，不知不觉中使他的心坚定起来。我对他说：“您对于您的埃比克泰德*很有研究，现在您有机会应用他的学说了。请为我们的朋友指出真正的和虚假的幸福之间的区别，——存在在我们本身的幸福和存在在我们之外的幸福之间的区别。当对他的考验来自外部时，请向他证明不

* 埃比克泰德（50—125）：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

幸只是由自己本身造成，而智者的一切都随身带着，幸福也到处带在身上。”根据他的答话，我知道我这轻松和无害的讥讽不致使他生气，但已尽够激发他的热诚，他决定担起责任来，第二天把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你的朋友给我送来。这正是我所企求的一切；因为虽然我也跟你一样，根本不太重视哲学的夸夸其谈，但我确信一个诚实的人，对于早晨改变自己昨晚的信念，在心中今天否定理智昨天告诉的一切，多少总会感到羞愧的。

陶尔勃先生也愿意参加这件事并跟他们一同度过这个晚上，但我请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这样会感到厌倦，或者会妨碍谈话。我对他的关心并没有使我看不见他同其地两人性格上的不同：这种灵魂坚毅的男子汉的思想所表达的语言是如此特殊，他于此道是格格不入的。在跟他们告别时我想到了潘趣酒的问题，我担心过早地泄漏机密，便笑着对爱多阿尔阁下吐露了一两个字。他对我说道：“您放心好了，我对一件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的事，可以让习惯来支配我；但我从来不当它的奴隶；可是这里问题有关于丽的荣誉、有关一个人和我的朋友的命运，还可能是生命的问题。今晚我将照例喝潘趣酒，才能使谈话不显得是事先安排好的样子；可是这潘趣酒实际是汽水，因为他戒了酒，所以他不会觉察的。”我的亲爱的，沾上这类使人不得不小心谨慎的习惯，你不觉很屈辱吗？

我在极大的激动中度过了这一夜，这激动不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们青春初期那天真的快乐，旧时亲密无间的那种温馨，由于他跟你会面困难而使我跟他之间一年来较紧密

的来往，这在在使我的心对这次分别感到痛苦。我感到随着失掉半个你的同时，我自己存在的一部分也将失掉；我愁闷地计算着钟点；当看见曙光初露时，我不能不恐怖地看到决定你命运的日子来临。早晨是在默想我的措辞和他可能产生的印象里度过的；约定的时刻终于来临，我看见你的朋友进来了。他带着忧虑的神色，着急地向我探问你的消息，因为在你同你父亲的那场争吵的第二天，他就知道你病了，爱多阿尔阁下昨天向他证实你没有起床。为了避免他在这方面过细追问，我立刻告诉他说，我昨晚离开你时你的情况已好得多，我还补充说，我刚才派汉茨去看望你，等一会儿他回来就可以知道详情。我的努力一点没有用；他对我又提了许多关于你病状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远离我的目的，我只作了简短的答复，然后开始我来问他。

我开始探测他的思想情况：我发现它是沉重的、有条理的，而且准备用理智的尺度来衡量感情。我心里想道：“谢天谢地，我的聪明人挺有准备；现在只须让他受些考验好了。”宣布一个悲惨消息的通常办法是一步步地加码，但是我根据对他暴躁的想象力——只要听到一句话就会走极端——的认识，我决定走一条相反的途径，我更喜欢一开头就压倒他，然后再让他慢慢地缓和下来，这比给他千百次而不是一次打击和白白地增加他的痛苦更好些。因此我凝视着他脸上，用很严肃的声调对他说道：“我的朋友，您知道一个坚强灵魂的勇气和德行有极限吗？你相信放弃心头所爱的人是超乎人性的吗？”他马上象疯狂似的跳了起来；接着他两只手拍打着并拉在一起放到前额上，叫喊道：“我从您的声音里听得出于丽死

了！于丽死了！”他重复说，声音使我战栗：“我从您骗人的关切、从您徒劳的小心里听得出来，但这只能使我的死亡更延长和更残酷罢了。”

虽然为这种突发的行为所震惊，但我很快猜到了原因。我首先认为你生病的消息、爱多阿尔阁下的劝导、今晨的会见、他躲躲闪闪的问话以及我方才对他谈的问题，都可以使他产生虚假的告警。我也清楚地看到，我可以怎样利用他的误会来拖延时间；可是我不能采取这种野蛮的手法。心爱人儿死亡的念头是如此的可怕，以致能代替它的任何念头都显得是甜蜜的，所以我赶紧利用了这一有利机会。我便对他说道：“可能您不会再见到她，但她还活着和爱着您。啊！如果于丽真是死了，格兰尔还能对您说什么吗？您要感谢老天爷，它挽救了能把您压垮的那不幸的灾难。”他是如此的惊讶、发愣、迷惘，我让他坐下后，有时间依次详细地对他讲述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竭力赞扬爱多阿尔阁下的行为，使他那善良的心多少可以被感激的力量消解一些苦痛。

我继续说道：“亲爱的朋友，现在的情形是这样：于丽处在深渊的边缘，准备着面对舆论谴责的耻辱、自己家庭的忿怒、愤激的父亲的狂暴和她自己的绝望。危险在不断地增加：她父亲或她自己手里的那把剑离开她的心只有两寸，每时每刻威胁着她的生命。只剩下唯一的办法可以预防所有这些灾祸，这个办法唯有您一人是赖；您的情人的命运现在操在您手中：您看您自己有没有勇气离开她来拯救她，她也已经被禁止再跟您见面了，您是否更愿意做她死亡和耻辱的罪魁和见证人。她已经为您做了一切，她就要看您的心能为她做什

么了。她的苦难损害了她的健康，这是必然的。您为她的生命担忧，但须知您是她生命的主宰。”

他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但一当他明白谈话的目的时，我看到他原来那激动的样子、疯狂似的目光、惊惶而又活泼和急躁的神色立刻消失。一层忧愁和懊丧的阴影笼罩着他的脸；他阴沉的眼睛和消失的沉着态度表明他心头的沉重：他几乎无力张嘴答话，以别人听来似乎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道：“必须出走了。好吧！我走就是；我不是已经活得够了吗？”我马上回答道：“是的，毫无疑问，应该为爱您的人而生活，您忘记她的生命有赖于您的生命吗？”他立刻接着说：“那就不该让他们分离，她能办到而且现在还办得到。”他最后的话我假装没有听见，我便想办法用一些希望来鼓励他，但他的心听不进去，这时汉茨回来了，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顿时感到一阵高兴并叫喊起来：“啊！但愿她活着，但愿她幸福……只要有可能！我只求向她作最后的诀别……我就动身。”我就说道：“您不知道已经不准她同您再见面了吗？唉！你们已经告别过了，你们已经分手了。您离开她远一些，您命运的残酷程度就会差一些；她能处于安全状态，对您至少是种安慰。今天、现在马上就出走；要担心这样大的牺牲不要太晚；您全心为她作了牺牲以后，还要提防再引起她的不幸。”他发狂似地对我说道：“什么！我不再见她一面就走！什么！我将不再见到她！不，不，如果必要，我们俩都去死；我很知道，有我在一起，死亡于她并不可怕；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得再见她；我自杀前要把我的心和生命留在她的脚边。”要我向他指出这计划的疯狂和残酷倒并不困难，但这不停地以更痛苦的

声调反复说的“什么！我将不再见到她！”的话，却仿佛至少是在为将来寻求安慰。所以我对他说：“您为什么把您的不幸想象得比实际的还要坏？为什么要放弃于丽自己都没有丧失的希望？假如她认为跟您分离将是永久的话，您想她能这样跟您分离吗？不，我的朋友，您应该理解她的心，您应该理解，她重视她的爱情更甚于她的生命。我怕、我太害怕（我向你承认，这几个词是我添加的）她重视它很快会更甚于一切了。因此您要相信她在希望，因为她同意活着；您要相信她行动的审慎，实际比表面上更是为您考虑，她关心自己，主要也是为了您，而不是为了她自己”。于是我拿出了你最后的一封信；给他指出本来认为自己对爱情已无望的那个糊涂姑娘所抱的温和的希望，我以这甜蜜的温情重新点燃起了他的希望。信里不多几行话仿佛象搽在受感染的伤口上的解毒的香膏：我看到他的眼神变柔和、他的眼睛润湿了；我看到同情一步步接替了绝望；你的心最后说的“我们不会长期分离着生活”那样感人的话，使他热泪盈眶。他提高了声音并吻着信说：“不，于丽，不，我的于丽，我们不会长期分离着生活；老天爷将在尘世连结我们的命运，在天上连结我们的心。”

我希望看到的正就是这种情景。他那暗淡的目光和阴郁的愁脸使我看了担忧。我不能让他在这精神状态下出发；但我一看到他流下眼泪和听到他嘴里温柔地发出你那可爱的名字时，我便不再为他的生命担心：因为失望是最不能跟温柔协调的。这时候他心头激动得提出了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不同意见。他对我讲了你怀疑到的情况，发誓说他宁愿死去一千次而决不会把你抛弃在一切威胁着你的危险境地。我不会

对他谈起你的事故；我只对他说你的期望又落了空，叫他不必再抱什么希望。他叹息着对我说：“这么说，世上不再有我幸福的纪念碑了。它象永不实现的梦一般消失了。”

现在我剩下执行你委托的最后部分，我不认为在你们过去亲密生活之后，对此还需要准备和保密。我甚至不回避在这微妙问题上稍加责备，借此在我们交谈的问题上躲过可能重新引起的争执。我责备他没有认真照顾他的事务，我对他说，你很担心他不再注意身体，叫他现在应该注意，说你叫他为你而保养身体，并更好地保证他自己的需要，当他保证不了时，接受我以你的名义给他的小额补充。他对这建议没有觉得有什么屈辱，也不认为不合适。他只对我说，你很知道，来自你的东西他没有不感奋地接受的；但是你的小心是多余的，说他刚刚在格朗松*卖掉的微薄的遗产的一所小屋，他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收益。他还补充道：“此外，我有点薄技使我到处可以维持生活。我如能在这种工作中对我心头的不幸能找到一些解脱，那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自从我亲眼看见于丽怎样动用她多余的金钱后，我把它看做是周济孤寡的神圣金库，人类道德不容许我使它有丝毫损失。”我便提醒他关于他那次瓦莱的旅行、你的信和你那明确的命令。同样的理由依然存在……他以忿怒的语气打断我的话：“同样的！那时对我拒绝的处罚是不再见到她；那么现在叫她让我留下，

* 我难于理解这个匿名的情人，据他后来所说还不满二十四岁，居然未成年就能出售一所房屋。这些信充满了许多类似的不合理之处，我不拟多说，只提一笔就足够了。——卢梭原注

我就接受。如果我服从，为什么要处罚我？如果我拒绝，她有什么更厉害的办法对待我？……”他不耐烦地重复道：“同样的！那时我们的结合正开始；现在她准备结束了；也许我将永远跟她分离了；她跟我之间不再有共同的东西；我们彼此将是陌路人。”最后的话他说得非常伤心，我看到以后，怕他又要回到我费了大劲才使他恢复过来的状态而哆嗦了。我装作笑脸对他说道：“您还是个孩子，您还需要一个监护人，这个任务我愿意充当。我来保管那些东西；为了适当处理那些钱，我们共同商量，我愿意了解您的一切事务。”我想借此用我们之间不断信札往来的话使他苦恼的思想转移过来；而这单纯的人可以说一心只想抓住与你有关的事，果然很容易上了我的当。后来我们谈定了通信的地址，因为这些措施很使他高兴，我便继续谈论此事的细节，一直到陶尔勃先生的到来，他向我示意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你的朋友很容易明白是什么事；他坚决要求给你写信，但我不肯答应。我预料到过度的好心肠会使他太宽心，以致信写了一半便没法再叫他动身。我对他说：“一切拖延都是危险的；您得赶快到达第一站，到了那里可以随您高兴写了”。这样说时，我向陶尔勃先生示意；我向他走近去，心中十分悲苦，把我的脸贴到他的脸上，我已不知道该怎么办；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意识开始糊涂起来，我的角色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们匆匆下楼。我走到楼梯平台上目送他们。我心烦意乱，以致没有注意到最后的情形。我只见昏头昏脑的他，在楼梯半当中跪倒，并无数次地吻着梯级，

同时发出长长的呻吟，陶尔勃很困难地把他扒着的身体、脑袋和胳膊从冰冷的石级上拉起来。我觉得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快要大哭起来，为了不让全家看到，我赶紧回到房里。

过了一些时候，陶尔勃先生手绢掩着眼睛回来。他对我说道：“任务完成；他们上路了。回到他那里时，你们的朋友发现门前停着马车。爱多阿尔阁下也在那儿等候他；他跪到他跟前，紧紧地把他贴胸搂抱住，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来吧，不幸的人儿，来把你的痛苦倾注到这颗爱你的心里吧。来吧，当你在世上还找得到象我这样的朋友时，你在世上也许能感到还没有完全丧失掉哩。’于是他立即用强壮的手臂把他带进了马车，他们便紧紧地拥抱着出发了。”

第一卷终